

寶  
島



開明少年文學叢刊

# 寶島

史蒂文生著  
顧均正譯



開明書店



## 付印題記

中學生雜誌社籌備創刊號時，要一篇給中學生讀的長篇小說，叫我來翻譯。然而譯什麼書是一個問題。彭揚的天路歷程和狄福的魯濱孫飄流記雖不妨再譯，可是原書太帶宗教色彩，於中國學生，似乎不大相宜；汎爾納的海底二萬哩和休士的湯姆勃郎在校記，因篇幅較長，也只得割愛；其他如史威夫特的葛列佛遊記，威司的瑞士家庭魯濱孫等，則已有白話譯本，無再譯的必要。經了好幾次的考慮，我便決計譯寶島。

本書自十八年十一月初動手翻譯起，至十九年九月底完全譯畢，除了中學生七月份停刊，我也休息了一個月之外，總共費了十個月的工夫。對於譯文自信還能忠實，有幾處難懂的地方，曾就正於夏丌尊、林語堂、豐子愷、章克標、王文川諸先生，尤其是夏丌尊先生，他不但替我就日譯本校正了好幾處的錯誤，並且有許多詞難達意的句子，都得他的

有力的幫助。

寶島一書，含着許多的俗語和俚語，譯時確曾費了不少的苦心，每夜工作三小時，平均只成五六百字。其中有幾處的譯文，應該特別提出來聲明一下。第二章原文中有這麼兩句話：

‘Where’s Black Dog?’

‘There is no Black Dog here,’ said the doctor, ‘except what you have on your back…….’

在這里他是引用了‘the black dog is on his back.’(憤懣)這句俗語，但是在譯文卻十分爲難，因爲這是一句雙關的句子，直譯則沒有人看得懂，意譯則非但不見原文之妙，反呆板而無生氣，幾經考慮才譯成了：

「黑狗呢？」

「這裏沒有黑狗，」醫生說，「只有你自己心裏頭的小鹿……。」

「心頭小鹿」是形容「驚悸」和原意「憤懣」總覺得不大適切，還請讀者指教。又第三章記船長死時的情形說：

……fell from his whole height face foremost to the floor.

這是說，「一個前仆，全身倒在地板上。」但是在第四章中，卻說：

……He lay as we had left him, on his back, with his eyes open,……

譯文是，「他還是和我們離開的時候一樣，躺（仰臥）在地板上，兩眼張着……」這里就來了一個大矛盾。尋繹文義，應該把上一句中的「一個前仆」改成「仰面一交」纔對，因為否則決不能一眼就看見他「兩眼張着」的。又第二十四章第二三四面說：

「海面上有一流緩逝的巨浪。海風從南方不變地輕軟地吹來，並不與潮

流相逆……」

則那時吹的是南風，潮流也是向北去的。然而第二三八面卻說：

「潮流正以等速率載着革艇和帆船飄向南方。」

這里也似乎是一個大矛盾。關於這一點，曾與林語堂先生討論過，林先生以爲海洋中潮流的方向時有變異，潮流之時北時南，乃是可能的事。他曾經在鼓浪嶼親自經驗過。但作者在文中沒有提及，在我總覺得是一個容易使人誤會的地方，所以在這里不得不加以說明。

關於作者的生平，已承徐調孚先生把他所作的史蒂文生小傳轉載在卷首，茲更把史蒂文生作寶島的經過，略敘於後。

史蒂文生是十九世紀中英文學中的重要作家，他的代表作寶島從種種方面看來，都該推爲英文學中的巨著。至今我們說起史蒂文生就要想到他的寶島，說起寶島就要想到史蒂文生。

史蒂文生自幼就很喜歡幻想，等到他能夠寫作的時候，便與紙筆結了不解緣，然而自十五歲動筆至三十一歲以前的幾年中的文字，卻完全失敗。

一八八一年，正當他三十一歲的時候，他們夫婦倆和父母一同住在蘇格蘭的金那埃特（Kinaird）。在那里因了氣候的寒冷，不適於他病弱的身體，所以不久就移居於布雷瑪（Breemar）。然而在布雷瑪卻時有狂風暴雨，往往整天把他關在屋子裏，不能出外。其時，他的繼子綱絲鮑適值放假歸省，因了空暇無事，每天畫些圖畫來陳列在室內。有時候史蒂文生趁高興，也畫了幾幅水彩畫。有一次他畫了一張島的地圖；這地圖畫得非常精細，色彩也着得很美麗，他就題以「寶島」的名字。他展望着圖上的林木，河流，池沼，渡頭，感得非常的興趣，同時在腦海中起了種種的幻想，而寶島中未來的人物和其手持兵器，在樹林中往來奔走的光景，就在這時候朦朧地浮在眼前。於是他就決定把這個故事分章地寫將出來。這是一個給兒童讀的故事，所以無需心理的描寫，至於女人，在兒童也是不必要的。故事的主人公隆約翰，是以他的友人亨萊（W. E. Henley）為模特兒的，不過剝奪了他的一切溫雅的性格和慈祥的氣質，而只剩下他的體力，勇敢，敏捷，和快活諸特性。他以爲小說中人物的創造，這是一個不二法門。

在這年九月中的一個淫雨的早上，他拋去了一切未了的工作開始來寫「船上的廚夫」（這是寶島的本名）。不用說，那鸚鵡就是魯濱孫漂流記中的鸚鵡，那骸骨就是愛倫坡的骸骨。但是蓬斯畢爾和他的航行衣箱，以及開頭幾章中的材料，多有和伊爾文的旅行述異有相似之處，卻完全是偶然的。他寫開頭的十五章，是以一天一章的速率寫成的。在每章寫成之後，他就把所寫的東西講給一個童子聽。他的父親聽了這故事，也非常高興起來。當這故事敘述到蓬斯畢爾的衣箱被搜檢的時候，他的父親曾終天心地幻想出這箱子中的內容，而把牠記在一張信封的背後，當時史蒂文生就照着這信封上所開的名目，完全記了進去。又甫林德的老帆船叫「瓦勒斯」這也是他父親所題的名字。正在這個時候，適有傑白博士（Dr. Japp）過訪，他是受了少年雜誌 Young Folks 的編者亨特生（Henderson）氏的使命，來探訪新作家寄稿的。他離去時，就把這故事的原稿帶去，不久這故事在 Young Folks 上分期登載出來了，題目已被亨特生改爲寶島。然而從此以後，他對於這工作漸漸不感興趣，他的頭腦裏已空無所有。在後他到瑞士的



岱伏司(Davos)去過冬，由於偶然的感興，他又把這未了的小說以每天寫一章的速率來寫完了。當寶島在雜誌上登載的時候，並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直到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單行本出版後，纔得到一致的好評。至今，英美學生中沒有一個不曾讀過寶島，雪爾福已成爲家喻戶曉的熟人了。

最後，我還得謝謝錢君甸先生，本書之有這樣美觀的裝幀，全出於他的設計！

# 史蒂文生小傳

徐調孚

羅勃特路易司史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是英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  
大小說家和詩人，於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生於蘇格蘭 (Scotland) 的首都愛丁堡  
(Edinburgh) 城的 Howard Place 八號。

他原名羅勃特李維司白爾福史蒂文生 (Robert Lewis Balfour Stevenson) 到  
十八歲的時候，始改通行的名字，但他的親戚和朋友們卻仍稱他爲李維司 (Lewis)。

他的父親名湯瑪司史蒂文生 (Thomas Stevenson)，他的祖父名羅勃特史蒂文生  
(Robert Stevenson)，都是著名的燈塔建築師，英國海濱的許多燈塔，有  
一大半是他們父子倆建築的。

他的母親名馬格蘭脫伊賽皮拉 (Margaret Isabella)，乃是牧師李維司白爾福

(Lewis Balfour) 的女兒。身材高大，舉止嫺雅，是一個漂亮的婦人。

史蒂文生是獨生子，所以幼時頗受父母鍾愛。他的父親希望他也做一個建築師，繼續他的世業；他的母親卻望他做一個哲學家，或入政界爲官吏。但是史蒂文生的天性對於這種事業都不近情，所以終於成了一個有名的文學家。

史蒂文生受他母親體質的影響，所以在幼時身體極不健康，夏天還好，一到冬天，氣管支炎和肺炎等病都乘機發生，於是他就覺得步履爲艱了。在八歲（一八五八年）的時候，他生了一場傷寒病，他的小小的生命，幾乎就此了結，幸虧他的母親和乳母克寧漢（Alison Cunningham）盡心看護，方始轉危爲安。

乳母在他的病牀旁邊，常常誦讀聖經和 Cowanankers 的傳記給他聽，以慰他的寂寞。史蒂文生的讀書慾也因此而養成。後來於一八八五年出版的詩集兒童的詩園（Child's Garden of Verses）（這是一冊幼年時代的回憶的詩集，描寫兒童心理非常深刻）的首頁上，他就題着把這本書奉獻給他的乳母，以示感激。

他的父母因他身體孱弱，多生疾病的緣故，常常送他到科林登（Colinson）地方外祖父家裏去居住。

從一八五八年到一八六一年，史蒂文生在一個預備學校裏讀書，繼入愛丁堡中學。到一八六三年，他始寄宿在學校裏，起初在倫敦，後來到愛丁堡。他讀書非常用功，雖則他的身體孱弱，卻不足以妨礙他堅強的恆心。

他想求身體的健康起見，曾到英國有湖水的地方，倫敦，法國，意大利，瑞士，德國等地去漫遊。這些旅行的記錄雖則沒有存留着，然而這次旅行對於多感的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是無可疑惑的事。

一八六七年，他入愛丁堡大學學土木工程，想繼續他父親的職業。在大學裏，他雖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爲一種新式的間歇燈（On a New Form of Intermittent Light）的，得到學校的獎金。可是他的性情，無論如何不與牠相近。在當時，他的精神極爲萎靡，人家看來，他竟是一個倦怠的學生，彷彿無可奈何居留在校裏的樣子。他常常輒了學，獨

自一個人漫遊於 Pentland 的原野，與自然爲友，一隻袋裏放着愛讀的書，一隻袋裏放了一本筆記簿，高興時候坐下來看看書，寫寫詩，對於學校裏的功課完全不放在心上。在一八七一年，他把希望學文學的志願，在他兩親的前提下，他父親本來並非嫌惡文學的，不過總覺得把文學當做終身的職業，實在是一件危險的事，所以沒有允許他。於是他棄了工科，改學法律。對於這一門功課，他倒也還認真從事。

他的身體，那時候很壞，他的一生之敵的肺病，也在這時萌芽。在一八七三年的冬天，他到南方孟東 (Mentone) 地方去養病，和安特留蘭 (Andrew Lang) 相認識，也是這時的事。翌年五月，他完全恢復健康，仍回到愛丁堡去。他的文章，從這時候開始在雜誌上發表。

一八七五年七月，他加入律師公會，正式開業爲律師。其時，他費去他大部分的光陰於徒步旅行，尤其是在蘇格蘭和法國的時候。

一八七八年，他的第一本名作內地旅行記 (An Inland Voyage) 出版了。本書記

述他一八七六年與辛伯孫爵士(Sir Walter Simpson)乘了獨木舟到法國比國去旅行的事。接着，於一八七九年又出版了一冊騎驢漫遊錄(*Travels with a Donkey*)，這兩本都是富於「幽默」的愉快的讀物。他的散文，那時陸續的在雜誌上發表，甚得批評家的贊美，說他是一位散文作家。有人甚至說，他之所以得留名於後世，全是因他散文優美的緣故。在這方面，他確是自成一家的。

在一八七六年，當他有一次到芳騰布羅(Fontainebleau)去的時候，他認識了一位柯絲鮑夫人(Mrs. Osbourne)，他便和她發生戀愛。這位柯絲鮑夫人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人，因為鬱於結婚生活的不幸，到歐洲來遊散。

一八七九年，柯絲鮑夫人仍舊回到美國去，史蒂文生在英國接着她生病的一封信，心中非常焦急。於是他不顧友人的反對和兩親的不允許，冒着險，橫渡大西洋，到新大陸去探望，時在那年的夏天。他的身體本來不大健康，又因經濟困難，住在下等艙中，身體大受其害。復加之以長途旅行的辛苦和愛人有病的憂慮，在到舊金山(San Francisco)

的時候，他的神經衰弱症愈益加劇，於是爲休養身體起見，特地轉到蒙脫雷 (Monterey) 地方去養病，有兩天功夫，竟陷於人事不省的境地，病情極爲凶險。等到他的疾病漸愈後，仍舊回到舊金山去，他的一生中最苦的時期，就在這時候開始。那時他雖則和父母親友不和，又加之貧病交迫，但是他決不因此悲觀，在他健康所許的限度內，盡力地作繼續的奮鬥。

一八八〇年五月，他的病體稍見健康，和家庭間的糾紛也已解除，於是他便和鮑夫人結婚，結婚後就借她一同回到蘇格蘭去。他的身體，從此後便益見瘦弱，竟變成久病了。於是他長期的到岱伏司 潑萊茲 (Davos Platz) 去養病。

這時，他出版他的第一本論文集給少女和少男 (Virginibus Puerisque, 1881) 和人與書的親切的研究 (Familiar Studies of Men and Books, 1882)。

其時他隱居在伊亞耳 (Hyères) 地方的一所小屋子裏，沒有到別地方去，直到一八八四年七月爲止。

這個時期，自然是他身體上極痛苦的時期；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來，則他完成了而且又出版了幾種重要的著作，尤其是最早的幾本小說，也未始不能把這個時期算作他最光榮的時期。一八八二年，出版一本新天方夜談（*New Arabian Nights*）一八八三年出版他的出世作寶島（*Treasure Island*）。自從這一冊冒險小說出版後，他便一躍而為有名的作家，名聲遠播於世界。同年又出版一本“The Silverado Squatters”。

從赫雷出來，他把家庭遷到波綸馬司（*Bournemouth*）在那里，他一共住了三年。一八八五年，他出版了三本書：兒童的詩園（*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王子奧託（*Prince Otto*）和炸藥研究者（*The Dynamiter*）。一八八六年出版乾開爾博士和黑特先生的奇案（*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及被拐者（*Kidnaped*）兩書。一八八七年出版愉快的人及其他故事和寓言（*The Merry Men and Other Tales and Fables*）林下（*Underwoods*）以及回憶和肖像（*Memories and Portraits*）三書。



和拜倫 (Byron) 與雪萊 (Shelley) 一樣，史蒂文生竟不容於故國的氣候。一八八七年八月，他父親死後，他便決意同了他一家人渡海遠遊，終生不回歐洲。於是全家赴美，住居於阿迭龍達克 (Adirondack) 山的薩拉那克湖畔 (Saranac Lake)，直到一八八八年的春天。在這裡，他的身體還算健康，替史克來白納雜誌 (Scribner's Magazine) 做論文多篇。

這年的夏天，史蒂文生從舊金山出發，率全家作太平洋之遊。這時他出版一本黑箭 (The Black Arrow)。他遍歷南洋各島，約有六月之久。住在檀香山 (Honolulu) 他寫了白蘭脫雷的主人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 和錯誤的箱子 (The Wrong Box) 兩書。其時他又到摩羅該 (Molokai) 的患麻瘋病者住居的區域裏去考察一次。

一八八九年的夏天，因為他的身體的健康關係，使他決定住家於南洋。就在一八九〇年的年初，於薩摩亞 (Samoa) 島的凡列瑪 (Vailima) 地方買一塊土地，作永住的計畫。

雖則他的肺那時又有病的現象，然而他仍舊到太平洋中各個島上去周遊。他回到凡列瑪後，適值這島上有政治的糾紛，英德美三國的國際關係發生爭執，因此引起史蒂文生的義憤，他便起來援救那孤立的酋長。土人感激他的幫助，特爲披荆斬棘，築一條道路直通到他的門前，以表示謝意。史蒂文生的人格，我們很可以從這件事裏窺見。

史蒂文生在島上既受土人的尊敬，所以他的一所高大的住宅，實際上成爲薩摩亞島上社交的中心。他用他的智慧和堅忍力，一個人管理好幾個家庭，差不多是一族了。這個時期，他的身體比之從前是已經強健了不少，所以他的生活也很舒服活潑。

在他一生的這最後的一期裏，他的著作之最重要者，有一卷散文集，名平原之構越（Across the Plains, 1892）；一本歷史的註脚（A Footnote to History, 1892）是代薩摩亞人請求歐洲人加重保護；一本蘇格蘭傳奇，名叫開脫慶那（Cairiona, 1893）；還有一卷太平洋小說集，島上夜譚（Island Nights' Entertainments, 1893）。

在他一生的最後一年（一八九四年）裏，薩摩亞土人中有戰事發生，史蒂文生對

於他們彷彿是站在父親的地位，所以心中非常灰心。十二月三日晚上他在自己家裏的洋臺上，正和他的夫人閒談，忽然間中風跌倒，這位文學家就此毫無痛苦地與世長逝。翌日，忠實的薩摩亞領袖冒了多大的危險把薩摩亞人的恩人的骸骨運至萬亞山（Vaea）的山巔，埋葬在他生前自己選定的地方，和他北方故鄉完全不同的星空底下。墳上聳立着一塊墓碑，把他所作的鎮魂歌（Requiem）刻在上面。於是這位四十四歲的天才便永久安眠在這里。到後來，他的產業變為別人所有，薩摩亞土地亦會變為德國的領土，但是我們的詩人的墳墓卻永遠地永遠地常存在那高高的山巔，俯視着太平洋的波濤，不稍移易。

他死後由他的老友科爾文（Sidney Colvin）氏代為整理遺稿，於一八九五年出版一冊凡列瑪通信（Valima Letters），一八九六年出版他的最後的詩集旅行曲集（Songs of Travel）和最後的傳奇的未完稿赫密斯頓的水閘（Weir of Hermiston），一八九九年出版他的尺牘。

束。

最後，讓我們把他的鎮魂歌（原文見他的林下）抄錄在下事以當這篇小傳的結

（原文）

“Under the wide and Starry sky,

Dig the grave and let me lie,

Glad did I live and gladly die,

And I laid me down with a will.

This be the verse you grave far me:

‘Here he lies where he longed to be,

Home is the sailor, home from sea,

And the hunter home from the hill.’”

(譯意)

「羣星之光燦長天，  
下營窺窅我欲眠，  
生旣歡欣死亦樂，  
頗存一念卽重泉。

「君歌弔我如是語：

「斯人渴盼返其所；  
如彼水手泛海還，  
獵夫歸自山高處。」

## 史蒂文生的重要作品

1878. *An Inland Voyage. London, Kegan Paul.*
1879. *Travels with a Donkey. London, Kegan Paul.*
1881. *Virginibus Puerisque. London, Kegan Paul.*
1882. *Familiar Studies of Men and Books. London, Chatto.*
- The New Arabian Nights. 2 Vols. London, Chatto.*
1883. *Treasure Island. London, Cassell.*
- The Silverado Squatters. London, Chatto.*
1885.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 London, Longmans.*
- The Dynamiter (與 Mrs. Stevenson 共著). London, Chatto.*
- Prince Otto. London, Chatto.*
1886.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London, Longmans,*  
*Kidnapped (David Balfour Vol. i). London, Cassell.*

1887. *The Merry Men; and Other Tales and Fables.* London, Chatto.
1888. *The Black Arrow.* London, Cassell.
1889. *The Wrong Box* (與 Lloyd Osbourne 共著). London, Longmans.
- The Master of Ballantrae.* London, Cassell.
1890. *Father Damien.* *Privately Printed.*
1892. *Across the Plains.* London, Longmans.
- The Wrecker* (與 Lloyd Osbourne 共著). London, Cassell.
1893. *Catriona* (David Balfour Vol. ii, 爲 Kidnapped 的姐妹篇). London, Cassell.
- The Island Nights' Entertainments.* London, Cassell.
1894. *The Ebb Tide: a Trio and Quartette* (與 Lloyd Osbourne 共著). London, Heinemann.
1895. *Valima Letters.* London, Methuen.
1896. *Weir of Hermiston.* London, Chatto.
1897. *St. Ives.* London, Heinemann.
1899. *Letters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Sidney Colvin,* 2 Vols. London, Methuen

# 目次

## 第一部 老海盜

- 第一章 在「彭保大將」旅館中的老水手……………二
- 第二章 黑狗的出沒……………一二
- 第三章 黑牒……………二二
- 第四章 航行衣箱……………三三
- 第五章 盲子的結局……………四四
- 第六章 船長的重件……………五三
- 第二部 船上的廚夫
- 第七章 布立斯托之行……………六四



第八章	在市招叫「望遠鏡」的店中	七四
第九章	彈藥與武器	八三
第十章	航行	九三
第十一章	我在蘋果桶中所聽得的消息	一〇三
第十二章	軍事會議	一一四

### 第三部 我的海岸冒險

第十三章	海岸冒險的開端	一二六
第十四章	最初的打擊	一三五
第十五章	島上的人	一四四

### 第四部 木寨

- 第十六章 醫生的話：棄船的始末…………… 一五六
- 第十七章 續醫生的話：舢板的最後航行…………… 一六七
- 第十八章 再續醫生的話：第一日戰事的終了…………… 一七五
- 第十九章 回復霍金斯的話：木塞中的警備隊…………… 一八三
- 第二十章 雪爾福的使命…………… 一九三
- 第二十一章 襲擊…………… 二〇三

## 第五部 我的海上冒險

- 第廿二章 海上冒險的開端…………… 二二四
- 第廿三章 退潮…………… 二三四
- 第廿四章 革艇的飄流…………… 二三三
- 第廿五章 卸下海盜旗…………… 二四二

第廿六章	漢茲伊斯累爾	二五〇
第廿七章	西班牙銀幣	二六〇

## 第六部 雪爾福船長

第廿八章	在敵營中	二七四
第廿九章	第二次的黑牒	二八八
第三十章	宣誓釋放	二九九
第卅一章	探寶——甫林德的指針	三一
第卅二章	探寶——樹木間的聲音	三三
第卅三章	首魁的死	三三
第卅四章	大團圓	三四

# 插圖目次

寶島

寶島地圖

傑姆引皮武見蓬斯畢爾

隆約翰忙着一夥夥船員間往來奔走

最初的打擊

船長地主和我在艙房中商議事件

雪爾福的使命

襲擊

革艇的飄流

傑姆和漢茲伊斯累爾

三〇

一三〇

一四〇

一五六

二〇二

二〇六

二三八

二五六

第二次的黑牒·····	二九〇
甫林德的指針·····	三二〇
在我們的前面是一個極大的坑穴·····	三四二

第一部 老海盜

## 第一章 在「彭保大將」旅館中的老水手

地主屈里勞尼，醫生李佛西，和其餘的幾位紳士們，都叫我把關於寶島的詳細情形，從頭至尾，一一記下，除了這島的方位外——那是因為這島上還有好許多寶物沒有發掘出來哩——一點也沒有隱秘。我動筆於紀元一七××年，而從我父親開設「彭保大將」旅館，和那個膚色櫻黑，面着刀疤的老水手初來投宿於我家的時候寫起。

我回想起，當他後邊跟了那輛裝載着他的航行衣箱的手車，漫步來到旅館門前的光景，猶如昨日；他是一個高大，強壯，肥重，櫻栗色的漢子；他的油膩的髮辮直垂在他的污穢的藍色上衣的肩頭；他的兩手粗糙而多傷痕，生着黑污的破折的指甲；一條刀疤，橫在他醜陋的青白色的半張臉上。我記得他一面環顧港口，一面在嘴裏吹噓，接着就破聲唱出他以後常唱的那首老海歌——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噲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聲調高亢顫抖，好像是叶着絞盤機橫柄迴轉的調子，而嘎聲高喊。然後他舉起他手裏拿着的一條像木槌似的棒來叩門，等到我父親出去時，他就粗聲地說要一杯甜酒來喝。酒拿到了，他就慢慢地嚼着，像一個鑑賞家似地細細辨着滋味，同時仍在回顧着外邊的山峯和上面的我們的招牌。

「這是一個很便利的港口，」後來他開口了；「而這片酒店的地位，又非常適宜。客人很多吧，朋友？」

我父親告訴他客人不多，並且很少，尤屬遺憾。

「噢，」他說，「這地方倒正好給我來住。噲，夥計，」他對那個推手車的人叫道；「就停在這旁邊罷，把我的衣箱拿進來。我要在這里住幾天了，」他接續地說。「我是一個極簡樸的人，我所要的只是一點甜酒和塗生雞蛋的醃肉，以及從那邊高岩上眺望那些船



隻而已。你們叫我什麼呢？你們可以叫我船長。喔，我想你是在要錢吧——「喏！」他摸出三個金幣來擲在門口。「這筆錢用完了，你可以對我說，」他說時，詞色嚴厲，好像一個指揮官一樣。

他的衣服雖則惡劣，言語雖則粗鄙，卻全然不像一個普通水手的神氣，倒像是一個大副或船長，慣常去吩咐人家和鞭策人家的。那個推手車來的人對我們說，他是昨天趁驛車到「喬治王」旅館前下來的；他曾經問起在這海岸邊有哪幾家旅館，大約他傳聞我們這裡聲譽尚佳，並且地點也很僻靜，所以就在這許多旅館中選定寄寓在這裡了。我們所知道於這來客的，就是這一點。

他是一個沈默慣常的人。每天日間，他帶了一個黃銅的望遠鏡，徘徊於港口山巔；每天夜間，他坐在客廳的靠火爐旁的壁角裏，喝着濃烈的甜酒。人家向他說話，他大都不答；只是突然兇暴地仰起了頭，從鼻子裏哼出一口氣來，響得像吹霧角一樣；因此我們和常來我們屋子裏的人，立刻都懂得不去睬他了。當他每天從漫步回來，他總要問起有沒有

業航海的人在這條路上走過。在起初，我們還以為使他問這句話的，是因為他缺少臭味相投的同伴；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纔知道他反是要去避免他們的。每當一個老水手寄寓到「彭保大將」旅館來時（時常有人來住，因為他們要沿海岸到布立斯托去）他從未走到客廳之前，總要從門簾裏望了望他；並且當有這類人在時，他總鎮靜得和老鼠一樣。至少在我，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因為我，可以說是和他同樣地覺得可怕。有一天，他曾經引我去密談，叫我用心偵察一個「獨脚的航海人」；若見他來時就去告訴他，答應每月初給我四個辨士。到了每月初旬，我去領報酬時，他卻又往往只用鼻子來對我哼了一口氣，怒目瞪着我；但是過不了一禮拜，他的態度又改變了，把四辨士給與我，又再三叮囑我留心那個「獨脚的航海人」。

這個獨脚航海人之時常出現於我的夢魂中，我可以無容申述了。在暴風雨的夜裏，風撼四壁，怒濤咆哮於港口山巔，我總看見他現出種種姿態，與種種猶惡的形相。有時候一足齊膝切斷，有時候截至股部；更有時候，只在身體的中央，生着一脚，形狀非常奇怪。最

恐怖的惡夢，是看見他跳着跑着，飛越過籬笆溝渠來追趕我。總之，我因為貪了這每月的四辨士，而召來這些可怖的幻想，也可謂太不值得了。

我雖然一想起獨脚航海人便非常驚恐，可是對於船長自己，則在認識他的許多人中，我是最不怕他的了。有幾夜，他喝了過多的酒，頭腦不能支持；時或旁若無人，坐着唱那兇暴古老的野海歌；時或向在座的人順次一一勸飲，和強迫所有的惶恐的同伴聽着他的故事，或和着他的歌聲。我時常聽見這屋子裏顫震着「嗜呵呵，再有甜酒一瓶！」所有的鄰客就都要性命地參加了進去，猶恐會有什麼不測，每個人都竭力唱響來，以免注目的。因為在這種發作的時候，他是一個最專制的魔王；他會拍桌子叫大家靜下來；他會因有人發問或無人發問而判定衆人不在聽他的故事，於是突然大怒的。他更不許任何人偶然離座，必定要等到他自己喝得酩酊大醉，蹣跚地回去睡覺後纔行。

他的故事是最足以嚇人的。那些盡是可怖的故事；關於絞首，走跳板，海洋中的風暴，乾托吐格司的珊瑚礁，西班牙大陸上的野蠻生活與荒涼場所等等。據他自己的話看來，

他在海上必定曾經與那種極惡的人共住過；而他用來講述故事的那種粗暴的言語，是與他所講起的種種罪惡，同樣地使我們樸實的鄉下人震驚。我的父親常常說，這旅館要倒霉了，人們將要不敢上門來，橫受壓制與挫折，使就寢時還戰慄不已哩；不過我卻確實地相信他的存在，倒對於我們是有益的。人們當時雖然驚惶無措，可是他們回想起來，反很喜歡這樣；這在平靜的鄉居生活，實是一種很好的刺激，有一羣年輕的人，倒很欽慕他，稱他爲「老練的水手」，「有經驗的海員」以及類此的名字，並且說，使英國獲得海上的霸權的，便是那一種人。

但也可以說，他確實有使我家顛覆的可能；因爲他起先是一週又一週地留滯着，後來更一月復一月地久久不去，因此所有的錢早已用完了，然而我的父親總沒有勇氣去向他多索。要是他說出了這個意思，船長就用鼻子哼了一口氣，這樣地響，你竟可說他是在咆哮，同時瞪着我可憐的父親直至退出他的房間。我曾經看見我父親在這樣的挫折後，緊緊地絞着兩手，我想他在這種時候所感到的苦惱與恐怖，必定促成了他不幸的早

死。

船長和我們同住的當兒，從沒有換過衣服，只從一個小販那里買了幾雙襪子。他的豎邊帽子的邊緣，有一部分垂下了，他從當日起就讓他垂着，雖則有風的時候是很不便利的。我還記得他上衣的樣子，他總拿在他樓上的房間裏自己縫補，這衣服在他臨死前已變成一件百結的鶉衣了。他從沒有寫過信，也沒有接到過信，他所交談的，只是近處的人，而和這些人交談，也大都只有在喝甜酒的時候。至於他的巨大的航行衣箱，則我們誰也沒有看見他開啓過。

他只有一次碰了壁，那是在他死前不久，正值我父親病危不起的時候。一天下午，醫生李佛西很晚地來診察我父親的病，當我的母親請他喫過了一餐晚飯之後，他就跑進客廳裏去抽着烟，等待他的馬從鄰村放草回來，因為我們從前的「彭保旅館」中是沒有馬厰的。我跟着他進去，我還記得這整潔活潑的醫生，髮上敷着雪一般的白粉，他的黑眼靈動，他的舉止輕快，正和愚蠢的鄉下人，尤其是和我們所說的齷齪，遲鈍，目光昏聩，衣衫

襪，醉沈沈伏在桌子上的海盜，成了個對照。他——就是那個船長——突然吟着他的

老調——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啾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其餘的人都被酒與惡魔送了命——

啾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起初，我曾經以爲「死人箱」是與他樓上前房的大箱子一樣的東西，所以這種思想曾經和獨脚航海人一同地縈繞於我的夢魂中。可是在這時候，我們久已不去留心到這首歌了；在那一夜，只有醫生李佛西一個人感到新奇，我看他對於這種歌聲不生好感，因爲那時候他正和老園丁泰勒在談起風溼症的新療法，一聽見這歌聲，便盛怒地擡頭望了好一會。在這個當兒，船長漸漸唱得高興起來，最後他在面前的桌上一拍，我們大家都明白這意思是——靜些。所有的聲音都停止了，只有醫生李佛西還是繼續地說着，談

話清晰而懇切，每說一兩句話，就急捷地吸一次烟。船長望着他睜視了一會，就再拍着桌子，更峻嚴地睜視着，最後忽然用下流的口吻喊道：「呸，豬獯，靜些！」

「你在對我說嗎，先生，」醫生說；當這無賴漢又用粗話來告訴他正是對他而發的時候，醫生就回答他說，「先生，我只有句話告訴你，你要是仍然不肯戒酒，世界上將立刻少去一個極可厭的惡徒了！」

這老傢伙是非常地震怒。他突然起立，拿出一把水手用的小刀來拉開了，平放在手掌裏，勢將把醫生釘在牆上。

醫生一點也不動聲色。他掉頭用同樣的語調，和以前一樣地對他說；這聲音是非常的響亮，但又是十分地清晰與沈着，所以廳中的人個個都可以聽見：——

「要是你不把那把刀立刻放進袋子裏去，我敢罰咒保證，你將要在下次巡迴審判時被判處絞刑。」

於是兩人互相怒目直視；但是船長立刻屈伏了，他收起武器，重復坐下來，像一隻被

打的狗。

「噲，先生，」醫生接着說道，「我確實告訴你，當我知道了在我的地方上有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我就將日夜地監視着你。須知我不僅是一個醫生；我還是一個治安長官；要是我接到了人家對你的極細微的控訴，好像今晚的那種無禮的舉動，我也將用最敏捷的方法來拿住你，把你驅逐出境。好，我說的夠了。」

不久，李佛西醫生的馬到了門前，他就騎着去了；那一晚，及此後的許多晚，船長就安靜不少。



## 第二章 黑狗的出沒

此後不久，開始了那件離奇事情的第一幕，使我們終於擺脫那個船長，雖則你們將來可以知道，關於他的事情卻並不就此完了。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季，長時間結着嚴霜，刮着大風。我的可憐的父親之不像會延遲到春天，是早就明白了的事。他的病勢日漸沉重，店中的一切事務，全歸我母子兩人照顧；因此朝夜忙碌，對於這個可厭的客人就不大注意了。

是在一個正月的很早的早晨——一個冰凍寒霜的早晨——港口各處都被着灰白色的濃霜，水波輕輕地舐在磯石上，太陽還低，只觸着山頂，遠遠地照耀到海的那邊。船長比平日更早地起身，向海邊走去，他的短刀在舊藍褂的廣裙下不住地搖盪，臂下挾着黃銅望遠鏡，帽子歪帶在腦後。我記得當他踱開去時，他的氣息像烟紋似地繚繞在他的

後面，我聽得他最後的聲音（當他轉向大巖角去時）是一種憤怒的鼻息聲，好像他的心還念念不忘於李佛西醫生似的。

母親陪着父親在樓上；我正料理餐桌，等待船長回來，那時候忽然客廳的門開了，走進一個素未相識的人來。他是一個顏色蒼白的人，左手缺了兩指；雖則他佩了一把短刀，卻不十分像一個善鬪的人。我時刻在留心那種航海的人是一足的或兩足的，所以對於這個人我很疑心。他的衣服不像是水手，可是他的舉止頗帶一點航海者的氣味。

我問他此來是幹什麼的，他說要喝一點甜酒；但是當我正要去拿酒時，他卻在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招我走近去。我就在所在的地方立定了，手裏拿着手巾。

「走來，孩子」他說。「走些近來。」

我走近了一步。

「這里的那桌早餐，是備給我的同事畢爾的嗎？」他斜過眼來瞞視着我問道。

我告訴他我不知道他的同事畢爾；這一桌早餐是備給一個寄宿在這里的客人的，

那個人我們叫他船長。

「不錯，」他說，「我的同事畢爾也許可以叫做船長。他的臉上有一條刀疤，他爲人極有趣，尤其是在喝醉了酒的時候。爲證實起見，我可以說，你所稱的船長在臉上有一條刀疤——要是你不信，我還可以告訴你，那刀疤是在右邊的臉上的。好！我告訴你的話完了。我現在要問你，我的同事畢爾在不在這屋子裏？」

我告訴他，他出外閒步去了。

「哪里，孩子？他望哪里去的？」

當我指示着大巖角的一方面，告訴他船長大約從哪一條路和在什麼時候回來，並回答了幾個另外的問題時，他說，「啊，這個機緣真是巧極，猶如酒之對於我的同事畢爾一樣了。」

他說這幾句話時，面孔上一點也不露出歡快的感情。我有很多的理由，判定那人是弄錯了，即使他的話說的不錯。但是我想，這事與我毫無關涉；並且我也不知道要怎麼樣

纔好。那人在旅館的大門口躡來躡去，向壁角裏東張西望，像一隻守候老鼠的貓。一次我走到路上去，但是他立刻叫我回去，爲了我遵行得遲緩了一點，不稱他的心，他的青灰色的臉上，便起了最可怕的變化，他用一種粗暴的語氣來命令我進去，把我嚇得一凜。當我回到裏邊，他又回復了本來的態度，帶詔帶嘲地撫着我的肩頭，說我是一個好孩子，非常歡喜我。「我自己也有一個兒子」他說，「同你正相彷彿，他是我心目中最得意的人。但是小孩子最要緊的是順從，是的，孩子，你得順從。你如果和畢爾同在船上航行，你就不用等第二次的號令——你就熟知這種規矩了。畢爾是決不遲疑的，凡是和他一同航行的人，也決不如此。你看那邊挾小望遠鏡的人，一定是畢爾了，那個老東西。孩子，你我正好回進客廳，去躲在門背後，嚇他一嚇——喝，那個老東西。」

說着，那人和我一同回進客廳，躲在壁角裏，他叫我立在他背後，這樣，我們都被開着的大門遮住了。我是非常的不安和驚駭，你可以很容易想到，更其增加我恐懼的，是注意到了那陌生人自己也十分驚恐。他拭了拭短刀的柄，並且竟把刀身從鞘裏抽了出來；我

們在那里等待的全部時候，他老是噙着唾沫，好像他感覺得我們時常說到的所謂骨梗在喉呢。

最後船長昂然直入，隨手把門兒碰上，沒有注意到左右，一逕走過室內，到預備着他早餐的地方。

「畢爾，」客人說，那個聲音，我想是他故意裝得勇敢和高響的。

船長轉身來向着我們；他臉上的櫻栗色全都消滅了，就是他的鼻子也發青；他的神氣是像一個人碰見了鬼怪，或惡魔，或更可怕的東西（假定有這樣的一個東西）；我見了他一忽兒變得這樣的年老病弱，我真是覺得難過。

「走來，畢爾，你認識我；你一定認識我這老船友，畢爾，」客人說。

船長發出了一種急促的氣喘。

「黑狗！」他說。

「還有誰嗎？」另一個答道，語聲漸漸寧靜起來。「還是以前的黑狗，到『彭保大將』」

旅館裏來望望他的老友畢爾。啊，畢爾，畢爾，自從我失去了這兩個手指以來，我們倆都已經歷過許多變故了。」說時，他伸起他毀傷了的手。

「噲，你聽我說，」船長道；「你已把我找到了；那我也沒有辦法；你不妨爽快地說出來：究竟打算怎麼樣？」

「這正像你以前一樣的口吻，畢爾，」黑狗答道；「我們且慢慢商量罷，畢爾。我要請這個可愛的孩子去拿一杯甜酒來，我極喜歡這東西；我們坐下來，還像老船友這樣地公平談判一下。」

當我取了甜酒回來，他們已分別坐在船長的餐桌的兩邊——黑狗側坐在近門處，一面可以和他的老友講話，一面——照我的推想——可以豫備逃避。

他叫我出去，把門打開了。「不要在門外窺探孩子，」他說；於是，我別了他們出來，退回到酒欄裏。

雖則我屏息細聽，卻好久還聽不到什麼，只有一種低微的絮語聲；但是在後聲音漸

漸高了我隱約可以聽到一兩句，大都是船長的粗暴的叫罵。

「不行，不行，不行；不用多說！」他叫道。又說，「我想，如果不幸而受絞刑的話，就大家同受好了。」

於是突然可怕地爆發出一種叫罵聲和其他的噪聲——桌椅倒在一起，接着是刀劍相觸的聲音，然後來了苦楚的痛叫，不久我就看見黑狗飛奔逃走，船長拚命追趕上去，兩人手裏都拿了已抽出的刀，黑狗的左肩流着鮮血。正趕到門邊，船長看準這個逃亡者下最後的猛砍，要不是被我們「彭保大將」這大招牌擋住，真個會把他從背脊上劈成兩半。你至今還可以看見在這匾額下方的刀痕呢。

那一砍是劇戰的最後。黑狗雖則負着傷創，可是一走出旅館，就逃走得異常的快速，不到半分鐘已消失在山麓了。至於船長一方面呢，則呆呆地望着那塊招牌，像一個瘋狂的人。然後他幾度拭着眼睛，最後就回進室中。

「傑姆，」他說，「拿甜酒來；」他說時，兩足略跛，把一手扶在牆上。

「你受創吧？」我說。

「拿甜酒來。」他又說。「我必須要離開這裡了。拿甜酒來，拿甜酒來！」

我跑去拿酒；但是我爲了遭遇到的這樣意外的事情，手脚很是發軟，我敲破了一隻杯子，撞壞了那個鬢口，當我還正在自顧不暇的時候，我聽見了客廳裏有倒地的響聲，便趕緊跑進去，只見船長直躺在地板上。同時，我的母親驚聞叫罵與爭鬪的聲音，也下樓來幫助我。我們把船長的頭合力抱起。他的呼吸很響，很乏力；但是他的眼睛閉着，他的臉色非常可怕。

「唉，唉！」我母親叫道，「這屋子是多麼不幸啊！你的父親又害了病！」

暫時間，我們想不出救治船長的方法，只想到他的致命傷是由於和那個陌生人格鬪而來的。我去拿了一點甜酒，想灌到他的喉間去；可是他牙關緊閉，上下顎堅固得像鐵的一樣。忽然大門開了，李佛西醫生來診察我父親的病，我們這纔僥倖地得到幫助。

「喔，醫生。」我們喊道，「叫我們怎樣好呢？他受傷在哪裏？」



「受傷胡說！」醫生道。「他同我一樣地沒有受傷。這人得了中風的病，我早已警誡過他。霍金斯夫人，現在你趕快上樓去看看你丈夫，如果他問你，你就告訴他沒有發生什麼事。我這里必定竭力把這傢伙的不中用的狗命救轉來；傑姆，你去拿一個面盆來。」

我拿了面盆回來時，醫生已把船長的衣袖撕開，露出了他的粗大的臂膀。臂膀上有好幾處地方都刺着文字：「好運氣，」「順風，」「蓬斯畢爾的愛物」（即船長所唱的那首老海歌的歌名——譯者），這些都很精細清晰地刺在前臂；在靠近肩胛處，是一個絞首臺的圖形，臺上正有人在受絞刑。——那個圖，據我看來，是刺得非常神似的。

「這是他自己的將來的預言，」醫生用手指指着這個圖說。「蓬斯畢爾先生，（假定這是你的名字），現在我們要看你的血的顏色了，傑姆，」他說，「你怕血嗎？」

「不怕，先生，」我說。

「那末很好，」他說，「你張住這個盆，」說了他拿起他的小刀來，割開一個血管。放出了許多的血，船長纔張開眼睛來，迷朦地四望。他首先認識了醫生，很清醒地覺

緊眉頭；然後他瞥見了我，纔像安了心。但是突然間他的顏色變了，他要想坐起來，喊道：

「黑狗呢？」

「這裏沒有黑狗，」醫生說，「只有你自己心裏頭的小鹿。你喝了過多的甜酒，卒至中風，我早就對你說過了；我真不情願把你從墳坑裏趕緊拖起來。現在，蓬斯先生——」

「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插嘴道。

「我管他，」醫生回答道。這是我認識的一個海盜的名字；我爲簡便起見，就用這個名字來叫你，我要對你說的是：你喝一杯酒還不要緊，但是你喝了一杯，總還要喝第二杯，第三杯，我老實告訴你，你若不立即戒絕，你一定要死——你懂得嗎？——一定要死，往自己的地方去，像聖經中的猶大一樣。現在，你起來罷，用一點力。我立刻來扶你到牀上去。」

我們好容易合力把他扶上樓梯，讓他躺在牀裏，他的頭倒在枕上，差不多像氣絕了一般。

「現在你記好，」醫生道，「我憑良心說——酒的名字對於你，便是死。」

他說過了，就挽着我的臂，跑去看我的父親。

「那沒有什麼，」他閉門後便說道。「我已給他放了許多的血，很可以叫他安靜一時哩；他總要在牀上躺這麼一星期——這對於他和你，都是很好的；只是再來一次中風，卻必定致命了。」

## 第三章 黑 牒

大約在正午時分，我拿了一些清涼飲料和藥劑，走到船長的寢室裏去。他還是和我們分別他時一樣地躺着，只稍微坐起了一點，他的神色，看去似乎疲乏而又興奮。

「傑姆，」他說，「你是這里我最用得着的人；你知道我待你很好。我沒有一個月不給你四個銀辨士。現在你看，小友，我是非常沮喪，非常無聊；傑姆，你去替我拿一小樽甜酒來，你肯不肯，小友？」

「醫生——」我說。

但是他開始罵醫生了，聲音雖微弱，卻很懇切。「所有的醫生通是笨蟲，」他說；「而方纔的那一個醫生，哼，他對於航海者知道些什麼呢？我曾經到過熱得像沸騰的柏油的地方，夥友中有因了黃熱病而一個個倒斃的，我也曾到過因地震而撼動如海面的陸地

——醫生會知道這種地方嗎？——我是靠甜酒活命的，我告訴你。這東西對於我猶如飲食男女一樣；我現在如果不得酒喝，我將如擱淺在逆風的海岸上的破船，我的生命將要由你傑姆和那個愚笨的醫生負責。」接着他又辱罵了好一會。「噲，傑姆，你看我的手指是多麼顫抖啊，」他接續用申訴的口氣說。「我不能夠使牠們安靜，我不能夠。我今天一滴也沒有喝過。那醫生是個笨伯，我告訴你。要是我沒有一小口甜酒喝，傑姆，我一定要中毒；我已經像有幾分中毒了。我看見老甫林德在那邊牆角裏，你的背後；我看見他明白得和印刷品一樣；要是我真的中了酒毒，我本來是一個粗暴慣常的人，我一定要暴動起來。你們的醫生自己說一杯還不要緊。我情願給你一個金圓，你去替我拿一小樽酒來，傑姆。」

他是越說越興奮了。爲了這天我父親病勢正重，必須安靜，所以這事很使我驚恐；並且，船長提醒我醫生的話，喝一杯還不十分要緊；不過因了他的賄賂，倒使我頗感不快。

「我不要你的錢，」我說，「只要你能還出欠我父親的賬就是了。我可以去替你取

一杯來，但不能再多。」

當我把酒送給他時，他餓鬼般地接過去一飲而盡。

「不錯，不錯，」他說，「確實好得多了。現在我問你，小友，醫生可曾說我得躺在這裏多少天呢？」

「至少一星期，」我說。

「該死！」他喫驚地叫道，「一星期！我辦不到：躺一星期，他們在這幾天中要送黑牒（Black Spot），是海盜排斥頭目時，部下用小紙片一面塗黑一面寫字，當爲通牒用的東西——譯者）來給我了。在這個期間，那些不中用的水手將要占領我的下瀛；那些不中用的東西不能保守他們自己的東西，卻要來劫奪別人的。哼，這豈是航海人的正當行爲嗎，我倒要問問看？不過我是一個省儉的人。我從不會浪費我的金錢，也從不會失掉過；我將要再設計來賺得他們。我並不怕他們。我將要再揚帆他去，使他們依舊不知道我的下落。」

他這樣說時，已從牀上努力地掙扎起來，抓住了我的肩頭，緊緊地，幾乎使我痛叫，同時又無力地搬動兩腿，像是一隻重載的船。他的話雖有強硬的意味，卻與說這種話的微弱的語聲成了個可悲的對照。當他在牀沿取了個坐的姿勢時，他就息了下來。

「那個醫生害得我夠了，」他怨罵說。「我的耳朵裏在響。還是讓我躺下來罷。」

我未及去幫助他，他早已倒在他先前的地方了，他這樣地躺着，靜了片刻。

「傑姆，來來，」他說，「你今天看見過那個航海人嗎？」

「可是黑狗？」我問。

「啊！正是黑狗，」他說，「他是個壞蛋；但是唆使他來偵視我的人，是比他更壞的壞蛋。現在如果我不能逃走，而他們送黑牒來給我時，那末你記好，他們所要的是我破舊的航行衣箱；你快騎一匹馬去——你會騎——你不會騎嗎？是的，你就騎了一匹馬去，到——」

「是的，不要緊——到那個可惡無用的醫生那里去，叫他召集人手——公安警察呀，以及什麼什麼呀——領着到「彭保大將」旅館中來與他們作戰，把老甫林德的殘部，不管

大小一齊都拘捕起來。我是大副，我是老甫林德的大副，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那地方。他在薩汶那 (Savannah) 美國喬治州的一個港口——譯者) 地方把牠給打我的，當時他正害病將死，和我現在一樣。但是他們如果不送黑牒來給我，你如果不再看見黑狗或獨脚航海人傑姆——他是最要緊的一個人——那末你就不必去告發了。」

「但什麼是黑牒呢，船長？」我問。

「那是一種通牒，小友，要是他們拿來時，我就可講解給你聽。但是你小心地偵察，傑姆，我可以立誓，將來一定和你均分那筆東西。」

他譫語了片時，他的語聲更微弱了；但是我給他像小孩子般地喫了藥後，他就說，「航海人喫藥的只有我一個。」後來他沉酣地睡去，我也就離開了他。要是諸事順利，我不知道已怎樣了。也許我得把這全個故事告訴醫生；因為我非常地怕船長許會後悔他的自述，而把我滅了口。可是意外的變故發生了，我的可憐的父親，很突然地於那天晚上去世，於是我就把一切其餘的事情都壓在一邊。我們骨肉的悲痛，鄰友的弔問，葬事的料



理，以及旅館中的事務都湊在一起，使我忙得沒有餘裕來顧算到船長，更不要說怕他了。

他下一天早上就下了樓，飯量雖則減少了一點，可是酒卻恐怕比平常喝得更多，因為他自己到酒欄裏去取酒，蹙着眉頭哼着鼻息，誰也不敢去阻攔他。在安葬的前一夜，他照往常一樣地喝着酒；在這悲悼聲中，我們很感觸地聽到他不住地唱着那首老海歌；他的身體雖軟弱，我們卻還是怕得要死，而醫生則湊巧到許多哩外去診一個病人，從我父親死後，就一直沒有來過我們的屋子。我前已說過，船長很是衰弱；真的，他似乎非但不復原起來，反一天天地萎靡了。他在樓梯上爬上爬下，從客廳走到酒欄，又從酒欄回到客廳，有時候他又扶着牆摸到門邊，聳着鼻子去聞海的氣味，呼息困難和急促，像一個走上山坡的人。他自此從不會特地和我私語過，我想他實在是忘記和我的祕密談話了；而他的身體雖衰弱，他的脾氣卻比以前更其狂妄和粗暴。他現在喝醉了酒，常有一種驚人的舉動，把他的短刀拔出來赤露地放在他自己的桌子上。事雖這樣，他卻並不顧忌旁邊的人，只像在自己深思，或毋寧說是在胡思亂想。例如有一次，出乎我的意外，他卻用不同的

神氣，唱出一種鄉間的戀歌來，那種歌必定是他少年時候未過海上生活前學來的。

事情就是這樣地過去了，直到在安葬的下一天，一個嚴寒，重霧，濃霜的下午，約莫三點鐘光景，我在門前小立，心裏滿懷着對於我父親的愁思，忽見有一個人，在慢慢地沿路走來。他顯然是個瞎子，因為他一路用手杖來在面前輕叩地下，並且在眼鼻上帶着一個綠色的眼罩；他是駝背的，好像是因了年老或病弱的緣故，身上披着一件巨大的有頭巾的水手穿的舊外套，所以他的身體看去非常難看。我生平從不曾看見過比這樣更可怕的一個人。他在離旅館不遠處立定了，提高了他的嗓子，打着怪調，向前方瞎喊道：——

「我爲了捍衛祖國，卒至失去我寶貴的視力——喬治國王萬歲！——可有行善的朋友，肯告訴我這個可憐的瞎子，他現是在哪里，或在這地方的哪一部分呢？」

「你是在黑山港口『彭保大將』旅館的門前，老人，」我說。

「我聽見一個聲音，」他說——「一個少年人的聲音。和善的小朋友，可否請你攬住我的手，領我進去嗎？」

我伸出手去，卻被這可怕的，說軟話的瞎子緊緊握住，像夾在老虎鉗裏。我非常喫驚地想掙扎出來；但是那瞎子略一用力便把我拖了過去。

「現在，孩子，」他說，「領我去見船長。」

「先生，」我說，「我真的不敢。」

「喝，」他輕蔑地說，「什麼話！趕緊領我去，要不然我就折了你的手。」

他說時，就把我這麼一扭，我幾乎要驚喊了出來。

「先生，」我說，「這是我好意替你自己說的。船長的性情已大變了。他常常按刀坐

着。另外一位先生——（意指黑狗——譯者）」

「走罷，走罷，」他插口道；我從不曾聽見過像這個盲子的那種聲音，這樣的殘忍，冷酷，和可怕。這比方纔的痛楚，更使我恐怖；於是我立刻遵從了他的吩咐，一逕跑進了門，向客廳走去，只見我們病弱的老海盜正醉沈沈地坐着。盲子靠近我，將我握住在鐵一般的拳頭裏，幾乎把我所受不起的重量倚在我身上。「一逕領我到他那里去，當他見了我，

你就說，『畢爾，有一位朋友來看你。』要是你不聽我的話，我就這樣。」說着他將我一摔，我想我真要發昏呢。因了種種關係，我是非常地懼怕那個盲丐，所以當我開了客廳的門，顫抖地喊出他囑咐我的那句話時，倒把我怕船長的心思忘記了。

船長擡起眼睛，只一瞥便已酒氣全消，清醒地睜視他的面色與其說是像恐懼，還不如說是像鬼臉。他想要站起來，但是我不相信他身體中還留着這樣多的氣力。

「畢爾，你坐着罷。」盲丐說。「我雖則不能看見，卻連一個手指的顫動都聽得見。公事公辦。把你的右手伸出來。噲，孩子，你捉住他的腕，把他的右手移近我的右手。」

我們都一字不易地遵從了他的話，我見他從持手杖的手腕裏遞過一點東西去放在船長的手掌裏，船長接下，便立刻把手掌合上了。

「好了，」盲丐說；說着他突然放鬆了我，從客室裏溜到門外去了，他的舉動的正確與敏捷，真使人難以相信，而我卻還是木然地立着，隱約聽見他的手杖滴答滴答叩着地面漸漸遠去的聲音。

我和船長都似乎隔了許久纔恢復知覺，但後來，差不多在同時，我放下了始終握着船長的手，而他則伸回手去銳敏地望着他的手。

「十點鐘！」他說。「還有六小時。我們還可以想法來抵禦他們！」於是他跳了起來。正當他站起來時，他的身體左右搖震，手叉着咽喉站着，攏了幾棍，然後就一個前仆，全身倒在地板上，發出一種奇妙的聲音。

我立刻跑過去，並叫喊着我的母親。然而匆忙也無濟於事。船長已羅猛烈的中風病死了。這是一件很詭異的事，我雖則確實不會喜歡過那個人，可是近來我卻很可憐他，當我見他死了，我立刻淚珠泉湧。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二次死了，可是第一次的傷痕，至今還新鮮地刻在我心裏呢。

## 第四章 航行衣箱

我自然急忙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母親，也許這是早該對她說了的。我們立刻覺得，我們所處的地位，是非常地困難與危險。那人的一些錢——要是他有錢的話——當然是應該歸於我們的。但是我們船長的船友，尤其是我所見的那兩個代表，即黑狗和盲丐，卻不像會拋棄他們的贖物，以作為補償死者的積欠。船長吩咐立刻乘馬去李佛西醫生處，勢必令我的母親孤獨無助，這是斷乎不行的。

的確，我們倆似乎都再不能留在這屋子裏了：爐竈中煤屑的墜落聲，時鐘的滴答聲，都會使我們喫驚。我們的耳朵裏，似乎聽見近旁有足音近攏來；一半是爲了客廳中地板上船長的死屍，一半是爲了想到那個徘徊在隣近的可惡的盲丐即將回來，致使我屢屢驚恐，正如俗語所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事情是必須趕緊決定的；我們最後就想定一同

到鄰村去求助。計議已定，便即出發。我們也來不及帶帽子，就馬上在冥色與冷霧中奔了出去。

鄰村位在下一個港口的另一邊，雖不能遙遙相望，卻也隔不了幾百碼路；盲丐出現與回去的地方，剛好是在反對的方向，所以這使我膽大了不少。我們在路上只不多幾分鐘，雖則我們還時時互相握住了手，站定來傾耳靜聽。但是那里並沒有特別的聲音——只有漣波激岸的低音，與樹林中的鴉噪罷了。

我們走到鄰村，已是上燈時分，我將總不忘記：我見了那些窗戶中的黃色的燈光，是如何地喜悅呀；但是那種的光亮，照以後的事實看來，倒是我們在那地方所能求得的最好的幫助哩。因為——你將會想，人們必定在十分自愧的罷——沒有人肯同我們回到「彭保大將」旅館去。我們越是訴說我們的事變，他們——不論男女老小——越是在家裏躲避得厲害。甫林德船長的名字，在我雖很生疎，在那里卻非常出名，而且竟感得極大的恐怖。有幾位曾經遠在「彭保大將」附近做過田作的人，還記得，曾親在街道上見過

幾個奇怪的人，看去好像是私販子似地，在那里逃走呢；並且你至少會見過在我們稱爲給資港那地方的一條小帆船吧。因此，凡是船長的何論哪一個舊友，都使他們嚇得要死。總之這事的梗概是這樣，願乘馬去反對方向李佛西醫生處報告的，倒頗有幾個人，至於肯同我們回去保護旅館的，卻沒有人了。

他們說膽怯是會傳染的；但從另一方面說，有理的辯論卻足以壯膽；當各人說畢了他的意見時，我母親就對他們說話了。她宣稱，她決不肯放棄她無父的兒子的錢；「要是你們都不敢，」她說，「傑姆和我是敢的。我們將要回我們原來的路，無勞你們粗大而鼠膽的人。我們要拚命去把那衣箱揭開來。克魯司來夫人，謝你把那隻袋子借給我們，去把我們合法的錢拿回來。」

自然，我說我願意同我的母親一起去；自然他們都斥責我們的愚戇，然而他們還是一個人都不肯同我們去。他們所能效力的，只是給我一支實彈的手槍，以爲被襲擊之用；又替我們駕了兩匹馬的鞍轡，以防回來時的被人追趕；此外又差了一個童子飛騎往醫



生處，請求武裝的援兵。

我帶着非常悸動的心，於寒夜中出發去干冒這種奇險。團圍的月剛在升起，從密霧的上端紅紅地窺視下來，這更使我們加緊了速度，因為這是很明白的，等到我們再回來時，月色將要像白天一樣，而我們的出走一定會被無論什麼偵視的人看見的。我們沿着籬笆，肅靜而迅速地躡足過去，我們一路上雖不會看見什麼或聽得什麼而增加我們的恐怖，可是一直到跑進「彭保大將」旅館，把門闔上了之後，纔算安心。

我立刻把門門好了。我們在這有船長的死屍的屋子中，一同站在黑暗中喘息了好一會。後來我母親在酒欄裏點着了一支蠟燭，我們便手攜手地跑進客廳去。他還是和我們離開的時候一樣，躺在地板上，兩眼張着，一臂直挺在外面。

「把窗葉閉上了，傑姆，」我母親輕聲地說：「他們許會在外邊窺視呢？現在，」我把百葉窗閉了時母親又說，「我們得把死者的鑰匙取出來；我真不知道叫誰去拿纔好呢！」她說話時嗚咽不置。

我立刻跪了下去。在他的手邊的地板上，有一小捲一面塗黑了的紙條。我無疑地斷定這就所謂黑牒；就拾了起來，只見在另一面寫着這個簡單的文句：「准你活到今晚十點鐘。」字跡端正而明瞭。

「要等到十點鐘哩，母親。」我說，正當說時，我們的老鐘開始敲了。這個突然的喧聲，使我凜然一嚇；但是這消息是好的，因為當時還只六點鐘。

「噲，傑姆，」她說，「那個鑰匙。」

我遍摸他的一隻隻衣袋。其中全部所有，便是幾個貨幣，一個頂針，一些紗線，幾隻大縫針，一支咬過一端的烟捲，他的彎柄的小刀，一具袖珍羅盤，一隻火絨盒：我感到失望了。

「也許掛在他頸間呢，」我的母親指示道。

我抑制了一種強烈的惡心，撕開他襯衫的領口，在那里，果然有一條油膩的繩子，我用自己的小刀來割斷後，我們尋得那個鑰匙就繫在這上面。經了這次的勝利，我們充滿着希望，就急忙上樓，跑到船長久睡的寢室裏去，因為這衣箱自從他來後，就一直放在

這小室裏的。

這衣箱的外形，與任何海員用的衣箱一樣，箱頂用烙鐵來印着一個縮寫的字母，箱子的四角，好像是因爲久經疏忽的動用而毀損了。

「把鑰匙給我，」我母親說；箱上的鎖雖極堅固，可是轉瞬間她早已旋了過來，把箱蓋打開了。

一種強烈的烟草與柏油的氣味，從裏邊透出來，但是除了一套小心摺刷着的極漂亮的衣服外，上面什麼都沒有。這些都從沒有穿過，我母親說。在衣服下面，就來了許多零星的東西——一具紀限儀，一個錫罐，幾枝捲烟，兩柄極美麗的手槍，一根銀條，一隻西班牙製的舊時計，以及其他幾種不值錢的外國製造的服用用品，此外還有一隻用黃銅鑲的兩腳規，和五六隻奇異的西印度所產的貝殼。這個時常使我詫異：他既然老是過着這種漂泊游浪的生活，卻要帶着這些貝殼來做什麼用呢。

在那個時候，我們覺得除了這銀條和服用用品而外，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就是這些

服用用品也不中我們的意思。在這下面是一件船長的制服，已在許多的海灘上被海水中  
的鹽分所浸白了。我的母親不耐煩地把牠曳了出來，堆在我們面前的箱子中最後的幾  
件東西，是一包用油布來包好的像書冊樣的東西，和一隻帆布的袋，手觸處發出鏗然的  
金子的響聲。

「我要叫這些夕人們知道我是一個誠實的婦人，」我的母親說。「我只取我應得  
的錢，一文也不過多。張起克魯斯來夫人的袋子來。」於是她就從船長的袋子裏，數出他  
所欠的總數，一一放到我所張的袋子裏去。

這是一件困難的費時的工作，因為其中的貨幣，國別和大小各各不同——西班牙  
金幣，法國金幣，英國金幣，西班牙銀幣，以及其餘許多我所不認識的貨幣，都混雜在一起。  
並且，就中英國金幣是最少的一種，而我的母親卻又只會數這種貨幣的價值。

當我們數到一半時，我突然揪住了她的手；因為我在這陰森的寒氣中，曾聽見一種  
聲音，使我非常惶恐——盲子的拐杖叩着冰凍的街道的答答的聲音。這聲音在漸漸地

近來，我們便屏息地坐着。然後旅館門上有尖銳的叩門聲，接着那惡漢在設法進來，我們先聽見門軸的旋動，和鐵鍵的格吱格吱的聲音；於是，屋內與屋外同時都靜了好一晌。最後答聲又開始了，真使我們不可言說的歡悅與感謝，這聲音又漸漸遠去，直至不能聽見。

「母親，」我說，「全拿了，我們快逃罷，」因為我想，這鍵了的門很易使人生疑，牠會激引起大羣的仇敵來攻擊我們，然而我已把門鍵上了，凡是未見過那可怕的盲子的人，誰也不會理解我是多麼地感謝啊！

但是我的母親雖則驚惶無措，卻決不肯多拿一分一毫應得的錢，而同時也固執地不願少拿了一些，她說，無論如何還不到七點鐘哩；她明白她的權利，並且竭力主張着；正當我們在辯論的時候，忽聞遠處山頭有低微的口笛聲。那對於我們倆是十分地驚恐，十分地的驚恐了。

「我就拿數好了的走罷，」她跳起來說。

「我要拿這個去抵賬，」我拾起了油布包，說。

於是，我們都摸下樓來，把蠟燭剩在空箱旁邊；隨後我們開了門，趕快逃走。我們已經走得很遲了。重霧正在很快地散開；月光早已很皎潔地照到高地的兩旁，只在谷的深處和旅館的門邊，還蔽着一層未消的薄霧，隱藏了我們潛逃的最初的足跡。還未到鄰村的一半路，離山麓不遠的地方，我們得在月光裏走。不但如此；一種奔跑的足聲已傳入我們的耳裏，當我們向他們的方向回顧時，見有一盞燈光前後擺動，並且還在向前進行，顯然這些來客中的一人是提着燈籠的。

「好孩子，」我母親突然說，「你帶了這錢袋逃罷。我要昏過去了。」

我想，這真該是我們的末路了。我大罵這些懦怯的鄰居，我苛責我母親的誠實和貪心——爲了她過去的愚癡與現在的疲弱！天幸，我們正走到了小橋邊；於是我扶着搖搖不定的她走到河灘上，就在那里，她嘆了口氣，便倒在我的肩上了。我不知道我這氣力怎麼辦得了這件事，我很怕這做得太粗心了；但是我設法把她安放在離橋拱下不遠的河

灘上，我不能更移動她遠去了，因為這橋是非常的低矮，除了匍伏外再也不能有所作爲。因此我們只好躲在那里——我的母親差不多是一無遮蔽的，而我們母子倆所在的地方，都聽得見旅館內的聲音。

## 第五章 盲子的結局

我的好奇心可以說是比我的恐懼還強；我不耐煩老是躲在原地方，卻又爬回到岸邊，去探頭在金雀花的叢枝後邊，遙矚我們門前的路徑。我剛好把步位擺定，我的敵人就到了，其中有七八個跑得很要緊，他們的脚沿路不成步伐，張燈的人走在前邊領導。另有三個人手攜手走在一起；雖是在薄霧中，我還能認出這三人的中央一個就是盲丐。不久他的聲調證明了我的猜測是對的。

「把門打下來！」他喊道。

「是，是，先生！」兩三個人回答說；於是大家一齊衝向「彭保大將」旅館去，張燈的人跟着在後面；接着我看見他們在門前停住，並且聽見一種低微的語聲，似乎他們驚奇地發現了那扇門是開着的。但是這停息並不長久，因為那盲子又發出他的命令了。他的



聲音說得更高更響，好像他被切望與忿怒的心情所燃燒着。

「進去，進去，進去！」他喊道，又斥罵他們行動的遲緩。

其中有四五個人立刻遵行了，兩個人伴着這可怕的盲丐依舊站在路上。先是好一會的靜默，然後是一陣驚奇的喊聲，更後是一種尖銳的聲音，從屋子中傳出來：

「畢爾死了！」

但是那盲子又罵他們行動的遲緩。

「你們這種不中用的東西，分出幾個人來搜檢他的身體，其餘的人到樓上去扛箱子，」他喊道。

我能夠聽見他們的足聲騰騰地直上我們的舊樓梯去，這種的聲浪定會把全屋子震動呢。跟着傳來了清脆的驚愕聲；船長的房間的窗子，砰的一聲開了，碎玻璃叮噹作響，於是一個人俯出身體來，從頭至肩都浴在月光裏，招呼着他下邊路上的那個盲丐。

「皮武，」他喊道，「已被他們搶了先。有人把這箱子上下翻檢過了。」

「那件東西在嗎？」皮武咆哮道。

「錢有在那里。」

盲子詛咒着錢。

「我的意思是指甫林德的手跡，」他叫道。

「然而我們在這裡找不到啊，」那個人回答道。

「噲，你們在樓下的人，找找那件東西在不在畢爾身上？」盲子又叫道。

另一個人，大約是留在樓下搜船長的屍身的，聽見了這句話，便走到旅館的大門邊。

「畢爾的身上早已統統查勘過了，」他說。

「是旅館中的人——是那個童子。我恨不得挖出他的眼睛！」盲子皮武喊道。「他

們不久前還在這裡——我來叩門時，他們是把門門着的。衆弟兄，分途去尋找他們。」

「那是一定的，他們還留着燭火在這裡呢，」那個在樓窗口的人說。

「分途去尋找他們，把全屋子搜查一遍！」皮武反覆地說，把手杖望地上亂抽。

接着我們的老旅館中就發生了一陣極大的騷動。沈重的往來的脚步聲，傢具的拋擲聲，踢門聲，直鬧得那山巖發出回響。於是所有的人又一個個跑到路上，說沒處找到我們。正當那個時候，在我們母子倆檢點船長的金錢時，曾經使我們震憾的同樣的口笛聲，又從夜空中很清楚地傳來，不過在這時候卻接連吹了兩次。我起初還以為這是盲子的信號，要號召他部下的船友來參加劫掠；但是我現在知道這信號是從小山向鄰村傳來的，並且看了海盜們因此而起的情狀，明日這信號是警戒他們將臨於危險了。

「特克又在吹口笛，」一個說。「是兩次！我們只好逃了，朋友。」

「逃，你飯桶！」皮武叫道。「特克向來是個笨蟲和懦夫——你們不要去理他。他們一定在附近；他們跑不遠；他們已在你們的掌握之中。分途去找他們出來，狗東西！真是急殺我，」他喊道，「只要我有眼睛就好了。」

這些話似乎發生了一些效力，有兩個夥伴就在破傢具間這裡找那里尋，但我看並不認真，他們一方面還時時顧到自身的危險，至於其餘的人，都無定見地徘徊在路上。

「你們這些呆蟲，你們手頭有着千千萬萬的金銀，卻還這樣躊躇不決！你們只要找得牠，就可富比王侯，你們明知道那東西是在這里，而你們卻推諉不進。你們中沒有一個敢見畢爾，我——一個盲子——倒敢去見他！我是要被你們錯過我的機會了！我原可以乘高車駟馬，而你們卻使我依舊做一個窮苦的，爬行的，向人騙酒喝的盲丐！只要你們有餅乾中的小蟲的膽力，你們總還可尋他們出來的。」

「該死，皮武，我們已把現錢拿到手了！」一個劈開了他的話頭。

「他們或已把那東西藏過了。」另一個說。「快拿了錢，皮武，不要在這里吵嘴了。」

吵嘴這兩個字說得真是恰當。皮武聽了這種反對的論調，怒憤到極點；終於怒不可遏，望他們左右瞎抽，他的手杖沈重地響着，被打着的人，不止是一個。

被打的人便回罵這個瞎眼的惡徒，用可怕的話來恫嚇他，想從他的掌握中奪去他的手杖，卻奪不到手。

幸賴這次的爭執，我們得以安全；因為正當他們還在劇烈爭執的時候，另外有一個

聲音從山頂的靠鄰村一邊傳來——馬的奔跑的蹄聲。差不多在同時，從籬笆邊來了一顆槍彈，砰然發出火光。那顯然是危險的最後的記號了；於是海盜們立刻轉身四散奔逃，有的沿港口向海邊去，有的斜過小山去，各自逃命，所以在半分鐘之內，除了皮武以外，一個人也沒有留在那里了。他之所以被人撇去，是因為事出倉卒，或因為報復他的惡言和毆辱，我全不知道；總之，他是落伍了，狂暴地在路上東跑西撞，摸索着叫喚着他的同伴。最後他轉錯方向，奔了幾步路，經過我身旁望鄰村走去，一路喊着：「約翰，黑狗，特克！」以及其他的名字，「你們不要撇下老皮武，朋友——不要撇下老皮武！」

正當這個時候，馬的嘈聲越嶺而來，陡見在月光中有四五個騎馬的人，以全速力向山坡奔下。這一來，皮武覺察了他的錯誤，驚叫着轉身向水溝直撲，在那里他打了個滾。但是他即刻站起身來，更向前衝去，那時候完全心慌意亂，正撞在奔來的最近的一匹馬蹄邊。

馬上的人想援救他，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皮武倒地一聲叫喊，響徹深宵；四條馬蹄就

踏着牠踢着他經過。他的身體側了下來，然後他的臉頰然貼着地面，一動都不動了。

我跳出來招呼乘馬的人。他們見肇了禍，不免受驚，便把馬頭勒住；於是我立刻明白了他們是什麼人。跟在這些人的末後的，是從鄰村往李佛西醫生處的一個童子；其餘的乃是緝私兵，是他在途中碰見的，他就見機地立刻同着他們回來。原來事前緝私長鄧司曾傳聞得在給資港的小帆船的事情，所以那夜特地到我們那方面來巡查，因了那種關係，我的母親和我纔得免於死難。

皮武是死了，毫無生氣了。至於我的母親，當我們將她擡到鄰村，給她喝了點冷水，嗅了點臭鹽等之後，立刻又蘇醒了，她一點也不受恐怖的影響，倒還抱憾着沒有把眼目算清哩。就在那時候，緝私長總算是乘馬竭力趕到給資港去了；但是他的部下須下來把馬牽着從小谷摸索下去，一面得時時照顧着他們的馬，一面還要不息地就心着伏兵好容易到了港口的時候，不消說那小帆船雖沒有出港，卻早已開駛了。緝私長在岸上喝令他們停止。就有一個聲音答應着，叫他不要站在月光中，否則他將要受到槍擊，同時，就有一

粒子彈從他的臂膀邊蚩蚩地飛過。不久後，那船繞過小岬，倏忽不見了。鄧司先生呆呆地站着，自謂「像是失水的魚。」他所能爲力的，只有急速派員到B地的某人處，叫他警告緝私快艇。他說，「其實這樣也是徒然的。他們已完全漏網了，那真沒有辦法。不過，」他又接着說，「幸喜我已把皮武痛懲了。」因爲在那時候，他已經聽見了我的故事。

我和他一同回到「彭保大將」旅館，我的家裏毀壞的程度，爲讀者所萬不能想像得出來；壁上的時鐘，已被這些東西在憤恨地尋找我們母子時摔在地上了；雖則除了船長的錢袋和錢櫃中的一些現銀外，實際一點也沒有拿去。我立刻能夠明白，我們是破產了。鄧司先生見了這情景，簡直弄得莫名其妙。

「你不是說，他們已拿到錢了麼？那末，霍金斯，他們還要搜尋些什麼呢？我想，還要多搜些錢吧？」

「不，先生；不是錢，我想，」我回答道。「實在，先生，我相信那東西是在我胸前的袋子裏；老實對你說罷，我要想把牠放在一處安全的地方。」

「不錯，孩子，那是一定的。」他說，「你如果願意，我就來替你收藏着罷。」

「我想，或者，李佛西醫生——」我說。

「對啦，」他非常快活地插口道；「對啦——他是紳士，同時還是治安長官。現在我倒想起來了，我不如也親自去那里把這件事告訴他，或告訴地主皮武老爹是死了，現在什麼事都完了；對這事我倒沒有什麼顧慮，不過他是死了，你想，人家一有機會，就將利用這件事來作爲反對緝私處職員的口實。現在，我想，霍金斯！你如果願意，我可以帶你一同走。」

我真心地感謝他的獻議，於是我們就步行回到鄰村，因爲所有的馬匹都在那里。當我把我的目的告訴了母親後，他們都已在馬上了。

「陶格，」鄧司先生說，「你的馬最馴善；讓這個童子騎在你的後面。」

當我上了馬，扭住了陶格的腰帶，緝私長就立刻發出號令，於是大家一同飛馳向李佛西醫生家中去了。



## 第六章 船長的文件

我們在途中走得很急速，一逕到李佛西醫生家的門口纔停馬。屋子前已統統黑暗了。

鄧司先生叫我跳下來叩門，陶格把馬踏鐙給我，讓我下來。我剛叩門，差不多同時候就有一個小姑娘來開門。

「李佛西醫生在家嗎？」我問。

據她說：他不在家；下午曾經回家一轉，此刻被大地主叫到宅邸去喫飯，就在那里過夜了。

「那末我們就到那里去，衆兄弟，」鄧司先生說。

這一次，因為距離較短，我並不上馬，只縋着了陶格的馬鐙皮帶，馳到宅邸的門房邊，

又從那里穿過了那條浴在月光中的落盡了樹葉的蔭路，來到了白色住宅與兩旁寬大的舊式花園相啣接的地方。鄧司先生就在這里下了馬，通報後，伴我一同進屋子去。

僕人領着我們穿過一條鋪地毯的走廊，請我們到那在走廊末端的大書齋裏去。書齋的四周列着一行行的書架，架頂上放着許多的半身像。地主和李佛西醫生手持烟管，分坐在明亮的火爐的兩旁。

我從不曾這樣接近地見過地主。他是個高踰六呎的長人，身圍恰好和長度相當，他的臉上有一種樸素豪爽的氣概，但因久經風塵，所以略帶粗率，紅潤和皺痕了。他的眉毛很黑，時常掀動，看去像是容易發怒似的，其實他脾氣很好，祇是有一點急性罷了。

「請進來，鄧司先生，」他說時神氣莊嚴而謙遜。

「晚安，鄧司，」醫生點了點頭說。「祝你晚安，傑姆小友。甚麼好風吹你們到這里來啊？」

緝私長直挺挺地站着，把他的故事像念書一樣地講了出來；於是那兩個人欠身地

互相望着，於驚奇與興趣中連煙也忘記抽了。當他們聽到了我的母親敢回至旅館，李佛西醫生竟拍着大腿，地主喊着，「好膽量！」而把他的長煙管打在爐柵上撞斷了。故事還沒有講完，屈里勞尼先生（你總會記得，這乃是地主的名字）已從座位中起來，在屋子裏往來闊步，而醫生則似乎要聽得清楚一些，已把那塗髮粉的假髮脫去，呆呆地坐着，露出他自己修短的黑髮，看去很是異樣。

後來，鄧司先生把故事講完了。

「鄧司先生，」地主說，「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至於踏死那個窮兇極惡的匪徒，我認爲是一樁功德無量的事情；像踏死個螻蛄一樣。這個童子霍金斯，我看是個很有膽識的人。霍金斯，可否請你按一下那個鈴？鄧司先生得喝一點麥酒哩。」

「正是傑姆，」醫生說，「你藏着他們所要尋找的東西吧，是不是？」

「在這里，先生，」我說着，就把那個油布的包裹遞給他。

醫生拿去端詳一回，似乎手指發癢，極欲把牠拆開來似地；可是結果沒有拆，卻默然

地把牠塞入外衣袋裏去了。

「地主」他說，「鄧司先生喝過了酒，自然還得幹公事去；但是我想把霍金斯傑姆留宿在我的屋子裏。我提議我們得設法些冷饅頭來，讓他當晚飯，你看好不好？」

「好的，李佛西。」地主說；「冷饅頭還不足以償霍金斯的功勞哩。」

於是一大個鴿肉饅頭拿來了，放在旁邊的桌子上，我正餓得像老鷹一樣，就痛快地喫了一飽，當時鄧司先生受着種種的讚譽，最後就辭別走了。

「我說，地主，」醫生說。

「我說，李佛西，」地主同時說。

「慢來，讓我先說，」李佛西醫生笑道。「我想，你曾經聽見過甫林德這個人吧？」

「聽見過！」地主說。「聽見過，你猜得一點也不錯！他是橫行海上的最殘忍的海盜。把黑鬍子（英國著名海盜——譯者）和甫林德相比，僅不過是個小孩子罷了。西班牙

人都非常怕他，我告訴你，先生，有時候我簡直因他是英國人而自豪呢。我曾經在離屈立

尼檀（南美洲的海島——譯者）不遠處，親眼看見他的中樁帆，我所乘的船上的那個鼠膽的飯桶船長，就把船開回——開回西班牙港（屈立尼檀島的首府——譯者）去了。」

「是的，關於他在英國的事情，我是聽見過的，」醫生說。「不過我要知道的是，他有沒有錢？」

「錢！地主說。『你沒有聽見過那故事吧？這些匪徒除了金錢外還想些什麼？他們除了金錢外，還留心着些什麼？他們之所以奮不顧身，除了金錢外，又爲些什麼？』」

「那是我們立刻就可以知道的，」醫生回答道。「不過你說得這樣地忽遽激昂，我連一句話也插不進來了。我要知道的是這個：假定我袋子裏有着甫林德藏金處的一些線索，那筆藏金會值得很多吧？」

「值得，先生，」地主大聲說。「會值得這樣：要是我們有了你所說的線索，我到布立斯托碼頭去備一艘海船，同你和眼前的霍金斯一起去，就是找一年，我也要找到這藏筆金。」

「很好，」醫生說。「我說，如果傑姆同意，我們就把那包裹拆開來；」說着他把牠摸出來放在桌子上。

那包東西是用線來縫着的，醫生只得從他的器械箱裏拿出他治療用的剪刀來，把線縫割開。其中包着兩件東西——一本書，和一帖密封着的文件。

「我們先來翻翻這本書看，」醫生說。

他揭開時，地主和我都從他的肩頭望過去，因為李佛西醫生會親切地叫我從方纔喫饅頭的那桌子邊跑過來，分享尋檢的趣味。在第一面上，祇是一些碎亂的塗抹，正像人拿起了筆，爲了無聊或練習而信手寫出來的一樣。有一句是與刺紋相同的，卽「畢爾蓬斯的愛物」；此外則還有「大副蓬斯先生，」酒完了，「他得到牠，在去帕姆冰墩不遠；」以及其他的許多胡亂的塗寫，其中大都是單字，看不出什麼意思。我禁不住心裏奇怪，所謂「得到牠」的人是誰，並且他得到的「牠」是什麼東西。也許是他背上受過刀砍吧。

「這裡看不出什麼來，」李佛西說時就把書翻了過來。

在以後的十一二頁，都登着很奇異的賬項，和普通的賬簿相同，每行中一端記着時日，一端記着錢數；但在這中間，本應記入項目的地方，卻代以不同數目的十字。例如一七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錢數七十鎊，顯然該屬於什麼人的，但是這裏的說明，卻只有六個十字的。確，在有幾處地方是必須記上地名的，例如，「卡拉加斯附近」。有時則記上了經緯度，例如，「六十二度十七分二十秒，十九度二分四十秒」。

這個記錄差不多接連記到二十年以上，各筆賬的數目，逐漸增大，到結尾，經了五六處加算的錯誤，終於合成了一筆很可觀的總數，旁邊又附加「蓬斯的私產」這幾個字。「對於這些，我一點頭緒都沒有，」李佛西醫生說。

「這事明瞭得和白天一樣，」地主大聲地說。「這本書是那黑心的畜生的賬簿。這些十字是代表他們所打沈的船與劫掠的城市的名稱。各筆錢數，乃是這匪徒的所分得的贓物，而在他恐怕有不明瞭的地方，你看，他就加添了幾個字，使牠明白。『卡拉加斯附近』譬如：你得知道，這裏就表示有某一艘船，是在離那個海岸不遠處被劫掠的。可憐啊，

駕船的人——想他們早已化成海底的珊瑚了。」

「對啦！」醫生說。「真不愧爲一個旅行家。對啦！你看，他的品級越增高，進賬也越多了。」

這書中此外沒有什麼東西，只在書末的白頁中記出幾處地點的方位，和一張法英西班牙三國貨幣的換算表。

「好精明的人！」醫生大聲說。「倒不很易與呢。」

「現在，」地主道，「我們來看看另一包看。」

這紙包上有好幾處地方蓋着指紋，以代印記；這指紋也許和我在船長的衣袋裏所尋得的相同。醫生小心地啓封，就落出了一張島的地圖來，圖中注明經緯度，海水的深淺，山丘灣港的名稱，其他關於要使船隻停泊於這海岸的安全處所各種詳情也一一記着。這島約有九哩長，五哩闊，牠的形狀，你可以說，像一條直立的肥龍，有二個雄壯的環抱陸地的海港，中央有一個小山，注着「望遠鏡」。還有幾處添注，是後來附加上去的；其中



有三個用紅墨水寫的十字——兩個在島的北部，一個在島的西南，在這西南角上的十字旁邊，同樣用紅墨水來寫着下面這幾個字：——「藏金大部份在此」字跡秀娟，和船長的那種東倒西歪的字跡，截然不同。

在圖的背面，用同筆跡添寫着這樣的線索：——

「望遠鏡山肩頭的高樹，其方位在北北東之北的一點。」

「骸骨島東南東微東。」

「十呎。」

「銀條在北方的地窖裏；你可以沿東部高地的傾斜面過去，離黑巖十尋處找得牠，那巖面正對地窖。」

「兵器是很容易找到的，在北海港口小岬北角的沙山中，其方位在正東偏北四分之一。」

「甫。」

所有的說明就是這一點；這些話雖很簡單，在我看來差不多是莫名其妙，然而地主和李佛西醫生看了，卻非常喜悅。

「李佛西，」地主說，「你好立刻把你的倒霉生意放下了。明天我就到布立斯托去。在三禮拜之內——三禮拜！——兩禮拜——十天之內——我們就可以選定最上等的船，和英國最有名的水手。霍金斯去做船上的聽差。霍金斯，你可以做一個得力的聽差。你，李佛西，你做船醫；我做總管。我們把雷特勒司，裘伊司，亨德等也同了去。我們將要一路順風，疾駛而去，容容易易地找得那地方，從此永遠可以有錢喫喝——坐擁巨萬——任意揮霍了。」

「屈里勞尼，」醫生說，「我願意同你去；我可以擔保，傑姆也願意同你去，而且對於這事會有相當的盡力。我所怕的只有一個人。」

「那人是誰啊？」地主大聲地說。「把那個狗東西的名字說出來，先生！」

「就是你，」醫生答道；「因為你的嘴最快。知道這地圖的不只是我們。今晚攻擊旅館的這一批東西——確是勇猛的亡命之徒，——以及其餘在那小帆船上的，還有許多，我敢斷定，在不遠處，全都不避艱險，決定要得到這筆藏金。所以在我們沒有出海之前，誰也不可單獨出外去。傑姆和我在這個期間將常住一處；你馳往布立斯托時，也須帶裘伊司和亨德同去，並且我們中始終不可有一個人把我們尋得的東西吐露出一字。」

「李佛西，」地主回答道，「你的話常常說得很有道理。我當竭力緘默得和墓地一樣。」

第二部 船上的廚夫

## 第七章 布立斯托之行

我們預備入海的時日，超過了地主的豫料，沒有一件事情，曾照了我們最初的計劃實行，就是李佛西也沒有把我同在他身邊。李佛西必須到倫敦去，找一個醫師來頂替他的職務；地主在布立斯托奔走不息；我則一直住在地主的宅邸裏，在老雷特勒司的監督之下，差不多像囚犯一樣，不過在這時候常常作航海的夢想，和奇怪的島嶼與冒險底最可喜的豫期。我往往在地圖邊接連作幾小時的沈思，對於地圖上的一切事項，我都小心地默記着。在管家室的火爐旁，我起了種種的空想，我似乎從各種可能的方向行近那個島；我偵察過這島面的每一處地方；我幾度爬上那個被稱爲「望遠鏡」的高山，而從這山頂上玩賞着最奇妙最變幻的景色。有時候島上密集着野蠻人，我們同他們格鬪；有時候我們周圍到處追逐着猛獸；但是在我的想像中，總沒有比我們實際的遭遇更奇

異更悲慘了。

這樣地過了幾個禮拜，有一天來了一封信，是給李佛西醫生的，信外添註着這樣的話，「如本人不在，可由雷特勒司湯姆或小霍金斯代拆。」遵照了這一句添註，我們就讀到了——或則毋寧說是我就讀到了，因為這圈人除了印板文字外，其餘的字跡是統統辨不清楚的——下邊的重要消息：

「親愛的李佛西：

「因為我不知道你現在是住在我宅邸裏還是仍在倫敦，所以我把這信抄來分寄兩處。

「船已買好預備好了，牠碇泊着只待起程。你永不會想像出比這更可愛的帆船——連小孩子都可以駕駛。——載重二百噸；船名叫希斯潘紐拉。

「這船的購辦，全藉我友布蘭特立的幫忙。他始終顯示出一個非常親切的

人這可欽的人替我像奴隸般的出力，而且當布立斯托的人風聞了我們航海的去向——我的意思是指藏金處——我竟可以說，個個人都肯替我効勞。」

「雷特勒司，」我停讀了信說，「李佛西醫生將要不喜歡那樣。地主畢竟把消息走漏了。」

「喝，誰有道理呢？」圍人不平地說。「我想，如果地主爲了李佛西醫生叫他不說而不說，那真是怪事了。」

我聽了這種話，就全拋了向他解釋的念頭，一逕讀下去：

「希斯潘紐拉是布蘭特立親自去找得的，仗了他的最可佩服的手腕，用最底的價格來購得牠。在布立斯托有一類人異常排擠布蘭特立。他們竟至於公然說這個老實人拚命要錢，希斯潘紐拉原是歸他所有，他用了法外的高價來賣給我——

非常明顯的中傷的話。然而其中沒有敢否認這船的價值。

「至今並沒有什麼障礙。大半的夫役——如裝配帆檣索具的工人等等——自然都遲鈍得使人心焦；然而再隔幾時，那事總可以解決了。使我煩躁的只有船員。

「我想恰好招足二十個人——使碰到土著，海盜，或可惡的法國人時，足以應敵——我爲這倒霉事費了許多心機，卻僅僅得到了六個人，直至後來忽交奇運，替我招來了我所要招的人。

「那時候，我正站在碼頭上，我完全出乎意外地和他接談了。談後，我纔知道他是個老水手，開着一引酒店，凡在布立斯托的航海人，他全都認識，他上陸後身體不適，很想找到一個像廚夫之類的優缺，以便再去航海。他說，那天早上，他是爲了要嘗嘗海洋的風味，所以踱到海濱來的。

「我是非常地感動——要是你做了我，也將要感動呢——純粹出乎憐憫的心，我就當場雇他做船上的廚夫。他的名字叫做雪爾福隆約翰，曾經失了去一條腿；



原來這是在不朽的霍克 (Edward Hawke, 1705-81 英國海軍大將——譯者) 的部下，爲國家出力而失去的，所以我倒把牠認爲是一種推薦狀。他沒有撫卹金，李佛西。試想我們所處的這可鄙的時代啊！

「那時候，我還以爲我只找到了一個廚夫。卻想不到竟從此發現了一大批的海員。雪爾福和我倆於不多幾天內就募集了一羣極壯健老練的水手——形相雖則難看，但是從他們的面貌上，可以看得出都是有堅毅的精神的人。我敢說，我們簡直能夠駕御一艘軍艦去作戰呢。」

「隆約翰竟至在我已經雇定了的六七人中剔出兩個。他不久就指示我說，那兩個是不慣於航海的生手，叫他們去參預重要的冒險，是不大妥當的。」

「我的身心都非常舒適，像牛一般的喫，像木一般的睡，然而我非待聽到了我的老練的水手們蹣跚在絞盤四周的足音時，總不會有一刻兒安心。入海去！寶貝算得什麼！我只醉心着海的光輝。所以，李佛西，現在請你趕快就來；如果你看重我，不要

有一小時的遲延。

「讓小霍金斯立刻伴同雷特勒司去看看他的母親；看後叫他們倆就急速來布立斯托。」

「一七××年三月一日，屈里勞尼約翰寄自布立斯托的老錨旅館。」

「再啓——我還沒有告訴你，布蘭特立說，如果我們於八月終還沒有下落，他將順便開一隻伴船來找我們。他曾找到一個勇壯的漢子來做船長——脾氣有點偏執，但是從其他種種方面看來，我認爲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雪爾福隆約翰找到了一個極能勝任的人做大副，那人的名字叫阿洛。我又有一個發號令的水手長，李佛西；所以這可愛的希斯潘紐拉號上的一切情形，將和戰艦上的格局一樣了。」

「我忘記告訴你，雪爾福是個有資產的人，據我所知，他有銀行存款，從不曾透支過。他留着他的妻子管理酒店；因爲他的妻子是一個黑人，所以他的再出航海，也

許不僅是爲了健康的關係，而更有嫌惡妻子的意思在，這種猜測在像你我這樣的  
一對老鰥夫說來，當可被原諒吧！

「屈約翰。」

「又再啓——霍金斯可以和他的母親住宿一宵。」

「屈約翰。」

我讀了這封信後的興奮，諸位是可以想見的。我驚喜得殆如在夢中。我有生以來最討厭的人，便要算是老雷特勒司湯姆了，他只是抱怨着，嘆息着。任何位置較低的困人，倒很樂於代行他的職務；但這樣卻不爲地主所喜，因爲地主的喜好，在他們中都像法律一樣。就是膽敢口出怨言的，也只有老雷特勒司一個人。

次日早上，他就和我步行到「彭保大將」旅館去。我看見我的母親身體壯健，精神煥發。那個爲長時間的不快的原因的船長，已到了「惡人止息攪擾」的冥土去了。所有毀壞的各物，地主都已代爲修理，而食堂，客廳等公共處所，和門前的招牌，也已漆刷一新。

此外又添了一些傢具——尤其是買來給我母親在酒欄中間坐的一把美麗的安樂椅。他又曾替她找了一個小童來作爲學徒，使她當我不在的時候，不虞乏人照料。

我從看了這小童之後，纔初次明白了我自己的地位。直到這時候，我始終想念着以前的冒險事業，全然忘記了我正要離去的家；現在，看見了這蠢笨的小童，在母親旁代替我的職務，我初次流着傷心的淚。我覺得我會把那個小童引入了慘苦的生活；因爲他對於這事是個生手，我很有機會去糾正他，叱止他，而我對於利用這種機會，又二點不敢怠慢。

一夜過去了，次日午飯後，雷特勒司和我又動身趕路。我向我的母親和我生來就住着的港口，以及可愛的「彭保大將」旅館——爲了牠已被漆刷過，所以已不像以前這樣地令人戀戀不捨了——一告了別。那個面着刀疤的船長，從前往往戴着豎邊帽子，挾着黃銅製的老望遠鏡，在海岸上傲然闊步的情形，最後又浮起在我心頭。不一會，我們已來到了轉灣角上，於是我的家就不見了。

向晚時，我們在雜草繁生的原野上，乘了在「喬治王」旅館前的驛車。我是擠在雷特勒司和一個肥胖的老紳士的中間。雖是在急速的震動與寒冷的夜氣中，我卻一定最初就朦朧欲睡，不久酣睡得像木頭一樣，一任車子翻山越嶺，一站一站地過去。等到我的後肋旁被撞而醒來，張眼看時，只見我們正停止在都市中的一幢偉大的建築物前，天色已破曉多時了。

「這是什麼地方？」我問。

「布立斯托，」湯姆說。「下車去罷。」

屈里勞尼先生所下榻的旅館，一直在碼頭上，因為他要監督帆船上的工作。這一段路，我們只好步行了。使我非常快意的是，我們的路須通過碼頭，而碼頭旁泊着無數大大小小，各式各樣，一切國別的船隻。有的船裏，水手在歡唱作工；有的船裏，許多人攀昇在我頭頂的桅檣上，懸垂着的繩束，細得像蛛網一樣。我雖然生平住在海岸邊，卻似乎以前從不會到過海邊。柏油與海水的氣味，好像是很新鮮似的，我看見了最奇異的船頭的妝飾

像，遠渡大洋而來。我又看見許多老水手，耳上帶着耳環，鬍鬚卷成小圈，背後垂着黑膩的辮髮，走着一種搖擺粗蠢的水手步調；就使我看見了同樣多的國王或大主教，我也不會有這樣的歡快吧。

然而我自己也要去航海；乘了大帆船，和一個正式的水手長，與許多拖辮子的歡唱船歌的海員一同去航海；爲了要開到一個未知的島上，找尋藏金而去航海！

當我還在這樣的可喜的幻想中時，我們突然到了一個大旅館的門前，和地主屈里勞尼相遇了，他穿着深藍色的外衣，宛然像一個海軍職員，面上露着笑容，從大門中跑出來，很酷似地模倣着水手的步調。

「啊，你們來了，」他大聲地說，「醫生昨夜已從倫敦來到這裡。好極！所有的船員全到了。」

「喔，先生，」我說，「我們什麼時候開船呢？」

「開船！」他說。「我們明天就開！」

## 第八章 在市招叫「望遠鏡」的店中

我喫了早餐，地主叫我去送一封信，給在市招叫「望遠鏡」的店中的雪爾福約翰，他告訴我，這地方是很容易找到的，只要沿碼頭過去，仔細留心着一引用一個很大的黃銅望遠鏡來做招牌的小食宿店。我暗喜有再看見些船泊和海員的機會，就動身走了。那時正值碼頭上最熱鬧的時候，我擠在人羣，車輛與貨件的中間，取道前進，直至我找到了上面所說的食宿店。

那是一處夠漂亮的小酒館。招牌是新近髹漆的；窗前懸着紅色的整潔的簾幕；地上綺麗地敷着細砂。屋子的兩側都靠街道，每側各有大門開着。所以其中的寬大而低矮的房間，雖則是煙氣迷濛，望進去卻十分清晰。

主顧大部分是船員；他們談話得非常高響，我徘徊在大門前差不多不敢進去。

我正在等待時，忽有一個人從側室裏走了出來，我一望之下，就斷定他是隆約翰。他的左腿齊股部截去，左脇下撐着一根拐杖；這拐杖他運用得異常靈巧，撐了跳走着像飛鳥一樣。他的身軀雄偉壯健，面孔大得猶如臀部——顏色平凡蒼白，卻露出聰慧和笑容的確，他似乎非常高興，一面在嘴裏吹噓作響，一面在食桌間跳來跳去，見了比較相熟的客人，就說一句趣話，或在肩頭一拍。

老實說，我初次接到了地主屈里勞尼的信，見其中說起隆約翰的事情，便耽心他恐怕就是我在「彭保大將」老旅館中留心得很長久的獨脚航海人。但是我一看見當前的那個人，就安心了。我曾經見過船長，黑狗和盲子皮武，我想我很知道海盜的狀貌。所以據我看來，這海盜比之這個衣冠整潔，氣質歡快的店主，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我立刻放膽跨進了門檻，一逕走到那個人站着的地方，那時他正倚着拐杖，在和一個客人談話。

「你是雪爾福先生嗎？」我問，把信拿了出來。



「是的，孩子，」他說：「這正是我的名字。你是誰啊？」接着他看見了地主的信函，看着他似乎表示出一種差不多是驚愕的樣子。

「喔！」他大聲地說，伸出了他的手，「我知道了。你是我們船上的新聽差；我看見你非常快活。」

於是他把我的手，握住在他粗大的堅固的掌握中。

正當這個時候，右首有一個客人，突然立起來向門邊溜走。那扇門很近他的座位，所以轉瞬間他已經跑到街上去了。但是他的匆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一瞥眼，就認識了他。這就是那個最初來「彭保大將」旅館的臉色蒼白，手缺兩指的人。

「喔，」我叫道，「追他回來！這是黑狗！」

「我管他是誰，」雪爾福大聲道。「總之，他沒有付過賬。哈雷，跑去捉住他。」

站在門邊的另一個人，就跳起來追了上去。

「就使他是霍克大將也得叫他付賬，」雪爾福叫道；然後他放了我的手——「你

說他是誰？他問。「黑什麼？」

「黑狗先生，」我說。「屈里勞尼先生沒有告訴你關於海盜們的事情嗎？他就是其中的一個。」

「原來是這樣嗎？」雪爾福高聲地叫道，「這畜生竟在我的店裏培恩，你跑去幫哈雷的忙。他竟是個歹人莫根，是你同他在喝酒嗎？跑過來。」

叫莫根的那個人——一個頭髮灰白，顏色櫻黑的老水手——嚼着他的烟塊，很忸怩地跑近前來。

「噲，莫根，」隆約翰很嚴肅地說：「你以前從沒有看見過那個黑——黑狗，是不是？」

「沒有見過，先生，」莫根說着，行了個禮。

「你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

「不知道，先生。」

「神明在上，莫根湯姆，你這樣是最好！」店主大聲地說。「要是你曾經和那類東

西交接，你從此就休想再踏進我的屋子裏來，你記好。他方纔在對你說些什麼話？」

「我不大清楚，先生，」莫根回答道。

「你肩胛上的是一個頭呢還是一具三眼滑車？」隆紉翰厲聲道。「不十分清楚，你說！也許連你在對什麼人講話都不大清楚吧，哼？那末，他在喃喃地說些什麼話——航海哩，船長哩，船哩，快說！那些是什麼話？」

「我們是在講船底潛水的刑罰。（從前荷蘭和英國海軍中施於重罪人的刑罰，其法，用繩縛住了犯人的身體，將他潛入水中，從船頭曳至船尾，或從一舷曳至他舷。——譯者）」莫根回答道。

「你們在講船底潛水的刑罰嗎？這東西對於你們真是非常的恰當。笨蟲，你且回原座去，湯姆。」

當莫根走回他的原位時，雪爾福就又和我輕聲密語，據我看，很有一點奉承的神氣：「莫根湯姆真是一個老實人，只是笨一些。現在，」他的聲調又響了起來，「讓我們

想想看——黑狗哦，我不知道這個名字，我不知道。不過我似乎像——是的，我曾經看見過這個壞蛋。他時常同了一個盲丐到這里來，他時常來。」

「不錯，那是一定的，」我說。「那個盲丐，我也知道。他的名字叫皮武。」

「是嗎？」雪爾福十分興奮地叫道。「皮武那一定是他的名字啊，果然！他看去像是一個奸猾的人。要是我們現在能夠捉住這個黑狗，船主屈里勞尼聽見了必定驚異不置。培恩是個善於賽跑的人；沒有幾個海員能夠跑得像培恩這樣快。神明在上，他定會敏捷地追獲他。他不曾講到船底潛水的刑罰嗎？我就來叫他嘗嘗這種滋味。」

當他流利地說出這些話時，他始終撐着拐杖，在這店間裏拐來拐去，用手敲着食桌，顯出很興奮的樣子，好像要去說服中央刑事裁判所裏的一個法官，或警察所裏的一個探長似地。在「望遠鏡」酒店中找到了黑狗，我的疑心又完全恢復了，我很細心地注意着這廚夫。不過他是太奸猾，太機敏，太幹練，我倒底看不出什麼來，等到那兩個人氣喘喘地回來，說他們在人羣中失去了黑狗的蹤跡，而被像賊一般地斥罵了時，我早願意保證

雪爾福隆約翰的誠實。

「呃，霍金斯，」他說，「像我這樣的老實人，碰到這種事情，真是太殘酷了，是不是？船主屈里勞尼聽見了，正不知道將怎麼樣想？這個可惡的畜生坐在我的店裏，喝了我的酒！你跑來對我說明了；而我卻戳瞎了眼，放他從我們身邊逃走了！呃，霍金斯，請你在船主跟前替我說幾句公道話啊。你雖是一個小孩子，可是你玲瓏得像油畫一樣。這個，你一跑進門我就看得出來。原因是：我撐了這根破木條一蹶一跛，叫我還有何法子好想？如果我是個身壯力強的頭等水手，我早已容容易易地追上他，立即將他拿住了；不過現在——」

然後，他突然止住了話頭，眉頭一蹙，像是記着了什麼東西。

「酒錢！」他突然叫道。「三杯酒，唉，糟糕，我怎麼忘記收了我的酒錢！」

說着，他坐倒在一張凳子上，笑得淚流被面。我忍不住也跟着一同笑了起來，哈哈拉拉，直笑得店間裏發出回響。

「唉，我是一個多麼不中用的老水手！」末了他說，拭着他的臉。「我和你將要要好

起來，霍金斯，因為我可以立誓，我將要降級去做船上的聽差，不過，現在我們好預備來走了。欺瞞着是不行的。公事公辦，小友。讓我來帶上我的豎邊帽子，和你一道到船主屈里勞尼跟前，把這裡的事情告訴他。因為，小霍金斯，你得記好，這是很嚴重的事；你我都不能擺脫那我竟敢叫牠做聲譽的東西。恐怕你也想到你是擺脫不了的吧；做事不幹練——你我倆沒有一個是幹練的。啊，糟糕，我的酒賬沒有算，真是大上其當。」

說着他又笑了起來，笑得非常真切，我雖不明白他所認為可笑的地方，卻也勉強地又加入了他的歡笑。

當我們沿碼頭小步時，他顯出一個最有趣的同伴，他告訴我關於我們途中所見的種種船隻的事情，牠們的艤裝，噸數，和國籍；說明進行中的一些工作——如何卸貨，如何裝貨，如何開船；又時常對我說起關於船隻或海員的一些逸話，或反覆說明一種航海界的俗語，直至我完全明白。我這纔知道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船友。

當我們到旅館時，地主和李佛西醫生坐在一起，他們趁未到帆船上去檢閱之前，喝

完了一夸脫的淡麥酒，以爲預祝。

隆約翰振作精神，完全根據了實情，把這故事從頭至尾地說了出來。「那就是這個樣子的，呢，霍金斯，你說是不是？」他不時這樣地說，於是我就常常替他完全證實。

這兩個紳士很以黑狗的脫逃爲憾；但是我們大家都覺得那也沒有辦法。隆約翰受到了幾句稱讚後，就拿着他的拐杖告別了。

「全體人員都須於這個下午的四點鐘一律上船，」地主從雪爾福背後高聲叫道。

「是，是，先生，」廚夫在廊下大聲回答。

「好，地主，」李佛西醫生說。「在大體上我不十分相信你的行事；不過我覺得，雪爾

福約翰這個人，卻很合我的意思。」

「那是一個十分靠得住的人，」地主說。

「現在，」李佛西醫生又說，「傑姆可以和我们一同上船去，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地主說，「戴上你的帽子，霍金斯，我們要去檢閱帆船了。」

## 第九章 彈藥與武器

希斯潘紐拉停在離岸略遠處，我們從其餘的許多船上，通過了船首的裝飾像下，兜過了船尾，向前進行。這些船的錨索有時候擦着我們的船底，有時候搖盪在我們的頭頂。然而我們終於行近了船邊，當我們踏上甲板時，就碰見大副阿洛先生行着禮來歡迎我們。他是一個膚色黧黑的老水手，耳上帶着耳環，眼睛有一點斜視。他和地主是非常地親密和友好，不過我立刻見到在屈里勞尼先生與船長間的情形，卻並不相同。

這船長是一個容色嚴厲的人，他好像對船中的一切事情都不很愜意，而即將向我們大發牢騷似地。我們一到了房艙中，就有一個水手跟了過來。

「先生，司莫萊脫船長要找你講話，」他說。

「我是常常在等待着船長的囑咐。請他進來，」地主說。



船長緊跟在來人的後面，當即跑了進來，把門兒闔上。

「噲，司莫萊脫船長，你有什麼指教？我希望一切都已舒齊；想必諸事端整，可以航行了吧！」

「哦，先生。」船長說，「縱使有唐突之處，但我以為還是直說的好。我不喜歡這次的航行；我不喜歡那些船員；我也不喜歡我的大副。這是簡明爽快的話。」

「也許你還不喜歡這帆船吧？」地主問，非常生氣的樣子，我能夠看得出來。

「我沒有見牠試行過，對這點我不能說。」船長道，「這船就外貌而論，似乎很可用；此外我卻不能斷定了。」

「那末，也許你會不喜歡你的雇主吧？」地主說。

但是李佛西醫生在這裡插進了話頭來。

「慢來，」他說，「慢來。像這樣的問題是沒有用的，徒然引起了惡感。船長的話說得很含混，不是太嚕囀，就是太簡單。我不得不請他把他的話解釋解釋明白。你說你不喜歡

這次的航行。那末，爲什麼呢？」

「我是接着我們所謂的封緘命令，（海陸軍或其他官場中所行的密封令狀，非至特別時機，不能拆視——譯者）而把這船開到這位先生所要到的地方。」船長說，「那樣本來是很好的咯。可是現在，我看船上的每一個普通水手，都比我懂得多。那種情形我以爲是很不公平的，你說是不是？」

「是的，」李佛西醫生說，「是不公平的。」

「其次，」船長說，「我知道我們是去探寶——這是我從我自己的部下聽來的，你記好。現在，探寶是一件冒險的事情；我無論如何不喜歡這種探寶的航行；我尤其不喜歡的是，這種航行原應嚴守祕密——請屈里勞尼先生恕我唐突——現在卻去把這祕密對鸚鵡說了。」

「雪爾福的鸚鵡嗎？」地主問。

「這是一種比喻的說法，」船長道。「我的意思是指洩漏了祕密。我相信你們兩位

都還不會知道你們所處的情形；但是我可以把我的看法告訴你們——生死存亡，聞不容髮。」

「那都是很顯然的，並且我敢說是千真萬確的，」李佛西醫生說。「我們冒了險；不過我們還不至於像你所想的這樣朦朧。再者，你說你不喜歡那些船員。他們不是很好的水手嗎？」

「我不喜歡他們，」司莫萊脫船長回答道。「你若說到這個，我想，我當初最好自己來選擇我的部下。」

「也許是那樣的好，」醫生答道。「當初屈里勞尼先生雇船員的時候，最好有你在場；不過這種疏忽——萬一有疏忽的話——並不是故意的。你不喜歡阿洛先生嗎？」

「我不喜歡。我相信他是一個好的海員；不過他和部下過於狎暱，不能做一個好的大副。一個大副應該守着做大副的身分——不應該和普通水手們在一塊兒喝酒！」

「你嫌他喝酒吧？」地主大聲道。

「不，我不嫌他喝酒；」船長答道，「我只嫌他過於隨俗了。」

「那末船長，實情就是這樣吧？」醫生問道。「告訴我們，你以為應該怎麼樣辦理。」

「哦，你們決定要進行這次的航海嗎？」

「堅決得和鐵石一樣。」地主回答道。

「很好，」船長道。「你們既然耐心地聽我說這種漂渺無憑的空話，那末就請再聽我幾句話。他們把彈藥和武器都放在前艙裏。現在，你們在房艙底下有着很好的地方，爲什麼不把這種東西放在那里呢？——這是第一點。還有，你們身邊帶着四個自己的心腹人，然而他們對我說，其中有幾個要睡在前艙。爲什麼不叫他們睡在這房艙旁邊呢？——這是第二點。」

「還有嗎？」屈里勞尼先生問。

「還有一點，」船長道。「就是祕密已經洩漏得太多了。」

「真是太多了，」醫生同調地說。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所親自聽得的話，」司莫萊脫船長繼續地說：「據說你們有一張海島的地圖；地圖上注着十字，表示藏金的地方；那個海島是在——」然後他說出了這島的經緯度來，說得非常準確。

「我從沒有向人說起過！」地主叫道。

「不過我的部下卻都知道這件事，」船長回答。

「李佛西，這一定是你或霍金斯說的，」地主高聲地說。

「說的人是誰，無關緊要，」醫生回答道。我能夠看出，他和船長對於屈里勞尼先生的仲辨，都不十分看重。自然，我也不同意地主的話，他是一個很饒舌的人；不過在這個場合，我卻相信他的確是不錯的，因為誰都沒講過這海島的位置。

「好，」船長繼續地說，「我不知道這地圖是在誰的身邊，不過我主張，這必須放在一處很祕密的地方，就是我和阿洛都不應該知道。要不然，我就請你讓我辭職。」

「我明白了，」醫生說。「你要我們把這事守祕密些，嚴密地防備帆船的艙部，叫屈

里勞尼先生的自己人去固守着，並且把船上所有的武器與彈藥都放在那里。換一句話說，你是怕有什麼叛變發生。」

「先生，」司莫萊脫船長說，「我並不是有意頂撞；我不承認你有強我說合於你的意見的話的權利。一個船長如果有充分的理由來預測這種叛變，他就決不應該入海去。至於阿洛先生，我相信他是十分正直的；水手中也很有幾個同樣是忠實可靠的人；或者所有的人全都靠得住，也正難說。不過我是負着保護帆船的安全和船上一切人員的生命的責任。據我的眼光看來，我覺得事情有些不妙。所以我請你加以某種警戒，否則就讓我辭去職務。我的話是盡於此了。」

「司莫萊脫船長，」醫生微笑地說，「你曾經聽見過大山與小鼠的寓言嗎？（伊索寓言：某山忽然震動發聲，鄉人聽見了，都驚異地前往探視，以為大禍將至，不料跑出來的卻祇是一隻小鼠。——譯者）我想你定會恕我的失禮，我要請你記着那個寓言。你到這里來時，我深信你一定想到了比這更重要的事哩。」

「醫生，」船長說，「你的眼光是很銳利的。我到這里來時，我就想辭職。我不在乎屈里勞尼先生聽不聽我的話。」

「我決不再聽你的話，」地主大聲地說。「要是李佛西不在這里，我早就叫你滾蛋了。就事實而論，我已經聽了你的話。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不過我總看你不起。」

「那只好悉聽你了，」船長道，「你將來總會明白，我是盡我的職分。」

說着，他就動身走了。

「屈里勞尼，」醫生說，「出我意料之外，我相信你終於羅致了兩個正直的人到船上來——就是這船長和雪爾福約翰。」

「你稱讚雪爾福到還近情，」地主高聲地說，「至於那個討厭的騙子，我以為他的行為沒有丈夫氣概，沒有水手氣概，更完全沒有英國人的氣概。」

「好，」醫生說，「我們將來看罷。」

當我們往甲板上時，船員們已在動手搬出武器與彈藥來，一面工作，一面吆喝着，

而船長和阿洛先生都在旁邊監督。

這種新的佈置，很合我的意思。帆船全體都被檢點一過；最初在中艙後部的六個鋪位，都移置船尾；這一組艙房，只有靠左舷的一條裝梳櫥的過道，連絡船廚和前甲板下的水手的房間。這六個鋪位本來是給船長阿洛先生，亨德，伊司，醫生，地主睡的。現在，雷特，勒司和我佔據了其中的兩個，阿洛先生和船長去睡在艙房升降口的上甲板處，那里兩邊已被擴大，你差不多可以叫牠做甲板艙房了，當然，那里依舊是很低矮的；但儘有敷設兩張弓牀的餘地，對於這樣的佈置，似乎連大副也很歡喜。恐怕連他也疑心過水手們，但那只是一種猜測；因為你們將來自會分曉，我們不久就心服地感戴他的意見。

當我們爲了遷移彈藥和鋪位，都忙碌地在工作的時候，隆約翰伴同着最後的一二個船員，乘在小艇裏來了。

這廚夫從船側跳上來，敏捷得和猿猴一樣。他一看見這種情形，就說道，「咳，夥計們！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正在搬運彈藥，約翰。」一個人回答道。

「唉，糟糕，」隆約翰叫道，「要是這樣，我們將趁不着早潮了！」

「是我的命令！」船長簡短地說。「你可以到下邊去。船員們要喫晚飯哩。」

「是，是，」廚夫回答說；然後他行了舉手禮，立刻走向他的廚房裏去了。

「那是個可用的人，船長，」醫生道。

「也許是吧；先生，」司莫萊脫船長答道。「諸位不妨從容一點——從容一點好了。」他又對搬運彈藥的人說；然後，他突然看見我正在視察我們運到帆船中部的一個九磅礮的迴旋軸——「噲，你船上的聽差，」他大聲道，「走開！你到廚夫那里去找些事情來做。」

當我趕緊跑開時，我就聽見他大聲地對醫生說——

「我的船上不容有寵倖的人。」

我確實和地主的想法一樣，深恨這船長。

## 第十章 航行

那晚我們整夜地忙碌着把各物整理好來，地主的朋友，如布蘭特立等，都乘着小船，過來祝賀他航行順利和安然地回來。在「彭保大將」旅館中時，我從沒有一晚做了及此一半的工作；等到天色將明，水手長吹着口笛，船員動手安上絞盤機的橫柄，正待起錨的時候，我是非常地疲乏了。然而我即使加倍地疲乏，也不肯離開這甲板；我對於一切事情都覺得新鮮有味——簡單的命令，尖銳的笛聲，和在船燈的微光裏往來忙碌着的衆人。

「噲，油抹布，替我們唱一隻歌」一個叫道。

「就是那個老調罷，」另一人大聲說。

「好，夥計，」站在旁邊支着拐杖的隆約翰說後，就破聲唱出了我所熟知的音調及

歌詞：——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然後所有的船員一同和唱道：——

「嗜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在唱到第三個音節「呵」字時，大家就拚命把橫柄拉了過來。

就是在那個激昂興奮的時候，這首歌還使我立刻回想到在「彭保大將」旅館中的情形；我似乎聽見船長的聲音，混雜在這合唱中。但是不久，那鐵錨突然卷了起來；不久，錨已懸在船首，不住地滴着水點；不久，帆開始孕飽了風，陸地與船舶在兩邊急速地飛過；未及我躺下來作一小時的微睡時，這希斯潘紐拉早已在向寶島去的航行中了。

關於這次的航行的詳細情形，我不想多寫。這是一次很平安的航行。船被證明是很可用的船，船員都能幹勝任，而船長也很知道盡職。但是在我們行抵寶島之前，還有二三件意外的事情，是必須說明的。

第一，阿洛先生變得比船長所設想的更壞了。他對部下沒有指揮的權力，所以部下

在他面前非常放恣。但是那也不算得最壞；在航行一兩日後，他露着矇矓的眼睛，紅紅的臉孔，彎捲的舌音，和其他酗酒者的記號，出現在甲板上。幾次幾次他被叫下去申斥着。有時候，他倒在地上自怨自艾；有時候，他整天價躺在艙房升降口一邊的他的舖位裏；有時候，他在一兩天裏差不多完全戒絕了酒，勉力留心着他的職務。

在那個時候，我們總想不出他的酒是從哪里來的。那是船中的大秘密。我們隨隨便便偵視他，無從解決這個秘密；當我們覲面問他時，要是他喝了酒，就只是哈哈地大笑，要是他在很清醒時，就嚴正地否認說，除了清水外什麼都沒有喝過。

他非但不配做一個大副，而且還給部下以一種不好的影響，不過這是很顯然的，照這樣地下去，他必定就會自討死喫；所以當一個大風浪的黑夜，他全然失蹤，並且從此不再看見時，竟沒有一個人覺得奇怪，也沒有一個人覺得悲痛。

「掉在水裏了！」船長說。「也好，那倒省得將他拘起來了。」

不過這麼一來，我們就陷入了無大副的狀態；這樣自然有擢升起一個人員來的必

要。水手長安德生佐勃是船上的最相當的人物，他雖然依舊保持他原來的稱號，卻又兼管着幾乎像是大副的職務。屈里勞尼先生曾經到過海上，他的航海的知識，對於他很有用處，因為在天氣半晴的時候，他常常親自去視察。舵手漢茲伊斯累爾是一個謹慎、老猾、有經驗的海員，在緊急的時候，差不多什麼事都可以託付他去辦理。

他是最心許雪爾福隆約翰的一個人，所以一提起這個名字，使我自然而然地說到我們船上的廚夫，即人家叫他做油抹布的那個人。

他在船上，用一根短索來把他的拐杖套住在頭頸裏，使兩手都能自由地動作。這是很有一點意思的：去看他把拐杖的一端挂在艙壁下，然後支住了身體，一任船身的震盪，料理着烹庖的事情，像在安全的陸地上一樣。更奇怪的是，看他在天氣險惡的日子橫行過甲板去。他在那里裝着一兩條繩索，用來幫助他橫過廣闊的場所——這種繩，人家叫他做隆約翰的耳環；他老是在走來走去，有時用拐杖，有時吊住繩索，拖了拐杖，快得和別的能走的人一樣。然而有幾個從前曾經和他一同航海過的人，還憐惜他已太受殘損了。

呢。

「油抹布，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舵手對我說。「他在少年時代曾經受過好的教育，留了點心，便能說很漂亮的話；他很有膽量——獅子當前，在隆約翰直如無物！我見過他擒住了四個人，揪着他們撞頭——那時他是赤手空拳的。」

所有的船員都尊敬他，甚至於都服從他。他有對各人說各樣話和交好於無論什麼人的本領。對於我，他永遠是異常地親切；常常歡迎我到廚房裏去，這廚房，他整理得和一隻新的針兒一樣；碗碟刷亮了懸挂在上邊，他的鸚鵡的籠吊在壁角裏。

「走來，霍金斯。」他總是說：「來和約翰談談海上的奇聞罷。誰都沒有像你這樣的喜歡，孩子。坐下來，聽我講。這是甫林德船長——我這鸚鵡依照着著名的海盜取名，所以叫甫林德船長——這鸚鵡預言我們這次航海的成功。你是不是這樣說，船長？」

於是這鸚鵡就非常急速地說，「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直至你疑心她大約是爲了喘不轉氣來，或是直至約翰把他的手帕擲在籠上，纔算閉口。

「呃，那隻鳥，」他就說，「恐怕有兩百歲了罷，霍金斯——這種鸚鵡的生命，大都是很長的；除了惡魔自身外，誰都不曾比她看見更多的罪惡。她曾經和殷格倫，那個著名的海盜殷格倫船長，一同航海。她曾經到過馬達加斯加（印度洋中的海盜根據地——譯者）到過馬萊巴（印度的西南海岸——譯者）以及蘇里能（即荷屬幾內亞——譯者）和普洛維頓司（Old Providence, Nicaragua 東海岸的島名；New Providence, Bahama 諸島之一——譯者）波托培洛（巴拿馬海峽東岸的荷蘭領港）她曾經參與過打撈那滿載着銀幣的沈船。在那里，她學得了『西班牙銀幣』並沒有什麼希奇！船中共有西班牙銀幣三十五萬，霍金斯當哥阿港外劫掠印度總督號時，她也曾在場；你看她總以為她是一個嬰孩。然而你已幾經礮火——是不是，船長？」

「好預備來出去了，」鸚鵡叫道。

「啊，這傢伙真厲害，這傢伙，」廚夫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塊糖來給她，然後這鳥兒就啄着籠側，不絕地詈罵，她出言的粗俗，真使你不能相信。「哦，」約翰接着說，「近來則

赤，近墨則黑，孩子。我這可憐的愚癡的老鳥兒怪會罵人，而且你可以斷定是不會再學好來了。我竟可以說，就是常牧師面前，她也同樣會破口罵人的。」約翰一說到牧師時，就嚴肅地舉手觸額，表示着尊敬的意思，這使我想到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就在這個時候，地主和司莫萊脫船長間還是各不相容。地主在言行上露骨地表示了出來；他很輕視船長。在船長這方面，則常常不露聲色，可是一開口，就總是些尖利、簡短和冷淡的話，沒有一個字是浪費的。當他被迫切地追問時，就自認似乎對於水手曾經有冤枉的地方，其中有幾個敏捷得和他所期望的一樣，並且所有的人都很能盡職。至於那艘帆船，他非常喜歡牠。「駕這艘船行駛於逆風中，倒比一個男子合理地責望他自己的髮妻來得容易呢。不過，」他就接着說，「我總結一句話，我們是不能再回家鄉去了，並且我不喜歡這次的航海。」

地主聽了這種話，總是掉轉身來，在甲板上躡來躡去，突着下頷，兀自生氣。

「那個人如果再多囁嚅，」他老是說，「我就要發作了。」



我們曾經碰到了好幾次的暴風，這祇是證明了希斯潘紐拉號的優良的特質，船中的人似乎都很滿足。要不然，他們一定是難以稱心的人了；因為照我想來，自從挪亞（世界最初的航海者，事見創世紀第七章——譯者）入海以來，從沒有一艘船上的船員是這樣放恣的。藉了些微的口實，就暢飲着濃酒；在平常日子，譬如說，地主若是聽見了某日是誰的誕生日，就都有葡萄酒；一桶的蘋果常常開着蓋放在中部甲板上，以便喜歡的人自行取食。

「變出來決不會是好花樣的，」船長對李佛西醫生說。「姑息了水手，定會僨事。那是我深信的。」

不過，讀者就可聽見好花樣卻偏從蘋果桶裏變出來了；因為要不是這樣，我們將得不到警告，也許大家都已被謀叛者所殺害了。

經過的事實是如此。

我們本來是向赤道方面去，跟了貿易風，以期趁着我們欲達的海島的風向——在

我的允許限度內，我不能夠說得更詳細了——的，現在卻離了赤道，日夜小心地守望了向島上進行着。就最寬的預計，這大約是在我們去航的最後一日！在那晚的某時，至少在次日的正午前，我們定會望得見寶島。我們的船正在向南南西的方位進行，徐徐的微風吹在船的橫樑上，海面非常平靜。希斯潘紐拉號的船首的突梁，時時掠着水面，浪花飛濺，穩定地搖盪前進。上下各帆都孕飽了風；船友一個個都精神煥發，因為現在我們差不多已完畢我們冒險的第一步了。

恰好在日沒以後，當我一切的工作已經終了，正要走到我的寢所去時，忽然我想去拿一隻蘋果來喫。我就跑到了甲板上。巡夜的人，都在船首守望着那個海島。舵手正在留心着掉餞，獨自不住地輕輕吹噓；除了海浪打在船首及兩舷的波音外，所能聽見的，就只有這噓聲了。

我全身跳進蘋果桶裏，卻發現那里一隻蘋果也不剩了！於是我就在這黑暗的桶裏坐了下來，但是一半爲了波浪的聲音，和帆船的搖動，正使我入於似睡未睡時，忽有一個

肥重的人在近旁很響地撲拓一聲坐了下來。他的肩胛靠在桶上，桶身就各篤各篤地搖動，而當我正想跳出這桶來時，那人卻開口說話了。那是雪爾福的聲音，我聽不了十來句話，我就何論如何不肯走出來了，只是輪在那里，於極端的恐怖和好奇中顫慄着，竊聽着；因為我從這十來句話裏，我明白船上的所有的正直人的生命，全懸在我一個人的身上。

## 第十一章 我在蘋果桶中所聽得的消息

「不，不是我，」雪爾福說：「船長是甫林德；我因為裝着木腳的緣故，所以做舵工。就在我失去一腿的那一次排槍中，老皮武也失了明。替我切腿的人，是一個上手的外科醫生——由什麼大學等地方出身——精通拉丁語，以及其他各種的語言，但是他在柯騷要塞（Corso Castle，在非洲西部，近Gold Coast——譯者）像狗般地被絞了首，和其餘的同伴們一樣地曝屍在刑場上示衆。他們都是洛勃脫（海盜領袖——譯者）的部下，這種倒運事情全是由於改變了船名而惹出來的禍殃——什麼洛耶爾福靖號哩，以及什麼什麼號哩。所以我說，一隻船定了名，就永遠讓牠叫這個名字。凱勝特拉號是用這種辦法的，所以在殷格倫攻取了印度總督號以後，帶我們從馬萊巴安然地回來；甫林德的老船瓦勒斯號也用這種辦法，我見到這船殺氣騰騰，滿染着鮮紅的血，載金之重，幾乎

要把船身壓沈哩。

「啊！」另一個聲音叫道，那是船上最年輕的水手，顯然存着欽羨的意思，「海上英雄中的花，要算是甫林德了！」

「一般人都說，寶維思不愧是個好漢，」雪爾福道。「我從不會和他同航過；我最初跟了股格倫，後來跟着甫林德，我的經歷便是如此；這次可以說是我自己的活動了。我已從股格倫那里太太平平地儲了九百金鎊，從甫林德那里積蓄了二千金鎊。這一筆錢，對於一個普通水手總算是不壞了——都穩妥地存放在銀行裏。相信我罷，錢並不是賺起來的，卻是省下來的。股格倫的部下，現在都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甫林德的呢？啊，大部分都在這船上，可憐他們如今見了葡萄糕就都樂不可支——有幾個，以前還曾行乞過哩。瞎了眼的老皮武，真應該自愧，一年花了一千二百金鎊，像議院中的闊老一樣。他現在到哪里去了呢？唉，他現在是死了，見閻王去了；但是在死的前兩年，真該死！他是在捱餓。他乞食，他偷東西，他殺人，結果還是沒有飯喫，我的天！」

「可見這種勾當畢竟是發不來財的。」年輕的水手說。

「你可以相信，這在笨蟲是發不來財的——然而在笨蟲，不論做什麼事都是那樣的。」雪爾福高聲道：「不過，你聽我說：你年紀雖小，卻玲瓏得和油畫一樣，這個，我一看見你就知道，所以我要當你成人這樣地和你講話。」

當我聽見了這個可惡的老匪徒，用了他曾經對我說過的同樣的讚諛話來對另一個人說時，讀者總可以想見我的感想。我暗自轉念，要是我能夠，我定會從桶中跳起來把他殺了。正當那個時候，他又續說下去，毫不想到有人在竊聽他。

「這是關於冒險君子的話。他們過着粗俗的生活，冒着絞罪的危險，但是他們的飲食好像鬪鷄一樣，當他們經了一次航海，啊，他們袋子裏的幾百個小錢，就變成了幾百個金鎊。到了這種時候，大部分的金錢就都花在酒色上面，結果還是穿着短衫再入海去。但是我卻不取那種辦法。我把這種錢統統存貯了起來，這裡放些，那里放些，爲了怕人家猜疑起見，沒有一處存得很多的。我是五十歲的人了，你記好；這次航行一回來，我就要決然

改作君子人。你也許要說，來日也還不少哩。啊，不過我近來安逸慣常了；心裏要什麼，從沒有自己遏制過，天天睡得舒服，喫得甘美，但是在海上卻不能夠。你想我開頭怎麼樣呢？一個普通的水手，正和你一樣！」

「哦，」另一個說，「不過此外的錢現在已統統到不來手，是不是你在這次航海後，將不敢在布立斯托露面了。」

「你猜想我這些錢是在什麼地方？」雪爾福帶着嘲諷的口調問。

「在布立斯托的銀行裏，和什麼店鋪裏咯，」他的同伴答道。

「不錯，」廚夫說，「當我們開船的時候，這些錢確是在那種地方。不過在此刻，我的老婆已統統取到了手。『望遠鏡』店是連租契，招牌，裝璜等一起盤掉；而我的妻子已離開這地方，出來等候我了。我很信託你，可以把她避居的地方告訴你；只怕我說了出來，會惹起船友中的嫉妬。」

「那末，你能信託你的妻子嗎？」

「冒險君子們，」廚夫答道：「往往沒有相互間的信用的確，他們是如此的。但是我卻有我自己的辦法。要是有人出了我的花樣——我是指凡認識我的人——我約翰就要和他不共戴天，有些人怕皮武，有些人怕甫林德；但是甫林德自己卻怕我。他雖是怕我，卻正以我在他的手下而自傲。甫林德的部下，是船上最粗暴的水手；連惡魔自己也定會怕和他們一同航海去呢。是的，我不是自己吹牛，我的管理船友之易，你是親自看見過來的；當我做了舵工，就是用小綿羊這個名詞來比擬甫林德部下的粗暴的水手，還嫌未足呢。我這一番話，你在老約翰的船上，是自會分曉的。」

「哦，老實告訴你，」那童子回答道：「約翰，在沒有同你作這次談話之前，我真不喜歡這種勾當；不過現在，讓我們用握手來保證我們的契合罷。」

「你是一個勇敢的童子，又很玲瓏，」雪爾福回答着，很懇切地握着手，簡直使木桶都搖震起來，「而且你的面孔也漂亮，像你這樣的一個冒險君子，我真從沒有看見過。」

到了這時候，我纔懂得他們的切語的意義。所謂「冒險君子」，他們顯然是恰恰指



着普通的海強盜，而我所竊聽得的那一場小把戲，便是誘惑一個忠心的水手的最後一幕——恐怕這水手也是船上忠心水手中的最後一人了。但是對於這一點，我不久就安了心，因為雪爾福輕輕地噓了一聲，就有另一個人漫步過來，傍着他們坐下。

「迪克是很爽直的，」雪爾福說。

「喔，我知道迪克是很爽直的，」舵手漢茲伊斯累爾的聲音回答道。「迪克不是笨蟲。」說着他嚼了嚼他的煙塊，吐出一口痰。「噲，油抹布，我要知道的是：我們像賣物船這樣慢吞吞地進進退退，究竟還有多少時候呢？我差不多已受足了司莫萊脫船長的氣；他糾纏我得夠長久了，媽的！我要跑到那個房艙裏去。我要他們的漬果，紅酒，以及一切東西。」

「伊斯累爾，」雪爾福說：「你的頭腦真不中用，並且是一向如此的。但是，我想你總可以聽；至少你的耳朵是夠大的。現在，你聽我說罷，你應該去和普通水手住在一起，勤勞地作事，委婉地說話，不過度地喝酒，靜待我發出號令來；孩子，你記着我的話罷。」

「是，我並不反對你的話，」舵手咆哮道：「我是說，等到什麼時候？我就是要知道這

一點。」

「什麼時候！胡塗蟲！」雪爾福叫道。「好，你要知道，我就告訴你。我能夠設法遷延到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這裡有第一流的航海家司莫萊脫船長替我們駕駛這艘船。這里有地主和醫生藏着地圖等東西——這些東西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你是更不知道了。所以，我以爲地主和醫生定會尋得這筆金寶，幫我們帶到船上來，真的！然後我們再看顏色。要是我把得住你們這些豬頭三的全體的話，我一定要讓司莫萊脫船長替我們駛回到半途，中纔下手哩。」

「噢，我想，我們在這船上的，都是航海的人員啊，」童子迪克說。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都是普通水手，」雪爾福叱道。「我們能夠按着航路駕駛，但是誰會定出航路來呢？這就是你們大家時常誤事的地方。要是我能夠貫徹我的辦法，我至少要令司莫萊脫船長替我們開回到有貿易風的地方；這樣，我們就不致於失着，而每天不致於斟一點淡水來喝了。但是我很知道你們這種人的脾氣。等金銀上了船，我就在

烏上了結他們罷，只是太可惜了。不過你們都是非喝酒不快的。倒霉！我同你們這一類人航海，真是氣傷心的！」

「不要多囉嗦了，隆約翰，伊斯累爾叫道：「誰來和你爲難呢？」

「嚇，你想，我曾經見過多少的海船被攻擊捕獲多少的活潑的孩子被曝露在刑場上？」雪爾福叱罵道：「他們都爲了這同樣的趕緊，趕緊，趕緊。你聽不聽見？我在海上有了一點經驗。只要你們取得適當的安全的方法，你們就可以有駕高車大馬的身分。可是你們不能夠！我知道你們。你們明天將喝了一點紅酒，上絞首臺去。」

「大家都知道你是像說教師那樣的人，約翰；其實，——像你這樣指揮調度的人才，還有着呢，」伊斯累爾說。「他們都喜歡尋尋開心。無論如何，他們並不這樣地嚴正無味。每一個人都像快樂朋友似地伴着我们一同盡情歡笑。」

「這樣嗎？」雪爾福說：「好，那末他們現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皮武是這樣的一個人，然而他流爲乞丐死了。甫林德是這樣的一個人，他在薩汶那爲酗酒死了。啊，他們都是有

趣的船友的確！只是，他們都到哪里去了呢！

「不過，」迪克問，「到底我們等到什麼時候去攻擊他們，我們用什麼方法來處置他們呢？」

「這句話正合我的意思！」廚夫讚許地說，「那纔是我所認為應該討論的事件。好，你以為怎樣呢？把他們像流犯似地放逐在荒島上嗎？那是殷格倫所曾採用過的辦法。或是把他們像豬肉似地切成幾塊嗎？那是甫林德或蓬斯畢爾所曾採用過的辦法。」

「畢爾正是這樣的人，」伊斯累爾說。「死人不再噬人，」他說。好，如今他自己死了；他現在總知道關於這事的一切了吧；哦，死者中最殘暴的一人，就算得着是畢爾呢。」

「對啊，」雪爾福說：「真是魯莽粗暴的人，不過你得記好：我本來是一個很溫順的人——我是很帶有紳士氣味的，你將要說；不過這次的事情卻很重大。公事公辦，朋友。照我的意思是——殺死他們。當我做了國會議員坐在馬車裏時，在房艙中的這些清談家，我就一個也不讓他們像祈禱時突然有惡魔出現似地回到家鄉去。我主張的是，還要等

待一下；不過時候一到，還肯讓他們去？」

「約翰，」舵手大聲道：「你是個很有見識的人！」

「伊斯累爾，將來事情出來了，你自會這樣的說，」雪爾福道：「我只有一个企圖——我企圖的便是屈里勞尼。我要用這雙手來捩斷他的蠢頭顱。迪克！」他又掉轉話頭，「你起來，好孩子，去替我拿一隻蘋果來，讓我潤潤乾澀喉管。」

讀者總可以想見我的驚怖！要是我還有力量，我早已跳出來逃走了；但是我的四肢和心情，似乎都不相信我有這能力。我聽見迪克立起來了，其時，好像有人止住了他，接着是漢茲的聲音喝道：——

「慢來約翰，不要那桶裏的東西。讓我們喝一杯紅酒罷。」

「迪克，」雪爾福道：「我信託你。記好，酒樽上有一具計量器。你把鑰匙帶去，斟了一小杯拿到這里來。」

我雖是驚怖萬分，卻禁不住暗自想到，這一定就是阿洛先生之所以得到酒喝，而斷

送了他吧。

迪克不久就取酒回來，當他不在的時候，伊斯累爾一選在和廚夫耳語。我能夠聽到的話雖只有一兩句，卻從此知道了一些重要的消息；因為除了對於同一用意的其他的瑣碎語而外，我還聽見了這整個的斷句：「他們中不會再有人加入了。」可見船上還有忠心的人哩。

迪克回來後，他們三人中依次地拿起酒杯來喝——一個說：「敬祝成功！」另一個說了一聲：「願以這一杯酒祝福親愛的甫林德！」雪爾福自己帶着歌唱的調子說：「恭祝我們，貫澈初衷，掠物山積，喫喝無窮。」

正當這時候，有一種亮光忽然投射到桶中的我的身上，我擡頭一望，纔知道月亮已經升起，把後檣頂染成了銀色，把前帆照得雪白；差不多在同時，只聽見守望者的聲音高呼道：「看見陸地了。」

## 第十一章 軍事會議

一陣急促的足聲在甲板上橫過。我能夠聽見人們正從房艙和前甲板處擁擠地跑出來；我立刻跳出木桶，隱在前帆背後，然後急向船尾一轉，跑到開朗的甲板上，那時正好碰着了亨德和李佛西醫生，就一同向當風的船首急進。

所有的船員早已都聚集在那里了。一重薄霧已經展開，差不多和月亮的出來是同時的。遠在西南方面，我們看見有兩個低山，相距約兩哩，在一個的背後，聳立着另一個高一些的山，牠的峯頂還包蔽在薄霧裏。這三個山似乎都很尖削，呈圓錐體的形狀。

我看見了這些，猶如在夢中，因為我在一兩分鐘前的驚怖，還沒有去懷哩。接着我聽見司莫萊脫船長發號令的聲音。希斯潘紐拉號本來是依着離風向不到兩個羅盤方位的航路進行的，現在卻改走靠近東邊的那個海島的航路了。

「諸位」當船帆飽張時，船長說道，「你們中可有人到過前邊的那島上嗎？」

「我到過，先生，」雪爾福說。「當我在一隻商船上做廚夫的時候，曾經到那里去取過淡水。」

「我想，那碇泊處是在南方的小島後面吧？」船長問。

「是的；人家叫牠做骸骨島。那里，從前曾經做過海盜的根據地，這里船上有一個水手，全知道當時海盜所定下的各地方的名字。偏北的那座山，他們叫做前橋山；向南邊蜿蜒過去，三個山排成一行，就當做前橋，中橋，後橋。不過中橋——那是一個高插雲霄的大山——他們通常叫牠做望遠鏡，原來當海盜們要掃除船泊時，便是在那座山上眺望的；因為那個地方，是他們的碇泊處。」

「我這里有一張海圖，」司莫萊脫船長說。「你看是否就是這地方。」

隆約翰把海圖接在手裏時，目光灼灼地瞪視着；不過一看到這紙質的生挺，我知道他是陷入失望中了。這不是我們從蓬斯畢爾的衣箱中找出來的原圖，而是一張精密的



模寫，什麼都完備——地名哩，高度哩，水深哩——只單單缺少了那些紅十字和附注。爾福的苦悶當然是很厲害的，然而他卻很有深藏不露的心力。

「是的，」他說：「一定是這個地方；這張圖畫得很好啊。不知道這是出於誰的手筆？我想，海盜們是畫不出來的。啊，這就是『季特船長（海盜名——譯者）的碇泊處」——我的船友們也是用這個名字叫牠的。有一路強的潮流沿南邊流去，然後更沿西海岸望北去。」他又說，「你最好是逆風駛去，而趁着島上的風向。總之，你如果要開進去碇泊的話，在這海面上是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地方了。」

「謝你的見告，」司莫萊脫船長說。「且待以後，再請你幫忙罷。你去好了。」

約翰表白他對於該島的聞見，態度非常鎮靜，這使我很覺得驚異；當我看見他走近我身旁時，我自己倒有一點喫驚的樣子。當然，他是不知道我曾經在蘋果桶裏竊聽得他們的談話的，然而我這時候對於他的殘忍，反覆和勢力，卻存了一種恐怖的心理，因此當他伸手過來握住我的臂膀時，我真掩不住身體的發顫。

「啊，」他說，「這個島是一處很可愛的地方——是一處小孩子所值得上去玩玩的很可愛的地方。你可以去游泳，你可以去爬樹，你可以去獵山羊，是的；並且你自己可以像山羊般高高地跑到那些山上去。哈，提起了這些，使我又年輕起來。我是忘記我的木腿了。做年輕人和十個足指完全無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是一定的。你如果要嘗一點探險的味兒，就只要來請教我老約翰，我一定替你備辦一點點心來給你帶去。」

然後他很親熱地拍拍我的肩膀，一跳一跳地離開我到下邊去了。

司莫萊脫船長，地主，和李佛西醫生，都在後甲板上一同談話，我雖然很熱切地要把我竊聽得的事情告訴他們，卻又不敢公然去打斷他們的話頭。當我正在思索一些適當的口實時，恰巧李佛西醫生叫我跑到他身邊去。他把煙斗忘記在下邊了；他是一個有煙癖的人，所以就要我去把煙斗拿上來；但是當我一經走到足以談話而不被人聽見的地方，我立刻就開口說：「醫生，我有話講。叫船長和地主都跑下房艙裏去，然後借一點口實來叫我。我有可怕的消息報告。」

醫生神色略變，但不久就裝出很平靜的樣子。

「謝你，傑姆，」他的聲音說得很高響，「我就是要知道這一點，」好像他曾經向我問起過一件事。

說着，他就轉身走向其他兩人的身邊。他們在一塊兒略略談話了一回；但他們中沒有一個張惶失措，或是提高嗓子，甚或是驚悸地發出尖聲。李佛西醫生已把我的希望傳話過，是十分明白了的事；因為接着我就聽見司莫萊脫船長下一個命令給安德生佐勃，叫他掌號把全體的水手都召集到甲板上來。

「諸位！」司莫萊脫船長說，「我有一句話要對諸位講。我們望見的這陸地，便是我們航海的目的地。諸位都知道，屈里勞尼先生是一個極大度的人，他方纔問起我關於諸位的服務情形，因為我說船中上下員夫都非常盡職，並且是出乎我的希望以上的，所以，他和我及醫生正要到下邊房艙裏去舉酒祝賀諸位的健康和幸福，同時還備了一點薄酒，給諸位舉杯為我們祝賀健康和幸福。我不妨把我對於這事的意見，告訴諸位：我以為

那是一件很慷慨的事。要是諸位贊同我的意見，就請諸位替發起這事的屈里勞尼先生行一次歡呼禮。」

歡呼的聲音跟着起來了——那本是當然的事；不過這聲音是很熱烈的，很懇切的，使我不敢相信正在設法來謀害我們性命的就是這些人。

「再替司莫萊脫船長行一次歡呼禮，」當第一次的歡聲終了時，隆約翰叫道。這一次也是很熱切地高呼着的。

在那次歡呼的終了時，這三個人都跑到下邊去了，此後不久，就有人來傳話說，房艙裏有事叫霍金斯下去。

我看見他們三個人一同圍坐在桌子邊，面前放着一瓶西班牙酒和一些葡萄乾，醫生不住地吸着煙，把假髮脫在膝上，我知道那是他昂奮的一種表示。因為那夜天氣很和暖，所以船尾的窗是開着的，你可以看見月光照在船旁的水痕上。

「啊，霍金斯」地主說，「你有什麼話說。就說罷！」

我聽到這吩咐，就竭力揀最簡短的話，把雪爾福的談話，原原本本地說了出來。我說時，從頭至尾，沒有一個人來打斷我的話，也沒有一個人動了一動身體，他們只是始終望着我的面孔。

「傑姆，」李佛西醫生說，「坐坐罷。」

於是他們叫我傍着他們在桌子邊坐下來，給我倒了一杯酒，拿一些葡萄乾來放在我的手裏，三個人依次各自點了點頭，舉酒祝我的健康，並且祝我的幸運和勇敢。

「哦，船長，」地主說，「你的話倒底說得有理，我是想錯了。我自認我是笨牛，我等候你的命令。」

「我也同樣是笨牛啊，」船長答道，「我從沒有見過一夥企圖謀叛的船員，在事前一點也不露馬脚，因為凡是生眼睛的人，都會看得見這禍患，而取適宜的處置的。但是這一夥船員，」他接着說：「卻把我蒙過了。」

「船長，」醫生道，「對不起，那全是雪爾福幹的勾當。他是一個非常的人。」

「他似乎是非常適合於吊在帆桁上的，（懲辦叛變水手的慣例——譯者）」船長答道。「不過那祇是說說而已；那也解決不了什麼。我想得三四個要點，若得屈里勞尼先生的允許，我就把牠們說出來。」

「你是船長，自然該你說咯，」屈里勞尼先生很端莊地說。

「第一點，」司莫萊脫船長開口道。「我們必須繼續前進，因為我們不能夠回轉去。要是我發出轉舵的命令，他們就立刻起事了。第二點，時候還早哩——至少，須等到掘得了寶物。第三點，船上還有忠心的水手。不過，事情是早晚總得要決裂的；照我的建議是，如古語所謂『先發制人』去出其不意地痛擊他們。我想，你的家僕是總可以信託的吧，屈里勞尼先生？」

「那是同信託我自己一樣的，」地主答道。

「三個，」船長數着說，「加了我們自己，一共是七個，連霍金斯也計算在內。那末，誠實的水手呢？」

「大概是屈里勞尼自己雇來的人。」醫生說；「那些人是他碰見雪爾福以前自己所選定的。」

「不見得吧，」地主答道，「漢茲也是我自己雇來的。」

「我也真以為漢茲是可信的人呢，」船長接着說。

「你想，他們都是英國人！」地主怒聲道，「我竟想到把這帆船搗毀了呢。」

「諸位，」船長說，「我也想不到許多最好的辦法。我們必須接着靜待時機，一面小心地提防着。我也知道這是很難堪的事，不如決裂了的痛快。可是不知道我們自己方面的人，總是沒有辦法的。且慢慢地靜觀風色，那就是我的見解。」

「這裏的傑姆，」醫生說；「是比誰都得力的人。人家都不去防範他，然而他卻是個細心的童子。」

「霍金斯，我深深地信託了你，」地主接着說。

我聽了這句話，心裏就難過起來，因為我覺得全然沒有辦法；然而照那一種奇特的

經過情形看來，倒確是靠了我而轉危爲安的。在這個時候，我們隨意地談講着，同船的二十六個人中，我們知道可以信任的，只有七個人；而在這七個人中，一個還是幼童，所以我們這一方面僅有六個成人來敵他們的十九人。





**第三部 我的海岸冒險**

## 第十三章 海岸冒險的開端

一天，我走到甲板上時，島的樣子已統統改變了。現在海風雖已完全平息，然而我們在夜間卻走了好許多的路程，這時那船正橫泊在離島的平坦的東海岸的東南約半哩的地方。島的表面大部分包蔽着灰色的樹林。這種勻整的色調，卻被低地的幾條黃色沙地和高出一切的許多松柏類的高樹——有些是孤立的，有些是密集的——所打破了；不過一般的色彩，總是單調的和陰沈的。山頂的赤裸的巖石，像尖塔似地聳立在叢莽的上方。所有的山的形狀，都很奇特，其中的望遠鏡山，比島上的別的山要高出三四百呎，他的形勢最奇特，四周差不多統是懸崖峭壁，到了頂上卻突然平坦，像放石像的基臺一樣。

希斯潘紐拉號左右震盪，排水口沒入了巨浪中。橋上的橫檔緊緊地拉住了滑車，舵

板往來搖動，發出潑騰潑騰的聲音，全船身都格格地響着，呻吟着，震動着，好像是一個工廠一樣。我只好緊緊地縋着了後支索，一切東西都在我眼前晃動；因為在船的行動時，我雖則沒有暈船病，然而這樣鵠立着像瓶子一樣地搖盪，幾次引起嘔吐，卻是我永遠熬受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在早上空腹的時候。

恐怕是爲了這一點：恐怕至少是爲了這種島上的光景——像：灰暗陰森的樹木，荒涼尖峭的危巖，和能夠耳聞目觀的打在巖巖上砰然飛濺的怒濤——吧，雖然太陽照得輝耀酷熱，海鳥飛迴在船邊捕着魚，唱着歌，並且你以爲，在長期的航行以後，什麼人都樂於上陸去，我卻早如俗語所謂的意氣銷沈了；我從最初看見了這個島以後，只要一想起寶島，就覺得討厭。

我們早上有着很繁重的工作，因為那時一點兒風息都沒有，就只好放下些小艇去乘了人，把船沿島岬曳行過三四哩，到骸骨島背後的狹隘的港口。那當然不是我應盡的職任，但我卻自告奮勇地跳到一隻小艇裏去。天氣酷熱，水手們都兇橫地抱怨着他們的

工作。安德生是我的小艇裏的指揮者，他非但不去勸水手們鎮靜一些，卻連自己也高聲地咕嚕着粗污的話。

「也好，」他發誓地說，「那不是永久的事。」

我想，這是一種極不好的形勢；因為直到那天，這些船員一向都活潑地欣然地履行着他們的職務，但是一望見了這個島，就把那種紀律的約束鬆弛了。

在入港的時候，降約翰站在舵手旁邊，指示着途徑。他知道該島的航路，和他自己的掌紋一樣；雖然測水的人發現有幾處的水比海圖中所注明的更深，而約翰卻從不遲疑地督促着向前進行。

「那里的泥沙，在下潮時已被沖去了不少，」他說，「這裏的航路真狹，差不多可以說是用鏟子來掘成的。」

我們恰恰停泊在海圖中的碇泊處，離兩岸約三分之一哩的地方，一邊是本島，一邊是骸骨島。海底下統是清麗的砂礫。我們的下錨，驚起了成羣的海鳥，飛往樹林上面盤旋

着驚啼着；但是隔不了一分鐘，牠們又飛了下來，四周又都同以前一樣地沈寂了。

那碇泊處周圍都是陸地，地上長滿了茂盛的森林，樹木一直生長到高潮所到的地方，海岸大都是平地，許多的山頂像圓形劇場似地環立在不遠處，一個在這里，一個在那里。兩條小河，或則毋寧說是兩個小沼，都流入這個可以叫牠做池子的港口；而沿這一帶海岸的葉簇，都有着一種厲害的光輝。我們從船中望上去，並不見有家屋或柵欄等等，因為牠們全都被樹木所掩蔽了。我們若不是看了後甲板艙房升降口所張的海圖，恐怕以為這島在海中出現以來，我們可以算作是最初的投錨者哩。

沒有風息，也沒有聲息，所聽見的，只有在半哩以外的海灘邊澎湃着的波音，和港外沖激着巖石的濤聲。一種特別的腐敗的臭氣，包蔽在碇泊處的四周——是一種潮爛的樹葉和腐朽的木幹的臭氣。我看見醫生在嗅着嗅着，像有些人嗅壞雞蛋的樣子。

「關於寶物我不知道，」他說，「但是我可以賭咒，這裏會發現熱病。」

船員在小艇中的舉動，好像帶着警告的性質，當他們回船的時候，形勢真的變得很

緊張了他們三三兩兩地橫躺在甲板上，一同在嘩然地講話。雖是極微細的命令，現在他們卻用一種很粗厲的態度來接受，和勉強地疏忽地遵行着。就是誠實的水手也受了他們的沾染，船上已沒有一個人肯注意別人的話了。暴動像雷雲似地籠罩了我們，是很顯明的事。

這種的危機，不只是我們艙房中一派的人，纔看得出來。連隆約翰也忙着在一夥夥船員間往來奔走，竭力說着勸慰的話，將他當作榜樣看起來，是誰都不能夠及得到的。他故意裝出了欣然的有禮貌的樣子；對於每一個人都露着笑容。如果有什麼命令下來，約翰總是帶着無上的快活的調子，「是，是，」立刻撐了拐杖去幹；當無事可做的時候，他就唱着一首首的歌，好像要去隱蔽其餘的水手的煩躁的樣子。

在那個陰鬱的下午的一切陰鬱的形勢中，在隆約翰方面的這種顯明的焦慮，是顯得更其厲害了。

我們在艙房中開了一個會議。

「先生，」船長說，「要是我再下一個命令，全船的人就立刻來圍攻我們了。你想，那是實情啊。我已猜中幾分了，你說是不是？<sup>？</sup>要是我說出回去的話，轉瞬間就會以槍棒相見；要是不說，雪爾福定會看出其中的底細，而萬事全休了。現在，我們能夠靠傍的只有一個人。」

「那人是誰呢？」地主問。

「就是雪爾福啊，」船長答道；「他和我一樣焦心地把這事遮掩起來。這是一種小糾葛；他只要有機會，他立刻會去勸阻他們；所以據我的意思，是去給他一個機會。讓我們准許水手們下午上陸去。要是他們全去，我們就用這艘船來作戰。要是他們全不去，我們就固守着房艙，一任天命。要是有去有不去，那末你就記好我的話，雪爾福一定同着他們柔馴得像小羊一般地回到船上來。」

事情就是這樣地決定了；實彈的槍分給所有的可靠的人；亨德，裘伊司，和雷特勒司。三人聽明了原委，對於這消息倒也並不十分驚奇，精神之好，遠出我們的預想。然後，船長



跑到甲板上，去對所有的船員們說。

「諸位，」他說，「今日天氣很熱，大家都很疲乏和沈悶。正不妨上岸去玩玩——小艇還放在水裏；你們中有什麼人想划着小艇到岸上去的，本日下午概可聽便。到了日落前的半小時，聽我放號回船。」

我相信那些笨東西必定曾經轉念過，以為他們一上了岸，就會在腳底下發現嶚嶚的金寶的；因為他們一刻兒工夫就都愠怒全消，發出一陣歡呼的聲音。那聲音從遠處的山谷傳來回響，嚇得那些小鳥又都飛起來驚啼在碇泊處的四周。

船長機敏地不去妨礙他們的行事。他立刻閃避了讓雪爾福去調度上岸者的部隊。我想，他這樣辦是很好的。要是他在甲板上，他就不能夠再這樣假裝不知道這種不穩的情形。那是明顯得像白晝一樣的事。現在雪爾福做了船長，叛亂的船員便是他的部下。忠心的水手——我不久就證實了船上還有忠心的人——一定是些極呆笨的傢伙。否則，我想實情是這樣的：所有的水手全都仿倣着首謀者不服船長的命令的樣子——不過

在程度上有多少的不同罷了；有幾個大概是善良的人，既不受引誘，也不被脅迫去幹那種更壞的事。總之，懶惰和規避是一回事，劫船和殺戮許多無辜的人是又一回事。

到後來，上岸的部隊終於派定了。六個人留在船上，其餘的十三人，連雪爾福在內，都動身跳下小艇去。

那時候，我忽然在腦筋裏浮起最初的狂妄的想頭。這一轉念，對於我們生命的安全，倒有着很大的幫助。雪爾福既然留了六個人在船上，那末我們這方面顯然是不能夠據住這船來作戰了；又，既然留在船上的祇有六個人，那末我們房艙一方面的人顯然現在也不致於亟亟地需要我的幫助。於是這立刻就使我想到上岸去。我突然從舷邊溜過去，蹣縮在最近的一隻小艇的船頭裏，同時，小艇已離開本船了。

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只有前槳的聲音似乎在說，「傑姆，是你嗎？你的頭俯倒一點。」但是雪爾福從另一隻小艇裏尖銳地望過來，大聲地查問有沒有看見我；從這時候起，我纔自悔作事的魯莽。

船員競賽着望海灘去；但是我所乘的小艇，因為出發在先，並且船身輕，划手好，所以遠划在牠的伴船之前。這艇的頭部突入了岸旁的樹木中，我攀着了一根樹枝，就盪過去，跳在最近的樹叢裏，那時雪爾福和其餘同乘的人，還在百碼以外哩。

「傑姆，傑姆」我聽見他高呼道。

但是讀者可以想見，我不會去顧算他；我只是跳躍着，佝僂着，攀荊折棘地一逕向前奔去，直至力盡氣竭了纔止。

## 第十四章 最初的打擊

我深幸逃過了隆約翰，便暗自歡喜，很高興地眺望着我所在的這新奇的地方。

我橫過一處繁生着蘆葦楊柳和溼地生的奇特樹木的沼地，然後來到一處空曠的砂地邊，那里的地面高低起伏，約有一哩來長，疎疎地生着幾株松樹，和一大羣歪曲的樹木，這些樹的枝幹好似橡樹，淺綠色的葉子卻又像柳樹。在曠地的另一邊，聳立着一座小山，兩個奇妙嵯峨的山峯，在陽光中煌煌地閃耀着。

我這時候纔初次感到探險的歡愉。在這島上是沒有居民的；我的船友又都遺落在後邊，所以在我的面前，除了不會開口的禽獸外，就什麼生物都沒有了。我在樹林中穿來穿去地走着。各處有不知名的開花的植物；各處看得見蛇，其中有一條從巖邊伸起了頭，睨着我，發出一種像是陀螺迴轉的噪音。我一點也不想到牠是一條可以致命的毒蛇，而

那種噪音便是著名的所謂響尾呢。

此後我走到這些好似橡樹般的樹木——在後我聽說牠們本該叫做常綠橡——的一個長森林中，樹木低低地生長在砂地上，和荊棘一樣，枝幹奇妙地彎曲着，葉子密茂得像茅屋頂一般。這叢林從一個砂丘的頂端伸展下來，漸漸擴展，漸漸高大，一直蔓延到沼地邊境繁生着蘆葦的地方。最近的小河就由此浸流到淀泊處去。這沼地受到了強烈的陽光，正在騰着水汽，望遠鏡的輪廓，可以看見在霧障中顫動。

突然間，蘆葦叢中起了一陣的喧擾；一隻野鴨哇的一聲飛了起來，別的野鴨都接着跟上去，於是這沼地的上面，不久就佈滿了一大羣的野鴨，在空中驚叫着，飛迴着。我立刻斷定，那一定是有幾個船友，在走近沼地的邊境來了。我的見解果然沒有錯；因為我不久就聽見了很遠的很低的人聲音，當我繼續聽的時候，那聲音就漸漸地高了近了。

這使我非常地害怕，我就蹣縮在最近的常綠橡的庇護下，像老鼠一般靜靜地蹲在那里，側了耳朵聽。

另一個聲音回答了；然後第一個聲音——現在我辨出是雪爾福的聲音——又從新滔滔地說了好一時，只間或被另一個人插口了幾句。由聲音的調子揣度起來，那兩個人一定是很熱切地，差不多是很激烈地在商量；但是沒有一個清晰的字眼傳到我的耳朵裏來。

後來，說話的人似乎都已停了步，並且或者已坐了下來；因為他們非但不再走近來，連鴨羣也漸漸地沈靜，又息到沼地中的老地方去了。

到這時候，我纔覺得我是太玩忽我的任務了；我既然這樣愚癡地同了這些惡漢來到了岸上，我總還可以去竊聽他們在商議時的情形；因此，我的顯明的職分，便是利用了低樹的蔭蔽，儘量地走近去。

我能夠準確地揣知說話的人的方向，不僅是因了他們的聲音，還可以從驚飛在闖入者的頭頂的幾隻小鳥的行動上看得出來。

我彎倒了身體，穩穩地緩緩地向着他們爬行過去；終於我在叢葉的間隙處，探起頭

來，能夠很清楚地望到沼地旁邊的一個綠色的小谷裏去，谷的附近環生着樹木，雪爾福、隆約翰和另外一個船員，就在那里面對面地談話着。

那兩人渾身浴在陽光裏。雪爾福已把帽子拋在身旁的地上，而他的巨大、光滑、清秀的面孔，熱烘烘地照在太陽裏，對了另一個人的臉，帶着一種懇求的神氣。

「朋友，」他正在說，「因為我很看重你，——看重你，真的！要是我不同你像膠漆般地親近，你想我會來警告你嗎？一切都擺定了——你毫無辦法，並且也翻不過來；我在說這種的話，全爲了要救你的性命，要是我這種話傳到了那些急性鬼的耳裏，叫我怎麼說呢，湯姆——你說，叫我怎麼說呢？」

「雪爾福，」另一個人說——我見他非但紅了臉，而且說起話來像老鴉般地粗啞，聲調也震顫得像緊張的繩子一樣——「雪爾福，」他說：「你年紀老了，人也靠得住，至少你有這樣的聲譽；你又有錢，不像那夥窮水手是兩手空空的；並且，要是我看得不錯，你是很勇敢的。請問你願意去加入那班無用的水手嗎？你不會吧！至於我，可以請上天鑒察，

寧願割去我的手，不願背棄我的職務——」

然後，他的話頭突然被一個叫聲所打斷。我已明白他是忠心水手中的一人——就在這同時，我又在那里得知另外一個忠心的水手。在沼地的遠處，突然傳來了一種像是憤怒的叫聲，一聲完了，另一聲又緊接而來；然後是一陣可怖的曼長的悲吟。望遠鏡的巖壁幾度地反響着這吟聲；沼地的野鴨又全羣飛起來，遮黑了天空，一齊發出振翅的聲音。那種瀕死的悲吟，好久後還縈繞在我的腦際。四周從新沈寂了，只有降下來的鳥的羽音，和遠處波濤的澎湃聲，打破了午後的陰氣。

湯姆已聞聲躍起，像一隻被刺踢的馬；但是雪爾福連眼睛都不霎。他站在原地方，敏捷地撐住了拐杖，像將要突躍的蛇一般地注視着他的同伴。

「約翰！」水手說着，伸出了他的手。

「站開些！」雪爾福叫道，同時向後跳過了一碼路，其行動的神速與精確，我看竟像是一個熟練的體育家。



「站開些是可以的，雪爾福約翰。」湯姆說，「我會使你驚恐，那是很抱歉的事。不過，神明在上，請你告訴我那個悲吟的聲音是誰啊？」

「那個聲音麼？」雪爾福答時，面上露着微笑，不過比以前更小心了，他的眼睛在他的臉孔上祇有針尖那麼大小，卻像碎玻璃片似地閃閃發光。「那個聲音麼？我想那是愛倫的聲音吧。」

湯姆聽見了這一句話，便像勇士般地勃然大怒。

「愛倫！」他叫道。「他是一個忠心的水手，願他安眠在地下！至於你，雪爾福約翰，你雖然和我做了多時的朋友，但從此以後你不是我的朋友了。與其叫我像一條狗般地死，我還不如盡職而死。你已經殺死了愛倫，是不是？你有本領，把我也殺了。不過我是決不會安然的。」

這個勇敢的人說了，就轉身背着廚夫，動身向海岸走去。但是他命該跑不遠。約翰一聲呼叫，攀住了樹枝，從腋下抽出拐杖，把這根奇怪的投槍，急向空中擲去。那東西勢頭猛

烈，牠的尖端正打中了可憐的湯姆，着在兩肩間的背中心裏。湯姆的兩手望空一擋，發出一種氣喘，就扑倒在地。

他受創得重不重，是誰都不能知道了。從拐杖的聲音揣度起來，他背上的那地方多分是被刺破的。但是他已來不及蘇醒了。雪爾福雖然斷了腿，丟了杖，卻還敏捷得和猴子一樣，一瞬間就跳到了湯姆的身上，望這個毫無抵抗力的身軀，猛刺了兩刀。從我隱避的場所，我能夠聽見雪爾福在猛刺時的高聲的喘息。

我不知道暈去後究竟是怎樣的，但是我知道在稍醒時的情形：整個的世界在迴旋的迷霧中飄盪開去；雪爾福哩，烏哩，高高的望遠鏡的山頂哩，都在我的眼前兜圈子，翻筋斗，各式各樣的鈴在響着，遠遠的人聲，直貫我的耳朵。

等到我回復知覺，這怪物已息心靜氣，臂彎裏撐着拐杖，頭上戴好帽子了，湯姆一動不動地正躺在他面前的草地上；但是這殺人犯一點也不把他放在心上，那時他自管用一把草葉來拭淨他血污的刀。什麼東西都沒有變更，太陽依舊殘忍地照射在騰着水汽

的沼地，和望遠鏡山的絕頂上，我真不相信在一瞬之前，我的面前確實有過殺人的慘劇，而把一條好好的性命，殘酷地送了終的。

但這時候約翰伸手到衣袋裏，摸出一個口笛來吹出好幾種抑揚的聲調，在熱空氣中遠遠地傳了開去。我原不知道那種信號的意義；但是我聽見這聲音，就不覺害怕起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了。我也許會被找着哩。他們已經殺死了兩個忠心的水手；在湯姆和愛倫之後，不要就輪着我了吧？

我立刻顧算到我自己，盡力急速地悄悄地縮回到森林中比較空曠的地方去。正當我退縮時，我聽見了老海盜和他的同伴間的彼此的呼應聲，這一種危險的聲音，使我逃避得更快。我一走出樹叢，就不管東西南北，拚命地奔跑開去，遠避這些殺人的兇手；在我跑的時候，心裏越發恐怖起來，終至變成了一種像是癡狂病的樣子。

實在，這時候能有哪一個人比我更狼狽呢？當號礮一響，叫我怎麼敢跑下小艇去和那些刀血未乾的殺人犯雜在一起呢？第一個看見我的人，不會把我的頭頸像鷓一般地

裂斷嗎？我的失蹤，不會被他們猜中我是虛心，是知道他們的殺人的勾當的嗎？我想，一切都無望了。希斯潘紐拉，再會罷；地主，醫生，和船長，再會罷！除了餓死，被謀叛者所殺死，此外就沒有路來給我走了。

在這個當兒，你記好，我還是在奔跑着，卻不留心已走近了一個有雙峯的小山腳邊。在島的這一部分地方，常綠橡生得更開闊，從牠們的結實力和軀幹的大小看來，似乎更其像森林中的樹木。在這些樹木間，雜生着幾株松樹，有的約高五十呎，有的近乎七十呎。那里的空氣，也比下邊沼地旁的來得新鮮。

在這里，又襲來了一樁新的恐怖，令我心悸地停了步。

## 第十五章 島上的人

從這裏的峻峭多石的山腹處，有許多小石子像噴水般地崩裂下來，落在樹木間骨碌骨碌地彈滾。我立刻轉眼到那個方向，就看見一個東西在一株松樹的軀幹背後很急速地跳躍着。那個是什麼東西，是熊，是人，是猴子，我無從分曉。那東西看去只似乎黑黝黝，毛茸茸；此外我就不知道了。但是這個新的怪物的恐怖，使我停了步。

這時，我似乎兩邊都被隔絕了；在我的背後是殺人的兇手，在我的前面是形體莫辨的怪物。於是我立即決定，與其冒不可知的危險，還不如冒可知的危險。雪爾福和這個樹林中的東西比較起來，究竟少一點恐怖。因此我就掉轉身來，時時仔細地從肩頭回顧，向小艇的方面逃回去。

立刻間，那個怪物又出現了，他先兜了一個大圈子，然後當前攔住我的去路。總之，我

是疲乏了；但是我的精神卻和早起時一樣地振作，我明白去同這樣一個對手比賽跑，是沒有用的。那東西像鹿一般地在一株株樹幹間往來奔馳，兩腿着地和人類一樣，但是跑的樣子，卻和我所見過的無論什麼人不同，僵僵着身體，差不多和四條腿一齊着地的一樣。然而牠確是一個人，這事我不久就無疑地肯定了。

我想起了我所聽見過的人喫人的事情。我幾乎要喊起救命來。但是，就因為他是一個人，所以雖然野蠻，卻多少使我安了一點心，同時我對於雪爾福的恐懼，倒反顯得復活了。因此，我站定身體，思量着逃避的方法；當我正在這樣想時，我突然轉念到我的手槍。我—想起我不是毫無防禦的，勇氣就又在在我心裏燃燒起來；於是我決然朝着這個島上的人，輕捷地走了過去。

他這時又躲到另外一株樹幹後邊去了；不過他一定在仔細地看着我，因為我一開步望着他的方向跑過去，他立刻又露了面，跨過一步來迎着我。然後他遲疑不決，退後了又向前，終於，使我莫名其妙地，突然跪了下來，懇求地伸出他合着的兩手。

我看見這種情形，就又停了步。

「你是誰啊？」我問。

「耿倍恩，」他答道，聲音粗啞，像是生了鏽的鎖。「我是可憐的耿倍恩；在這三年中，我不會同一個人類說過話。」

我這纔明白：他和我一樣是自種人，而他的相貌竟是很可愛的。他的皮膚，凡是曝露出的地方，都被太陽所焦灼，連嘴唇也是黑的；他的淺色的眼睛生在這樣黑的一張臉上，看去很可驚。他的衣服的襤褸，在我見過的或想像到的乞丐中，他就該首屈一指。他身上穿着用舊帆布和船上的舊麻布來綴成的破衲；這種特別的補綴，全是用一組種類雜亂，形式不稱的固着物，如黃銅鈕扣，木片，油膩的束帆繩的環子等東西來縫成的。他的腰間，束着一條有黃銅鈕扣的舊皮帶，那是他全身服裝中唯一的最完全的東西。

「三年！」我大聲道。「你是從沈船中逃出來的嗎？」

「不，朋友，」他說——「我是流犯。」

「流犯」這個名詞，我曾經聽見過，我知道那是表示盛行在海盜中的一種可怕的刑罰，犯罪的人拿了少許的藥彈，被推上陸地，撇落在遠處的孤島上。

「流放至今，已有三年了！」他繼續地說，「我從那時候起，都靠了山羊，野莓，牡蠣等東西來活命。所以我想，一個人不論住在什麼地方，總可以設法自存。不過，朋友，我很想要喫喫人類的食品。你身邊大約是不會湊巧地帶着一片乾酪的，是不是不帶着的吧？我幾晚幾晚地夢見乾酪——大半是炙過的——待到醒來，我卻依舊在這里。」

「要是我能夠回船的話，」我說，「你就可以喫到幾司東（J Stone 等於十六磅——譯者）幾司東的乾酪。」

在這當兒，他始終觸摸着我短衣的質料，撫摩着我的兩手，凝視着我的靴子，而在說話的間歇處，屢次顯露出一種遇着了同類的稚氣的歡容。但是他聽見我最後的幾句話，就突然把臉色變成了一種驚奇的狡態。

「要是你能夠回船的話，你這樣說嗎？」他複述了一遍，「那末，請問誰來攔阻你呢？」



「不是你，我知道。」是我的回答。

「對啊，」他叫道。「那末，你——你叫什麼名字，朋友？」

「傑姆，」我告訴他。

「傑姆，傑姆，」他顯然是很高興地說。「喂，傑姆，我所過的這種野蠻生活，真沒有臉面來告訴你。例如，你不會想到我曾經有一個信神的母親吧——你看我？」他問。

「哦，那自然不會特地想到，」我答道。

「是的，」他說。「不過我有——是非常信神的。我以前是個有禮的，信神的童子，能夠像串珠似地讀教義問答書，使你連字眼都聽不出來，我所以弄到現在這樣子，原因是如此，傑姆，開頭是在倒霉的墳場上做投錢的賭博！那還是剛開頭，接下去就愈弄愈壞；於是我母親警告我，還預言了我整個的將來，她的話果真應驗了，這信神的婦人！但這是神驅使我到這里來。我在這孤島上已經統統想明白，我從新信神歸善了。你不要強我喝過多的紅酒；不過在最初的機會，爲了祝福而略略露脣，也無不可。我是不得不歸正改善，並

且我很明白改善的方法。傑姆」說到這里，他四面一望，把聲音放低得和耳語一般——  
「我是很有錢的。」

我想，這個可憐的人，必定是因久居孤寂而生了狂病了；大概我的這猜想曾經在臉上露出了吧，他熱奮地複述起這種話來——

「有錢！有錢！我說。我老實告訴你：我將要使你做一個非常的人，傑姆。啊，傑姆，你正該深自慶幸，你是第一個找到我的人！」

說了這句話，突然在他的臉上露出一種不安的樣子，他緊握了我的手，惶悚地伸起一個食指來點在我眼前。

「喂，傑姆，請你據實告訴我：那是不是甫林德的船？」他問。

我聽了這話，心裏浮起了一種愉快的靈感。我始初相信我已找到了一個同志的人，就立刻回答了他。

「那不是甫林德的船；甫林德是死了；你既然問起，我就不妨把實情相告——船上

確有幾個人是甫林德的部下；但因此，我們其餘的人就倒霉了。」

「有沒有一個獨腳的人？」他氣喘地說。

「是雪爾福嗎？」我問。

「啊，雪爾福，」他說，「這正是他的名字。」

「他是船上的廚夫；也就是謀叛的首領。」

他那時本來還握着我的手腕，等到聽見了這句話，就把我的手腕突然一拉。

「假如你是由隆約翰差來的，」他說，「那我就只好像豬般地被宰割，這個我很明白。但是，在我被殺以前，你猜想你的情形怎樣呢？」

我立刻決定把我們航海的經過，和我們自己覺到的爲難情形，借回答的方法，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帶了異常的興趣來聽我的話，當我說完了話，他就來撫摩我的頭。

「你是一個好孩子，傑姆，」他說，「你們都陷入了危險的境地，是不是？你正好託付了耿倍恩，耿倍恩是最配去辦這件事情的。據你說，你的主人是處在極危險的境地，那

末你想，若是我來幫忙時，你的主人會顯得是個度量寬大的人吧？」

我告訴他，地主是一個度量最寬大的人。

「噢，但是你得知道，」耿倍恩回答說，「我的意思並不是要他給我一個門房僕役等的位置；我的目標並不在此，傑姆。我的意思是他肯不肯從他已同己有一樣的那筆錢裏分出一千鎊來給我？」

「我想他一定肯答應的，」我說。「船上所有的水手，本來都可以分潤的。」

「肯讓我趁船回去麼？」他接着說，面上露出很慧點的神氣。

「那還用說，」我叫道，「地主是個君子人。而且，假使我們把其餘的人都趕走，我們正需要你來幫忙，把這船開回去哩。」

「噢，」他說，「那是很好的咯。」他的樣子，看去似乎很安心了。

「現在，我將要把實情相告，」他繼續地說。「我將盡情地告訴你，一點也不隱瞞。當甫林德藏金的時候，我是在他的船上；他是同了六個人——六個壯健的海員去的。他們

在岸上幾乎有一個禮拜，我們則駕駛了瓦勒斯號，在附近的海中徘徊着。一天，我們接到信號，甫林德頭上包了一塊藍色的肩巾，一個人划了小艇過來。那時正當太陽將升，他的面色看去非常灰白，但是，你記着，小艇裏只有他一個人，其餘的六個統統死了——被殺死了，埋葬了。他怎樣殺死他們，在船上的人是沒有一個知道的。總之，那脫不了格鬥，屠殺，送命這一套把戲——他一個抵敵六個。當時蓬斯畢爾是大副，降約翰是舵工；他們問他寶物埋在哪里。「啊」他說，「你們要知道，你們就上岸去住在島上罷；至於這艘船上的水手，儘可以另外招募。」那就是甫林德所說的話。

「三年前，我在另一隻船上，我們又開到這島上來。」衆兄弟，我說：「這是甫林德藏金的地方；讓我們上去找找看。」船長不贊成我的話；但是我的船友卻都同意了，跑上陸地去。他們找了十二天，他們對我的口氣，一天天地惡毒起來，直至在某天的早上，大家都回船去了。「至於你這個人，耿倍恩，」他們說，「喏，這里是一支手銃，一把鋤頭，一個鶴嘴。你可以住在這里，一個人去找甫林德的錢罷。」他們說。



託，你記好。」

「哦，」我說，「你所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懂。但無論怎樣都好，只要找能夠回船去。」

「啊，」他說，「那確是一個難題。不錯，我曾經親手造過一條小船。我把牠泊在白巖底下。萬一真沒有法子想，我們可以在黑夜裏去試試看。咳！」他突然叫道：「那是什麼聲音？」

正當這時候，雖然離日沒還有一兩小時，卻突聞礮聲雷鳴，島中四處傳來反響。

「他們已經在開戰了！」我叫道。「跟我來。」

於是我全然忘了恐怖，即刻奔往碇泊處去；同時，那個披着山羊皮的流犯，也跟在我身邊，很輕捷地跑去。

「向左，向左，」他說，「靠左手走，傑姆：從這樹木的下邊穿過去！那是我初次殺山羊的地方。這些山羊都不肯到這里來；牠們怕耿|耿|恩，都逃到了山上去。啊！那是疾埋場——所謂疾埋場，他的意思一定是指點着瘞埋場。『你不見那些墳墓麼？每逢我想起今天大

約是禮拜日，我就時常到這里來禱告，那雖不是禮拜堂，卻似乎覺得分外嚴肅；在那種時候，你想，耿倍恩是什麼都沒有的——不要說牧師，連像聖經，旗幟一類的東西都沒有呢，你想。」

我跑的時候，他一路上講個不休，並不希望我答話，我也不去回答他。

礮聲之後，隔了相當的間歇，接着聽得見有排槍的聲音。

然後聲音又靜止了，在不到四分之一哩的前方，我看見英國的國旗飄揚在一個森林上的天空中。





第四部 木 寨

## 第十六章 醫生的話：棄船的始末

那兩隻小艇離希斯潘紐拉靠岸去的時候，是一點半鐘——就航海的術語說，是在三下鐘。（按航海記時，從十二點，四點，八點起，每隔半點，鳴鐘一下。即一下鐘，十二點半，二下鐘，一點；三下鐘，一點半；……八下鐘，四點。一下鐘，四點半；二下鐘，五點；……——譯者）

船長，地主和我，在艙房中商議事件。要是當時有一點風，我們早已向留在船上的六個叛徒下猛烈的攻擊，而拔錨遠引了。可是那時候並沒有風；更使我們無所措手足的是，亨德跑來報告說，霍金斯傑姆已溜進小艇，和其餘的人一同上岸去了。

對於霍金斯傑姆，我們決不會疑心；我們只耽心他的生命的安全。傑姆若是同那些暴亂的傢伙碰在一起，那末我們能否看見他無事地回來，還在不可知之數哩。我們趕緊跑到甲板上去。夾板縫裏的柏油在發泡；那地方的觸鼻的惡臭，真使我會生起病來；假使

有人由臭覺而染得了熱病。和痢疾，那一定可以說是從可厭的碇泊處染來的。六個叛徒正圍坐在前甲板的帆蔭下隔岸，近小河的入海口，我們能夠望見纜着的小艇。艇中各坐着一個人。其中有一個在哼着「利利布雷洛」(英國的歌謠名——譯者)。

等待是一件最焦心的事情；結果就決定亨德和我必須趁小舢板上岸去探聽消息。他們的小艇是靠右首停的；但是我和亨德卻逕向海圖上木塞的方面直駛。留守小艇的那兩個人看見了我們，似乎露出匆忙的樣子；「利利布雷洛」是絕響了，我看見那對傢伙在商量他們應取的步調。要是他們跑去報告了雪爾福，那末結局也許和現在這個樣子完全不同。不過，據我的推測，他們大約受到過命令，所以決定鎮靜地坐在原地方，依然高唱着「利利布雷洛」。

沿海岸有一處略略突出的小岬，我就駕着舢板，使那個小岬隔在他們的船和我們的船的中間；所以在我們上陸之前，這兩條小艇的蹤跡，早已杳然了。爲了天氣的寒冷，我在帽子下遮了一塊絲帕，又把一對手槍裝好了子彈，以防襲擊，然後跳出舢板，差不多像

奔跑一樣地向前急走。

我走不上百來碼路，就到了木寨邊。

這木寨的樣子是這樣：一流清泉，幾乎從一個小丘的頂上湧出是的，在這小丘上，他們搭了一間堅固的木屋，把噴泉也圍在裏邊，這木屋當危急時，足以容納四十個人，四壁都挖着掃射的槍孔。在木屋的周圍，他們闢了一塊闊的空地，然後沿邊欄着六呎高的木柵欄，沒有門，也沒有入口，這柵欄築得很堅固，非費一點工夫和勞力，是拉牠不倒的，又因柵柱極疎，所以攻寨的人，也不能利用牠來做掩護物。在木屋中的人，處處占着有利的地位，他們完全站在安穩的場所，可以把敵人像鷓鴣一樣地射擊。他們只需小心守護，和有充足的食糧；除了受到不意的襲擊外，他們可以據住這地方和一聯隊的兵作戰。

令我特別稱心的，就是那個噴泉。因為，在希斯潘紐拉號的艙房裏，我們雖然占據着很好的地位，有豐足的槍械和子彈，有種種的喫的東西，有各類的美酒，卻缺少了一件東西——就是我們沒有淡水。我正在考慮到這一點時，忽聞島上傳揚着一個瀕死者的悲

呼。我對於猝然的橫死，並不是第一次碰到——我曾經在懋伯蘭公殿下（即 William Augustus, 1621-1765 英王 George II 之子——譯者）的麾下服務過，在封泰內一役，（封泰內在比利時，一七四五年五月十一日，英法軍交戰於此，英軍敗績——譯者）我親自受過傷——但是我的心臟，卻跳動不已。「霍金斯傑姆死了」是我浮起的第一個想念。

很可感謝的是，我曾經做過軍人，尤其是做過醫生。我們的工作是不能延宕了。因此當時我立即決了心，毫不耽擱地回到岸邊，跳下了舢板。

幸而亨德是個好划手。我們行駛極快，水花亂飛；這舢板不久傍着帆船，我就跳了上去。

我看見他們都心慌意亂，那正是當然的事。地主這個好好先生，面白如紙，坐在那里想起他使我們陷入的災禍！在六個普通水手中，有一個也是面色蒼白，比地主好不了多少。

「這是一個初次就水手職的人，」司莫萊脫船長說，同時撇過頭去望他一望，「醫生，當他聽見悲鳴時，他幾乎暈了過去。現在我們只要再向他略略開導，那個人就會轉向我們這方面來的。」

我把我的計劃對船長說了，然後我們倆就商妥了實行這計劃的種種條目。

我們叫老雷特勒司守在房艙和前甲板間的過道裏，帶着三四支實彈的手銃，和一個作盾牌用的圓墊。亨德划了舢板，兜過去候在船尾的窗口下，裘伊司和我從事把火藥箱，手銃，幾袋餅乾，幾桶豬肉，一桶考那克酒，和我的有用的藥箱，裝到舢板裏去。

在這時候，地主和船長跑上甲板去，船長叫住了在船上的謀叛人員中最主要的人物舵手。

「漢茲，」他說，「我們兩人，身邊各帶着一對手槍。要是你們六人中有敢傳達什麼信號，就休想活命。」

他們都喫了一驚；在略略談過了幾句話後，他們大家都突然跑下艙房升降口，顯然

是想從後邊來攻擊我們。但是他們一看見雷特勒司在裝置桅檣的過道裏守候着，他們就立刻轉換方向，一個頭又從甲板上探起來。

「狗下去！」船長叫道。

頭又縮回去了。暫時，我們不再聽見這六個膽小的海員的聲息。

在這時候，我們次第把一樣樣東西，儘量裝到舢板裏去。裘伊司和我從船尾的窗口爬出去，於是我們就又向海岸出發，拚命地划着槳。

這第二次的出來，很引起岸上留守者的驚奇。「利利布雷洛」又停止了；正當我們划到小岬後，望不見他們時，其中有一個突然上陸，倏然不見了。當時我很想變更我的計劃，去破壞他們的小艇，只是我恐怕雪爾福和其餘的人，說不定就在近邊，而因這過分的企圖，也許把所有的計劃全都失敗了。

我們立刻又在和先前的同樣地方靠了岸，從事把所有的東西搬進木屋裏去。第一次是三個人一同去的，大家重重地背了東西，搬去放在柵欄裏邊。然後留着裘伊司守護



物件。——一個人是儘夠了，因為他帶着六支手銃——亨德和我回到舢板邊再把物件背過來。我們這樣地來來去去，因此連氣也來不及喘，一直把全船的貨物統統藏好。在當時，兩個僕人就都留守在木屋裏，而我則竭力回到希斯潘紐拉去。

我們要再冒險地裝一船物品來，似乎更是超乎事實的大膽。他們自然利於人多，但是我們卻利於槍械。在岸上的人沒有一個佩着一支手銃，他們在未跑進槍靶所及的地方，我們自信，我們至少能夠打倒六七個人哩。

地主正在船尾的窗口等我，他先前的頹喪之氣，已完全沒有了。他捉住了舢板的纜索，緊縛在船上，然後我們就着手把自己的性命裝載到舢板中去。所謂貨物，便是豬肉，火藥，和餅乾等東西。地主，我，雷特勒司和船長，各人只帶了一支手銃和一柄短刀。其餘的武器和藥彈，都投在二尋半深的海水裏，因此我們能夠在陽光中，看見這種鋼質的武器，遠在下邊明潔的多砂的海底下閃閃發光。

這時，潮水初退，帆船繞着錨而四周動盪。微聞在那兩艘小艇的方向，有呼喊的聲音；

雖則我們深信裘伊司和亨德的方向還在東邊，卻警覺我們應該早早開船。

雷特勒司從過道裏退出來，跳進舢板，這時我們已把舢板繞到帆船後的尾艙處，以便司莫萊脫船長下來。

「噲，」他說，「你們聽見我的話嗎？」

前甲板處並沒有人回答。

「噲，葛萊阿布拉衡——我是在對你說啊。」

依舊沒有回答。

「葛萊，」司莫萊脫先生把聲音略略提高了說，「我將要離開這帆船，我命令你跟了你的船長去。我知道你實在是個好人，我敢說你們中沒有一個是像你們外表這樣地壞的。我手裏已拿好了表；我限你在三十秒鐘之內，跟我同去。」

暫時靜息了會。

「來啊，穆計，」船長繼續地說，「不要多躊躇。我是每一秒鐘在拚着我的性命，和這

幾位和善的先生的性命。」

突然起了一陣混戰，傳來一種鏗扑的聲音，同時，葛萊阿布拉衡頰上帶着小刀的劍痕，跳出來像狗聞獵笛似地奔到船長的身邊。

「我來跟你去了，先生，」他說。

接着，他和船長就跳下我們的舢板，我們已用力划開去了。我們漸漸離開本船，不過還沒有上陸跑進木寨裏去。

## 第十七章 續醫生的話：舢板的最後航行

這第五次的航行，是和其餘的幾次截然不同的。第一，我們所趁的那隻像癩藥瓶一般的船，是過分地重載着的。五個成年的男子，其中有三個——屈利勞尼，雷特勒司，和船長——都長踰六呎，早已是過重了。此外更加上了藥彈，豬肉，和麵包袋等東西。船後舷側的上部，在水裏浸着。屢次有少量的水波，潑進船裏，所以我們還划不上百來碼路，我的袴子和外套的衣裾，已都浸得溼透了。

船長叫我們把船上的坐位，配置勻整，於是這艘船就浮得平穩了一點。然而我們還是運氣都不敢透一口。

第二，這時候剛在退潮——一流猛烈的波浪，穿過了灣口，向西方流去，然後又從我們早上到過的海峽邊，往南流向大洋中去。對於我們這艘重載着的船，就是微弱的波浪，

也是很危險的；但更壞的是：我們已被流水沖出了真正的航路，而把我們適當的上陸地遠隔在小岬後了。要是我們隨波逐流地下去，我們的船一定會飄過去靠在敵人的小艇旁邊，在那里，海盜們是隨時可以出現的。

「我不能把住船頭向木塞去了，先生，」我對船長說。我是在把舵，他和雷特勒司二個生力軍，是在划槳。「潮水還是在把牠沖開去。你能夠更用一點勁來划嗎？」

「如果你不讓這舢板翻身，」他說：「你就得把住了舵——把住了舵，直等到你把船頭逆潮水，趁着了風。」

我依着他的話去做，由試驗知道潮水是在把我們沖向西邊去，必待我把船頭轉向正東，或轉向與我們欲去的航路剛成直角的方向。

「照這個樣子，我們是永遠上不來岸了，」我說。

「要是我們可走的航路祇有這一條，先生，那末我們只好走這一條路了。」船長答道。「我們必須逆潮進行。你想，」他又說：「要是我們一碰到上陸地的逆風，那末我們不

用說易被敵艇所襲；就是在那里上岸，也算不定哩，然而我們這樣地划過去，這潮流一定會漸漸減弱，到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沿海岸划回來了。」

「這潮流已經減弱了，先生，」葛萊說，他是坐在艇首的第一位；「把起舵來你可以省力一點哩。」

「謝你，」我像從沒有發生過事情似地說：因為我們大家都已決定把他像我們自己人一樣地看待了。

突然，船長又開口了，我想到他的腔調有點兩樣。

「大礮！」他說。

「那個東西，我也想着，」我說，因為我以為他是在想到木寨的被毀。「他們決不能把大礮搬到岸上去，即使好搬，他們也決不能推着牠穿過樹林。」

「你看看後艙啊，醫生，」船長答道。

我們已全然忘記了那個九斤礮；使我們非常喫驚的是，那五個惡徒都在礮旁邊匆

忙着，把在航海時罩在礮外的所謂防水布的套子剝去。不僅如此，並且同時又有一個念頭閃進我的心裏：所有大礮中應用的彈藥，都被遺落在那里，只須用斧頭來輕輕一擊，就可以把這些彈藥統統送到在船的幾個叛徒的手中。

「伊斯累爾是甫林德的礮手，」葛萊粗聲地說。

我們冒着萬險，把船頭對着上陸的地方進行。這時候，我們已遠離了潮流，我們就是用必需的速度划動，也能使船按航路直駛，所以我能夠穩穩地駕着向目的地進行。但是不幸，照我現在所取的航路，我們對着希斯潘紐拉號的，已不是船艙而是舷側了，這正好給他們當做穀倉門大小的一個礮靶子。

我能夠看見，也能夠聽見那個酒容的惡徒漢茲伊斯累爾，忽地落下一個礮彈在甲板。上。

「誰的槍法最好？」船長問。

「屈里勞尼先生的槍法，遠在衆人之上，」我說。

「屈里勞尼先生，你好不好替我在這些傢伙中打死一個，假使可能，就打死漢茲，」船長說。

屈里勞尼像鐵一般地冷靜。他看了看他銃上的門藥

「噲，」船長叫道，「把手銃拿得小心一點，先生，否則，你會把這舢板倒翻呢。當他描準的時候，全體人員都須預備着把船身壓穩來。」

地主舉起了手銃，划槳停止了，我們都靠在屈里勞尼對面的船舷，以保持船身的平衡，因為一切都計劃得很周到，所以結果連一滴水也沒有潑到船裏來。

這時候，他們已把大礮在迴旋軸上轉了過來，拿了通條站在礮口旁的漢茲，因此就做了這次射擊的最顯明的標的。然而，我們運氣不好；因為當屈里勞尼開放時，正值他僵倒身體去，礮彈在他的頭上蚩蚩地飛過，打倒的卻是其餘人中的一人。

他所發出的叫聲，不但被船上的他的同伴所應響，而且從岸上也有好許多的聲音傳來，我對了那個方向望去，看見另一隊海盜正從樹林中跑出來，跳下他們小艇中的坐



位裏去。

「小艇來了，先生，」我說。

「那就用力划上去，」船長叫道。「現在我們顧不到這艘船翻不翻身。要是我們不能夠上岸，就萬事全休了。」

「趁人的小艇只有一艘，先生，」我接着說，「另一艘船上的人，很像要從岸上兜轉來攔住我們的去路似地。」

「他們一定要奔過來，先生，」船長答道。「只是魚出了水，成不來什麼事。我耽心的不是他們；倒是那礮彈。這猶如探囊取物！就是三歲的小孩子也拿得穩。地主，當你看見了引火的東西，你就告訴我們，我們須歇槳停駛哩。」

在這時候，我們已駕着這重載的舢板，以很快的速度進行，然而進行時並不會潑進許多的水來。我們現在離岸很近了；再打上三四十槳，就可攏岸！因為潮水早經退去，在叢林下沖開了一條狹的沙灘。小艇，是不用去怕牠了；沿岸的小岬早已切斷了我們的視線，

把牠遮住了。曾經殘酷地遲延我們的落潮水，現在正力圖補報，在遲延我們的敵人。唯一的危險的來源，便是大礮。

「要是沒有膽量，」船長說，「我要停船來再打死一個人。」

但是他們不會再遲延他們的射擊，是很明白了的事。他們對於倒地的同伴，連望都不望——雖然他並沒有死，我能夠看見他正在設法爬開去。

「預備！」地主叫道。

「停！」船長叫道，像回聲一樣地快。

於是他和雷特勒司用力打着反槳，把船艙沈在水裏。同時，礮聲就轟然發出。這便是傑姆所聽見的第一次的礮聲。至於地主的銃聲，他卻並沒有聽見。礮彈飛到哪里去了呢，我們中沒有一個人準確地知道。我推想牠一定曾經在我們的頭頂擦過，而其飛過時的風力，也許就引起了我們的災禍。

總之，這舢板的船艙緩緩地沈入三呎深的水底，只剩船長和我，還面對面地直立在

水中。另外的三個，都全身汨沒，然後又溼淋淋地站了起來。

所以，這次並沒有什麼大損害。性命一條也不傷，大家都能安然地涉水上岸。不過我們所有的貨物，全部沈在水底，而且五支手銃，可惜只有兩支可用。我的一支，我當時差不多本能地從膝間抽出來舉在頭頂。至於船長，他本來把他的手銃用肩帶來縛在背上，並且像先知似地把槍機向着上方。其餘的三支，則都已跟着舢板沈在水中了。

更使我們耽心的是，我們聽見敵人的聲音，已經從沿岸森林中漸漸近來了；我們在這種半僵的局面中，非但有被截斷木寨的去路的危險，而且我們當前還存着一種顧慮，就是，假使亨德和裘伊司受到六個敵人的攻擊，他們會不會有堅守的意旨和節操。亨德是很堅定的，這個，我們很知道；裘伊司這個人，卻不無可疑——他是一個湊趣的規矩的下僕，可以刷刷衣服，卻不配當一個戰士。

我們想起了這許多心事，就趕緊涉水上陸，把這可憐的舢板，和我們所有的火藥糧食的大半都撇在水裏。

## 第十八章 再續醫生的話：第一日戰事的終了

我們趕緊穿過那正障在我們和木寨中間的細長的森林；我們每走一步，海盜們的聲音就愈見逼近。我們不久就能夠聽見他們奔跑時的足音，和他們衝過森林時樹枝的折裂聲。

我豫料，我們一定要有一次正式的接觸了，就留心着我小銃上的門藥。

「船長，」我說，「屈里勞尼是好射手。把你的小銃給他；他自己的是不中用了。」

他們交換了手銃，於是從糾紛發生以來就靜默着的屈里勞尼便暫時停步來察看銃上的一切機件是否合用。同時，我注意到葛萊是赤手拳空的，就把我的短刀給了他。我們看見他唾手揚眉，拔出刀來在空中呼呼舞動，心中都很快慰。顯然，我們這位新的幫手，從他身體上的每一點看來，是一個很得力的人。

更向前約行四十步，我們就來到樹林的邊境，望得見當前的木寨。我們閃進了木寨南側正中的柵欄，差不多同時，就有七個叛徒——水手長安德生、佐勃在前邊領導——齊從西南方面衝出來。

他們像喫驚的樣子，突然停了步；趁他們驚魂未定，不但是地主和我，就是在木屋中的亨德和裘伊司，也能從容地發槍。這四人的子彈放得雖很漫散；卻收了效果。敵人中有一個確被打倒了，其餘的都毫不遲疑地轉身竄入森林中去了。

我們重裝了子彈，沿柵欄外跑過去看倒地的敵人。那人已經氣絕了——子彈穿過了心臟。

當我們正在歡欣着我們的成功時，突然從叢林中發出一響槍聲，一顆子彈在我的耳邊擦過，可憐的雷特勒、湯姆就跌倒了。渾身仆在地上。地主和我都發槍回擊；但是我們沒有標的，所以這多分是浪費彈藥罷了。我們又重裝了子彈，回身來看顧可憐的湯姆。  
船長和葛萊已經在看護他；我一眼瞥去就明白那是完全無望了。

我相信，我們回擊的敏捷，已把叛徒們又驚散了。因為當我們把這可憐的呻吟流血的老園人扛過柵欄，擡進木屋子裏去時，並沒有再受到何等的阻礙。

可憐的老人，他從災厄的開始，一直到我們把他放在木屋子裏臨終的時候，不曾說過一句驚奇，抱怨，恐懼，甚或是同意的話。他勇敢地守在過道裏擋着圓墊備敵；他默默地，柔順地，勝任地遵行了一切的命令；他是我們中最年長的人，約大我們二十來歲，現在死的，湊巧就是這個忠誠的寡言笑的老僕。

地主跪在他旁邊吻他的手，像小孩子一樣地痛哭着。

「我要死了吧，醫生？」他問。

「老湯姆，」我說，「你是在回故鄉去了。」

「我恨不得先去轟他們一砲，」他答道。

「湯姆，」地主說，「你怨我吧？」

「我對於你，怎麼好說這種話呢，地主？」是湯姆的回答，「無論如何都好，阿們！」

片刻的靜默後，他說，他希望有人替他誦祈禱詩。「這是俗禮啊，先生。」他乞宥地申說道。不久後，他就溘然長逝，沒有說另外的話。

我早經注意到船長的胸膛和衣袋非常臃腫，在這個時候，他已摸出了種種的東西來——英國國旗，一本聖經，一團堅牢的繩束，鋼筆，墨水，航海日記簿，和幾磅烟草。他曾在柵欄裏找到一株剷除枝葉的長的杉樹橫在地上，藉了亨德的幫助，他已經把牠豎立在木屋的牆角邊，正當兩壁所架的木榦互相交錯的地方。然後他爬到屋頂上，親自把國旗懸掛了上去。

這事似乎使他非常愉快。他回進木屋來，像無視一切地着手檢點各物。然而他雖在專心檢物，卻目睹湯姆的逝世；所以當他一切檢點好之後，就馬上拿了另一面旗跑過來，恭恭敬敬地把牠鋪在屍身上面。

「不要過於悲傷，先生，」他說，握着地主的手。「他是萬事全沐了；一個水手爲了替船長和船主盡力而死，那是用不到恐懼的。我的話也許不合於神學，但這是事實。」

說着，他把我拉到他旁邊去。

「李佛西醫生，」他說，「你和地主豫料，那伴船來此還有多少禮拜？」

我告訴他那不是幾禮拜的問題，而是幾月的問題；我們如其到八月底還不去，布蘭特立就開船來找我們；但是也許早一點，也許遲一點。「你可以自己去計算日期」我  
說。

「噢，」船長搔着頭皮回答，「那末我們對於這所有的天惠的東西，就該盡力節省，我總以為我們太拮据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

「可惜我們失掉了第二次所載的貨物。我的意思就是指這一點，」船長答道。「至於火藥和子彈，是夠用了。不過糧食很缺乏，非常地缺乏——這樣地缺乏，李佛西醫生，恐怕我們反以減少了這額外的口齒為得計呢。」

說了他指着在國旗底下的屍體。



正當這時候，忽聞轟然一響，夾着一種口笛聲，就有一顆礮彈從木屋頂上飛過，落在屋背後的遠處的樹林中。

「喔喔！」船長說，「發礮了！想你們的火藥快完了吧，孩子們。」

第二礮開得比較準確了，礮彈落在木寨裏，揚起了一大陣的灰砂，但是沒有什麼別的損害。

「船長，」地主說，「這屋子從船上看來，是望不見的。他們一定是在把國旗做標的。我們不好把國旗收進嗎？」

「下了旗表示降服嗎？」船長叫道。「不行，我不贊成。」他一說出了這句話，我看我們大家都同意了。因為這非但表示一片剛直的海員的和正義的氣概；而且還是一種好的策略，叫敵人知道我們全不以他們的礮擊為意。

然而，在這晚上，他們繼續不絕地開着礮。彈丸一顆顆飛來，有的穿過屋頂，有的打不到，有的落在木寨裏揚起了許多的灰砂；但是他們須開得很高，所以子彈落下來往往無

力地理在輕輕的砂地中。我們並不擔心流彈；雖然有一顆從木屋頂頭穿進來直貫地板，然而我們不久就習於那種粗暴的遊戲，而把牠只看作和玩棒球一樣罷了。

「這也有一種好處，」船長說，「在我們前面的森林中，大概無敵人的蹤跡了。海潮已經退了好久；我們的貨物一定出水。最好有人敢大膽地去把豬肉拿了來。」

葛萊和亨德首先過來擔任這工作。他們武裝定當，就偷偷地跑出木寨去，但結果卻證明了這是多此一舉的。叛徒們比我們設想的更其勇敢，否則就因為他們很確信伊斯累爾的敵術的緣故。他們有四五個人涉了水，在忙着搬運我們的貨物到停在近旁的一隻小艇裏去。這小艇正當着潮流，所以有人在時時刻着槳，使牠穩穩地息在水中。雪爾福在船尾的客座裏指揮；他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有一支毛瑟槍，這大約是從他們自己的祕密武庫中取出來的。

船長坐下來寫他航海日記，開頭是這樣寫着：——

「司莫萊脫、亞歷山大、船長；李佛西、賓維特、船醫；葛萊、阿布拉衡、船匠；屈利勞尼、約翰，

船主亨德約翰和裘伊司李嘉特，船主的僕人，非海員——以上是船中所剩忠實的人的全部——預備了十天很拮据的糧食，於今天上陸，在寶島的木屋上升了英國的國旗。雷特勒司湯姆，船主的僕人，非海員，爲叛徒所擊斃；霍金斯傑姆，房艙中的聽差——」

寫到這裏，我就擔心可憐的霍金斯傑姆的運命。

在陸地方面有一種呼聲。

「有人在叫我們，」亨德說，他是在放哨。

「醫生！地主！船長！亨德，是你嗎？」繼續傳來了叫聲。

我跑到門邊，恰巧看見霍金斯傑姆安然無事地在爬進柵欄來。

## 第十九章 回復霍金斯的話：木寨中的警備隊

耿倍恩一看見國旗，他就停了步，一把拉住我的臂膀，然後坐了下來。

「噲，」他說，「那一定是你的朋友了。」

「更其像是叛徒呢，」我答說。

「那樣嗎！」他叫道。「哦，像這樣一處地方，除了冒險君子外，是不會有人進去的，不過若是雪爾福，他一定升起海盜的黑旗來了。不，那是你的朋友。他們已經在開戰了，我料想你的朋友已經占了優勢；他們都上岸住在木寨裏。這木寨是許多年前甫林德建築起來的啊，甫林德，他真有大將的才器呢。除了喝酒，誰都不是他的對手。他什麼人都不怕；只怕雪爾福——雪爾福是個很文雅的人。」

「哦，」我說，「也許是這樣，並且是這樣最好咯；我理當趕快去接應我的朋友了。」

「不，夥計，」倍恩答道，「你去不中用。你是一個很好的童子，要是我看得不錯；不過你徹頭徹尾只是個童子。哦，耿倍恩是很精明的。紅酒不會引我到你去的地方，——不會的，除非等我看見你的主人，而得到他的口約。你切不要忘記了我的話：『更加信託』（你這樣說）更加信託，」（參看第一五三頁末行——譯者）——然後捻他一把。」

於是他又露出了很狡猾的神氣，第三次捏了我一捏。

「用得到耿倍恩的時候，你得知道從哪里去找他，傑姆就在你今天碰見他的地方。他來時手裏拿了一點白的東西；並且他是一個人來的。喔！你只要這樣說：『耿倍恩，』你說，『是很有主意的。』」

「好，」我說，「我相信我懂得了。你有一些提議，你要見一見地主或醫生；你是等在我碰到你的地方還有嗎？」

「你也許要問，在什麼時候？」他接着說，「大概從正午到下午六下鐘。（即十二點到三點——譯者）」

「好，」我說，「現在我可以去嗎？」

「你不致於忘記吧？」他熱切地問道。「他有他的道理，你說。他有他的道理；那是最切要的一點；老實說好。」——還是握着我的手——「我看你可以走了，傑姆。啊，傑姆，要是你碰到雪爾福，你不會下毒手把耿倍恩賣了吧？你不會被威武所屈嗎？不會的吧？如果這些海強盜駐紮在岸上，傑姆，你看他們的妻子明天就會都變成寡婦哩。」

說到這裡，他的話就被轟然的礮聲所打斷，一個礮彈從樹林中飛過來，落在離我們說話的地方不到百碼的砂土裏。隨後，我們就各向不同的方向逃走了。

此後的一整小時，頻繁的礮聲震撼着全島，礮彈不絕地爆裂在樹林中。我因為常常被這種可怕的彈丸所追逐——也許在我看來，是這樣的——就在一處處隱秘所在往來逃避。但是在礮擊終了時，我雖然還不敢冒險走向礮彈落得最多的木寨那邊去，卻已漸漸鼓起了幾分勇氣；在迂迴地跑到東首之後，便潛入了岸旁的樹林中。

太陽正在沈下去，海風在森林中呼號激蕩，並且在碇泊處的灰色水面上揚着漣漪。

的波紋；潮水也遠退了，廣大的砂地上毫無遮蔽，日中的熱氣已散，冷風穿透了我的背心，侵入肌骨。

希斯潘紐拉號仍舊停在以前碇泊的地方；不過在斜桁上的外端，的確飄揚着海盜的黑旗了。當我觀望的時候，又閃耀着紅的火焰和反響着隆隆的礮聲。好幾顆礮彈都在空中掠過。這是礮擊的最後一幕。

我在那里躺了一時，注視着敵人在襲擊以後的匆忙情形。近木寨的海灘上，有人在用斧頭來搗毀什麼東西；後來我想到這東西卻就是那可憐的舢板。遠在靠河口的樹木間，正熾燒着一團野燎，而在那一點和帆船的中間，有一隻小艇在不絕地往來，艇中的人看去很是模糊，划槳時鼓噪着像小孩子一般。不過，從他們的聲音的調子看來，似乎是帶一點酒意的。

後來，我想我可以回木寨去了。我一直跑到突入海中的低砂洲上，這砂洲包圍着東邊的碇泊處，半潮時和骸骨島相連絡；這時，我立起身來，看見在砂洲的前方，有一塊很高

的孤立的巖石，顏色純白，突出在低矮的樹叢中。這頓然使我想起，這個也許就是耿倍恩所說的白巖，並且將來有一天需要小舟的時候，我會知道向哪里去找哩。

於是我穿過森林直至我回到了木寨的後方，即靠着海岸的一邊，而立刻受到了忠心派人們的熱烈的歡迎。

我把我的故事講過了之後，就環顧着我四周的東西。木屋的屋頂，牆壁，和地板，全是用未經鏢方的松木榦來造成的。地板有幾處離砂地約一呎或一呎半光景。門口有一個門廊，在這門廊的底下，有一流小泉水湧入一隻極奇特的杜造的水盆中——只是大帆船上的一隻鑿破了底的鐵釜罷了；這水盆埋入砂中，正如船長所謂「像一隻的沈到喫水線重載的船」。

這屋子除了骨架外，就沒有什麼東西了：只在一個壁角裏，有一塊當作爐竈的基底的石板，和一隻盛火用的鏽了的舊鍋子。

小丘的斜坡上和木寨中一帶的樹木，都已被砍下來造做木屋子了，我們從那些木



樁子看來，還可以想見這被毀了的森林是如何豐茂和高大啊。自從樹木被砍去了以後，大半的泥土都被雨水所洗去，或被風砂所掩埋；只在從鐵釜中湧下來的水流所經過的地方，還繁生着蘚苔，羊齒，以及蔓草之類，在砂地上呈着綠色。極近木塞的地方——據說，因為太近，所以在防禦上很感不便——依舊高聳着密生的樹木，靠陸地的一邊全是杉樹，但是靠海洋的一邊卻參雜着許多的常綠橡。

我曾經說起過的那寒冷的晚風，（參看一八六頁第一行——譯者）從這粗陋的屋子的隙縫中吹進來，呼呼地響着，並且在地板上降着連綿的細砂的雨。我們的眼睛裏有砂，我們的齒縫裏有砂，我們的晚餐裏有砂，在釜底下的泉水裏，也有砂礫跳舞着，完全像是初沸的粥，我們的烟窗，祇是屋頂上的一個方孔，所以透出去的烟極少，其餘的都盤旋在屋子裏，使我們喉嚨頭咳嗽，眼睛裏流淚。

更荒涼的景象，是：我們的新幫手葛萊，因為從叛徒中衝出來的時候受了傷，所以臉上縛着繃帶；而可憐的雷特勒司湯姆，還遮着國旗，僵硬地躺在牆腳邊，沒有安葬。

如果一任我們懶懶地坐着，我們大家一定會變得萎靡起來，但司莫萊脫船長決不是那樣的人。他把所有的人手都叫到面前，把我們分成幾組去擔任警備的事務。醫生，葛萊和我是一組；地主，亨德和裘伊司另爲一組。我們雖然都很疲乏，卻還派了兩個人出去採木柴；更派了兩個人出去掘一個墓穴來葬雷特勒司；醫生被指令爲廚夫；我受命在門口放步哨；船長自己則往來鼓勵着我們，並在必要時幫助傳遞物件。

醫生時時到門口來呼吸空氣和舒暢烟迷的眼睛；他每次出來時，總和我講話。

「司莫萊脫那個人，」有一次他說，「比我更能幹。我這樣說，意思指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傑姆。」

另一次，他來時靜默了好一會，然後他側了頭，對着我看。

「這耿倍恩是個正常的人嗎？」他問。

「我不知道，先生，」我說，「我確不定他是不是瘋的。」

「如果你對於這事還確不定，那末他一定是個正常的人，」醫生答道。「一個人在

孤島上羞憤地困守三年，傑姆，我們就不能夠希望他和你我一樣地神志清明。那是不近人情的。你不是說他要想喫乾酪嗎？」

「是的，先生，他要想喫乾酪，」我答道。

「哦，傑姆，」他說，「倒幸虧我們對於食物預備得週到呢，你看，你沒有見過我的鼻烟盒嗎？你從不曾看見我吸過鼻烟；理由是這樣的，在我的鼻烟盒裏，放着一塊派瑪的乾酪——這乾酪在意大利製造，極富於滋養分，好就把那東西給了耿倍恩罷！」

在晚餐前，我們把老湯姆埋葬在砂地裏，大家都脫去帽子，環着墳墓的四周，當風站立了一會。採來的木柴原已不少，但是船長卻還嫌未足；他望着搖了搖頭，對我們說，我們「明天必須再振作起一點精神來。」當我們一同喫過了豬肉，和各人喝過了一杯濃烈的白蘭地後，那三個領袖就又集在壁角裏，討論我們今後的舉措。

他們顯然是智窮力盡，毫無辦法；現在所存的食糧已非常缺少，所以，不及援船到來，恐怕我們早已迫於饑餓而投降了。但是我們決定了的最好的希望，是把這些海盜次第

殺死，使他們或是下旗降服，或是乘希斯潘紐拉遠颺。他們最初的十九人已減至十五人，還有二個受了傷，其中的一人——被擊倒在礮旁的那個人——即使不至於死，至少受了重傷。我們每次向他們發槍襲擊時，我們總看得非常準確，並且十二分小心地防護着我們自己的生命。此外，我們還有兩個得力的助手——那便是紅酒和氣候。

說紅酒是我們的助手，是因為我們這里雖離敵人的陣地約有半哩路，然而我們能夠聽見他們叫囂歌唱的聲音，一直到深夜；至於氣候，醫生罰咒說，他們駐紮在沼澤裏，並且沒有預備療治的藥品，不出一禮拜，將見他們中有一半人會病倒哩。

「所以，」他接着說，「如果我們起先不被悉數打死，那末他們倒一定樂於駕帆船逃走的。我以為他們所要的往往是船，有了船，他們就可以再去劫掠了。」

「失船的事，我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司莫萊脫船長說。

讀者可以想見，我的身體是非常疲乏了；所以當我上牀去睡覺時，不待輾轉翻身，就酣然熟睡，像木頭一樣。

等到我被一種忙亂和語聲所驚醒時，其餘的人早經起身喫過早飯，並且採來了抵得昨天的一倍半的木柴了。

「噢，休戰旗！」我聽見有人說；然後，立刻跟着一種驚叫的聲音，「雪爾福親自來了！」我一聽見就跳起身來，擦了擦眼睛，跑到壁間的一個槍孔邊去張望。

## 第二十章 雪爾福的使命

果然，木寨外來了兩個人，一個人揚着一幅白布；神色安靜地站在這個人旁邊的另  
一人，正是雪爾福。

天色還很早，像這樣的寒冷的早晨，我覺得還是初次經歷到；尖削的冷氣，直透骨髓。天氣明朗，舉頭不見雲影，樹巔照着日光，泛出玫瑰紅的顏色。但是在雪爾福和他的副官所站的地方，卻還都在陰蔭中，夜間從沼地上升起來的白霧，低低地飄蕩着在兩人的膝下。從這寒氣和白霧兩種東西看來，就可以明白這孤島的不適於居住，這顯然是一處卑溼的，易罹熱病的，不衛生的場所。

「大家跑進來，」船長道，「這個十之九是詭計。」

然後他叫住了那海盜。

「走的是誰停，否則我們開槍了。」

「請看這休戰旗，」雪爾福叫道。

船長是在門廊裏，小心地站在彈丸所不及的地方，以防暗算。他轉身來對我們說：

「醫生的一組擔任防務。請李佛西醫生守北側；傑姆守東側，葛萊守西側；凡是不擔任防務的人，都去裝槍彈。諸位，要打起精神，要謹慎小心！」

然後他又轉身向着那兩個海盜。

「你們拿了休戰旗來幹麼？」他叫道。

這次回答的是另一人。

「雪爾福船長到這里來同你們商量妥協的事情，」他大聲說。

「雪爾福船長我不知道他。他是誰？」船長叫道。然後我們聽見他自言自語說地，「船長嗎？他高升了哩！」

隆約翰自己回答了。

「是我，先生。這些可憐的孩子自從你棄職之後，就推舉我爲船長，先生。」——「棄職」兩字說得特別有力。「要是我們能夠妥協，我們就甘願服從，一點也不躊躇。我只請求你答應我一句話，司莫萊脫船長，就是讓我安然地遠離這個木寨，並且在我沒有跑出機關所及的地方時，須暫緩放槍。」

「朋友，」司莫萊脫船長說，「我極不願同你講話。要是你有話對我說，那末你可以跑進來，我的話是盡於此了。至於暗算，那只有你們纔幹得出來的事，上帝會保佑你。」

「夠了，船長，」隆約翰歎叫道。「得到你的一諾，是儘夠了。我知道一個君子人的氣概，確是這樣的。」

我們看見持休戰旗的人，要想把雪爾福拖回去。聽了船長的回答的倨傲，那原也不無理由，但是雪爾福卻對他哈哈大笑，拍了拍他的背，似乎認他的警戒有一點悖事的樣子。然後他跑近木寨，把拐杖拋入，伸起一隻腿來，用了好多的氣力和方法，纔算跨過柵欄，而安然地落在木寨裏。



我自己承認，我太注意了當前的事情，於警備的方面，毫無用處；實際上，我早已離開東壁的槍孔，躡足到船長的背後去了。這時船長已坐在門檻上，兩肘靠膝，兩手支頤，眼睛注視着泉水，看牠從砂裏的舊鐵釜中噴湧出來。他的嘴裏正在哼着，「童男和童女齊來。」

（英國歌謠名——譯者）

雪爾福跑上小丘來，非常喫力。大半是爲了山坡的斜峭，木樁的礙脚，和砂土的鬆軟，使他和他的拐杖蹣跚得像是一隻飄浮無定的船。但是他耐着性子前進，像一個沈默的人，終於跑到了船長的面前，非常文雅地行了一個禮。他穿着最漂亮的衣服；一件滿飾着黃銅鈕扣的大青色的外套，低垂在膝際，一隻精細的鑲有花邊的帽子，直聳在頭頂。

「朋友，你來了，」船長擡着頭說。「你最好坐下來。」

「你不讓我跑進屋子裏去吧，船長？」隆約翰不平地說。「今天清早非常寒冷，坐在外邊砂地上，真是太難熬了。」

「嚇，雪爾福，」船長道，「要是你肯做個規矩人，此刻你本來可以坐在船上的廚房

裏。這是在你自己。或者你做我船上的廚子——這樣，你就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或者你做一個普通的爲叛徒和海盜的雪爾福船長——這樣，你就可以去受絞刑！」

「好好，船長，」廚夫答了，就照着吩咐坐在砂地上，「別的沒有什麼，只是又要煩你攪我起來哩。你們這裡的地方，是好極了。啊，傑姆也在這裡！傑姆，祝你早安。醫生，你好啊，你們這幾位住在一塊兒，可以說像是一個快樂的家庭呢。」

「你有什麼話說，你就說出來罷，」船長道。

「不錯，司莫萊脫船長，」雪爾福回答說。「公事公辦，那當然勉強不來。好，現在你聽我說罷，你們昨天的事是很僥倖的。我承認這確是很僥倖的。你們中有幾個很會使用木槌子。我更承認，我的部下有幾個非常驚駭——也許大家都驚駭；也許連我自己都驚駭；也許這就是我到這裡來商量妥協的動機。不過你記好，船長，那是決不會有第二次的，哼！我們將要加意防範，少喝一點兒酒。你們也許以爲我們都是些醉鬼。其實我告訴你，我喝起酒來很知節制；我只是太疲乏了；要是我早驚醒一秒鐘，我定會把你拿住，真的。至於那

個被打傷的人，當我去看他時，還沒有死哩。」

「這樣麼？」船長很冷靜地說。

雪爾福所說的話，在船長全是謎樣的東西，但是從他的談話中你是永遠猜不出來的。至於我，倒有了一點端疑。耿伯恩的最後一句話，又浮起在我的心頭。我就猜想，大概當他們喝醉了酒，躺在燎火的四周時，耿伯恩曾經去襲擊過這些海盜，於是我快活地估計，我們須對付的敵人，現在只有十四個了。

「好，你聽我說罷，」雪爾福道。「我們這方面要的是那筆藏金，而且我們一定要得到牠——這是我們的條件！你們這方面，我想，大概先要保全性命；這是你們的條件。你們有一張海圖，是不是？」

「也許是有的，」船長回答道。

「喔，你們是有的，這事我知道，」隆約翰說。「你無需這樣粗聲地對付人家；那是一點也沒有用處的，你得知道。照我的意思是，我們要你們的那張海圖。我本人決不想傷害

你們。」

「那個我是決計不答應的，朋友。」船長插口道。「我們早知道你們的意思，而且我們毫不爲意；因爲，你看，你們做不到。」

說了，船長鎮靜地望着他的臉，在煙斗裏裝了一點煙草。

「如果葛萊阿布——」雪爾福突然怒聲說。

「不要說了！」司莫萊脫船長叫道。「葛萊沒有告訴我什麼話，我也沒有盤問他什麼話；而且我告訴你，我寧可先把你和他和這個全島，都從水中掉到地獄的火燄中去。朋友，我對於這事的主見，你明白了沒有？」

這一點小脾氣，似乎把雪爾福冷靜了下去。他本來正在憤憤地生氣，但是——聽見船長的話，他的氣又平下去了。

「非常明白，」他說。「爲了時間和地位的關係，我對於紳士們所認爲適當或不適當的東西，是管不來了，哦，我看你像要抽煙的樣子，船長，我也要老實不客氣地抽煙哩。」

於是他就裝一烟斗烟草來點着了。兩個人暫時靜靜地坐着抽烟，有時候互相睨視，有時候暫時停抽，有時候偃出身體來吐痰。看他們的樣子，真像在演戲。

「啊，」雪爾福又開口道，「你聽我說。你們把用以發掘藏金的海圖給我們，不要再射擊無辜的水手，和趁他們熟睡時去刺破他們的頭。你們肯這樣做，那末我們就給你們兩條路，任你們選擇。或者等藏金上了船，你們跟我們一同到船上去，我立誓保證，安放在你們在安全的陸地上，決不食言。或者，爲了我部下中有幾個性情粗暴的人，在航海時曾經以事務繁重而結有夙怨，因此不合你們的意思，那末你們就不妨留在這個島上。我們願意把食糧按照人數均分；我一樣肯立誓保證，我見了第一隻船就叫他們到這裏來載你們，你們須要明白，這是很誠意的話。比這更好的事，你們是不能辦到的。我希望——他提高了嗓子——「這木屋子裏的所有的人員，都會聽見我的話，因爲對一個人說的話，就是對大衆說的。」

司莫萊脫船長從坐處站起來，把烟灰擊落在左手的掌心裏。

「話完了嗎？」他問。

「哦，所有的話統統說過了！」隆約翰答道。「你們拒絕這樣調停，那末你我的相見，恐怕除了槍彈外，這就是末一次了。」

「很好，」船長說。「現在你聽聽我的話罷，要是你們肯一個個都徒手前來，那末我就把你們都用鐵鍊拷起來，帶你們回故鄉去受英國的公平的裁判。要是你們不肯，我同莫萊脫亞歷山大願以名譽擔保，我一定揚着英國的國旗，把你們都送到海魔那里去。你們不能夠找到藏金。你們不能夠駕駛帆船——你們中沒有一個人配駕船。你們不能和我們開戰——喏，葛萊就是從你們的五人中逃出來的。你們的船頭一動都不能動，雪爾福先生，你們將要感覺到，像是一隻停在當風的海岸邊的船。我在這里對你說這樣的話；這是你從我得到的最後的忠告；因為，我下次碰見你時，我誓必以槍彈和饜孩子去罷，去罷。給我趕快滾開這里。」

雪爾福面容如畫，盛怒地楞起了他的眼睛。他把烟斗中的火搖出了。

「攙我站起來！」他叫道。

「我不幹，」船長回答說。

「誰肯攙我起來？」他咆哮道。

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動一動身體。於是雪爾福咕嚕着最卑污的話，沿砂地爬過去，直至攀住了門廊，能夠再撐起拐杖來。然後他向泉水中吐了一口痰。

「嚇，」他叫道，「我早這樣豫料着你們，不出一點鐘，我將打破你們的舊木屋子，叫牠和大酒桶一樣。好笑，你們好笑，畜生！不出一點鐘，你們將要欲笑不能哩。到那時，那些已死的人是幸福了。」

於是他刻刻毒毒罵了一聲，一跛一拐地走下砂丘去，經了四五次的傾跌，纔由那持休戰旗的人，幫他跨過柵欄，而頃刻間消失在樹林中了。

## 第二十一章 襲擊

雪爾福的姿態消失後，目送他遠去的船長，就轉身跑進屋子，發見我們除了葛萊外，沒有一個不離開職守。這時我們纔第一次看見船長的怒容。

「回到防位去！」他怒聲道。然後，當我們大家縮回到派定的地方時，他就說，「葛萊，我將要把你的名字記在航海日記上；你已盡了你做海員的本分。屈里勞尼先生，我萬不料你也會這樣呢。醫生，我想你曾經當過軍人，要是你從前在封泰內服務時，也是這樣不遵命令，先生，我看你還不如躺在牀上睡覺的好哩。」

醫生的一組都已回到了槍孔邊，其餘的正在忙着裝填那作為後備的小銃中的彈藥，真的，每一個人的臉上露出紅暈，耳朵裏直刺着那種如俗語所謂的俏皮話。

船長暫時默默地注視了一回。然後他開口了。



「諸位」他說，「我已把雪爾福狗血噴頭地罵了一頓。我是故意激怒他的；據他說，不出一小時之內，我們就要受到襲擊哩。我們方面人數較少，這個不用我說了，但是我們在遮蔽物中作戰；並且若在不久前，我還會說我們用嚴正的紀律來作戰——不過現在卻不能說了。只要諸位打定主意，我確信我們一定能夠擊退他們。」

於是他往來巡視，說看見一切都舒齊了。

在狹小的東西兩側，只有兩個槍孔；在有門廊的南側，也有兩個；在北側卻共有五個。我們七個人十足有二十支手銃；採來的木柴被疊成四堆——你可以說是桌子——積在每側的中央，在這些桌子上，各各放着一些彈藥和四支實彈的手銃，以備防守者的應用。在屋子的中央，整列着許多的短刀。

「把火盆熄滅了罷，」船長道；「天氣已經轉暖，我們不要讓烟氣迷了眼睛。」

屈里勞尼先生一個人把鐵火鍋搬到外邊，又把餘燼都壓熄在砂裏。

「霍金斯還沒有進早餐。霍金斯，你自己去拿一點東西，回到防位上去喫罷，」船長

接續說。「現在你得打起一點精神來；在戰事沒有開始以前，你應該把牠喫好。亨德，給各人喝一杯白蘭地罷。」

正當大家在喝酒的時候，船長心裏已決定了防禦的計劃。

「醫生，你去守前門，」他又繼續着說，「當心，不要把身體給敵人看見；守在裏邊，把槍彈從門廊中打出去。亨德，你去守東側。裘伊司，你守西側。屈里勞尼先生，你是最好的射手——你和葛萊去守在有五個槍孔的北側；那個地方最危險。要是他們衝得過來，從這些槍孔裏射擊我們，那就糟糕了。霍金斯，你我不大會放槍；我們就站在旁邊擔任裝彈和傳遞等事情罷。」

誠如船長所說，天氣已經轉暖了。太陽一爬上我們屋子邊的一帶樹木，牠立刻就強烈地照着曠地，把晨霧一口氣喝乾了。不久，砂礫焦灼，樹脂從木屋的木榦上滲出來。背心和上衣，被撇在一旁，襯衫齊領解開，袖口捲到肩胛旁；我們各自站在防位邊，感覺到非常的酷熱和焦急。

「一小時過去了。」

「該死！」船長說。「這里沈寂得和無風帶一樣。葛萊，你倒吹吹口笛，召一陣風來看。  
（水手迷信，以為風可以用口笛召來——譯者）」

正當這個時候，來了攻擊的最初的消息。

「先生，」裘伊司說，「是不是我見了人就開槍？」

「正是這樣！」船長大聲說。

「是，先生，」裘伊司還是用了有禮貌的調子回答。

暫時沒有什麼事變發生；但是這幾句談話，倒使我們大家都驚心吊膽地留神着視聽——擔任開槍的人把手銃托在手中，船長抿嘴蹙額，站在屋子的中央。

幾秒鐘過去了，裘伊司突然舉銃放射。銃聲未了，木寨四周就不絕地射進排槍來，一彈又一彈，像是連續着的一樣。有幾彈打中了木屋子，但是沒有一顆飛進屋子裏來；等到烟消火息時，牠和木寨四周的森林又和以前一樣地靜寂了。沒有一條樹枝搖動，沒有一

支銃身的閃光照見敵人的所在。

「你射中了敵人嗎？」船長問。

「沒有，先生，」裘伊司回答道。「我相信沒有射中。」

「你說老實話，倒也很好，」司莫萊脫船長不憚地說。「霍金斯，把槍彈裝起來。醫生，你的方面受到多少槍彈？」

「我看得很仔細，」李佛西醫生說。「在這方面一共受到三發。我看見這三發的火光——兩發很近，一發遠在西邊。」

「三發！」船長順口說。「那末，屈里勞尼先生，你這方面有多少？」

但是這個卻不容易回答。北側所受的槍彈很多——據地主估計是七發；據葛萊說是八九發。從東西兩側射來的只有一發。所以敵人的攻擊顯然趨重北側，在其餘的三方面，他們只是虛張聲勢，來擾亂我們的注意罷了。但是船長並不變更他的計劃。他辯說，這些叛徒若得跨過柵欄，他們就要佔據住任何沒有防備的槍孔，而把我們像老鼠般地被

射死在我們自己的堡寨中了。

我們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突然間，一聲吶喊，就有一夥海盜從北面的森林中跳出來，直趨木寨。同時，森林中又有槍聲傳出，一顆彈丸蚩蚩地從門口飛進，把醫生的手銃打成幾片。

進攻的人像猴子似地爬進柵欄來。地主和葛萊繼續不絕地發槍；有三個人跌倒了，一個仆在木柵裏，二個倒在木柵外。但是其中有一個，顯然不像是爲了受傷而跌倒的，卻更像是爲了驚嚇，因爲他不久就站了起來，立刻竄入森林中去了。

兩個人已被擊死，一個人逃走了，四個人竟然闖進了我們的木柵；同時，有七八個人，顯然各自拿了好幾支手銃，從森林的掩護中向木屋子連續作猛烈的援助的射擊。

闖進來的四個人，吶喊着向前直撲木屋，在樹林中的人，也鼓噪吶喊，作他們的聲援。我們這邊發了好幾槍；但因射手的焦急，所以沒有一發生了效果。不一會，四個海盜已經跑上小丘，來擊迫我們了。

水手長安德生佐勃的頭，出現在中央的槍孔邊。

「打進去，衆兄弟——衆兄弟！」他像雷聲似地大聲叫道。

就在同時，另一個海盜攔住了亨德的手銃的銃口，用力一絞，就從槍孔中把手銃奪去，然後狠命一擊，將這可憐的亨德打得昏迷地倒在地板上。正當這時，又有一個沒有受傷的人，在屋子四周兜圈子，突然他在門口出現，舉起短刀向醫生砍來。

我們的地位是完全顛倒了。在一瞬前，我們正躲在掩蔽物中向無遮蔽的敵人放鎗；可是現在，我們卻變得一無遮掩，並且又不能夠還擊敵人。

木屋中瀰漫了烟霧，我們卻因此得到了一點安全。驚呼和喧噪，射擊的火光和槍聲，以及一種高響的呻吟，直刺我的耳朵。

「外邊去，諸位，外邊去，到空曠地方去打帶好短刀！」船長叫道。

我就急忙從柴堆上攫取短刀，不想同時有人在拿另一把短刀，就把我的指節割開了，但是我一點也不覺到痛楚。我衝出門口，跑到了明朗的日光中。我覺到有人跟在我背

後，卻不知道這人是誰。恰恰在我的前方，醫生正追趕着他的敵人，到小丘下去，湊巧在我瞥見他的一瞬，他打下敵人的短刀，望他的臉上重重一擊，把他朝天砍倒了。

「繞屋子走！大家繞屋子走！」船長叫道；雖則是在大騷動中，我卻注意到船長的聲音的異樣。

我機械地遵命轉向東首，舉起了短刀，繞着屋角飛跑。接着我就和安德生覷面了。他大聲怒叫，他的腰刀高舉頭頂，在太陽中閃閃發光。我無暇感到恐懼，但是因爲他的短刀高舉空中，正在向我砍來，所以我就立刻跳在一旁，不想我的腳踏在輓砂裏，就從斜坡上滾下去了。

當我剛跳出門口時，森林中的其他的叛徒已在擁近木柵來要我們的性命。一個戴紅色睡帽的人，嘴裏銜着短刀，竟登上木柵，一隻腳已經跨進柵內了。這其間的時候極短：當我重行起立時，一切還呈原來的狀態，那個戴紅色睡帽的人依舊踏過了一半，另一個人還正探頭在柵欄頂上。然而，就在這一瞬間，戰事過去，勝利已屬於我們了。

緊跟在我後邊的葛萊，已經不待水手長把擊空的短刀再行舉起，當即把他砍倒了。又有一個人正要舉槍向屋子裏放射，卻反給槍孔中的子彈所擊中，現在這人正掙扎地躺在地上，在他所握的手槍中尚有白煙冒將出來。還有我方纔看見的那個人，已被醫生一擊送了命。所以在闖進木柵來的四人中，只有一個人沒有被殺，現在這個人已把短刀放棄在戰地上，正驚心吊膽地在爬出木柵去。

「發槍——到屋子裏去發槍！」醫生叫道。「諸位，你們都到屋子裏去。」但是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話，結果一槍不發，因此這最後的闖入者就得安然逃逸，和其餘的人一同竄入森林中去了。三秒鐘後，除了倒斃的五人（四個在柵內，一個在柵外）外，攻擊的部隊已經絕跡了。

醫生和葛萊和我趕快跑到屋子裏去。因為逃命的人會立刻回到他們遺落手銃的地方，所以射擊是無論在什麼時候可以再開始的。

這時候屋子裏的烟霧已經消退些了；我們一瞥就見到：我們這次的勝利，是用高價



的犧牲換來的。亨德倒在槍孔邊，昏迷不省；裘伊司頭部被射，已經氣絕了；在屋子的中央，地主正攙扶着船長，兩人的面色是一樣地慘白。

「船長受傷了，」屈里勞尼先生說。

「他們逃了嗎？」司莫萊脫先生說。

「能逃的的確全逃了，」醫生回答道；「但是他們中有五個永不會再逃哩。」

「五個！」船長叫道。「噢，那是更好了。他們傷五個，我們傷三個，現在我們用四個來敵九個。那比起開頭來是好得多了。當時我們以七個敵他們十九個，我們總覺得，那是很容易支持下去的。」（原註）

（原註）此時叛徒實在只有八人了，因為在船上的被屈里勞尼擊中的人，就在他受傷的那一晚，上死了。但是這一件事，在忠心派的人，自然非到以後是不知道的。

第五部 我的海上冒險

## 第二十二章 海上冒險的開端

叛徒們沒有回來——連一顆子彈都未見從森林中發出。他們正如船長所謂「那天已飽嘗滋味」了，因此我們得太平自在，從從容容地看顧傷者和預備午膳。地主和我冒着險在外邊料理食物，我們雖在外邊，然而一聽到從醫生手邊的病人所發出的大聲呻吟，心裏就害怕起來，不自知我們在幹些什麼事。

在劇戰時倒地的八人中，只有三個人還有生氣——就是在槍孔處被擊的那一個海盜，亨德和司莫萊脫船長；在這幾個人中，第一、兩個是和死的一樣了；那個叛徒的確死在醫生的刀下，亨德呢，我們雖然想盡種種的方法，卻永不會再在人世上回復他的意識了。他整天瀰留在生死之間，他的呼吸很高響，好像我家中的老海盜（指蓬斯畢爾——譯者）在風病發作時的呻吟一樣；但是他的肋骨已被擊碎，他的頭蓋骨已在倒地時撞

破，所以在次夜的某時，他就無聲無聞地回他的老家去了。

至於船長，他確實負着重傷，但並不危險。沒有一個器官受着致命的傷。安德生的彈丸——他最初受到的是安德生佐勃的彈丸——擊碎了他的肩胛骨，肺部雖受微傷，卻不十分厲害；第二發只擦傷了小腿上的一些肌肉。據醫生說，他是一定可以復元的，不過在最近的幾禮拜中，他不得行動操作，並且在可能的限度內，須竭力減少談話。

我自己的指關節上的誤傷，只是像蚤虱咬的微創而已。李佛西醫生替我在創口上貼了膏藥，並且搭訕着拉了拉我的耳朵。

午飯後，地主和醫生暫時坐在船長旁商議事件，等到他們談像了意，時候已稍過正午，醫生拿好帽子和手槍，腰間佩了短刀，袋裏塞了地圖，肩頭橫着一支小銃，跨過北側的木柵，急急地跑進森林中去了。

葛萊和我正一同坐在木屋子的另一端，聽不見我們職員的談話聲；葛萊見醫生單身出外，非常喫驚，他把烟斗從口中取出，完全忘記了把牠再啣進去。

「哦，天啊！」他說，「李佛西醫生敢是瘋了嗎？」

「不會吧，」我說。「我以為他是我們全體船員中最有分寸的人！」

「哦，朋友，」葛萊說，「他也許不發瘋；如果他不發瘋，那你記好我的話，一定是我發瘋了！」

「我以為，」我答道，「醫生自有他的見地；要是我猜的不錯，他現在是要去找尋耿倍恩哩。」

然後來的事實看，我的話是沒錯的；在這時，屋子裏熱得喘不轉氣來。木柵內部的狹窄地，被正午的太陽光照得點得着火，我心裏又浮上了一個不大正當的念頭。我羨慕起醫生來：他走在涼快的樹蔭中，一路上聽着鳥聲，聞着松枝的香味；而我卻枯坐着納悶，我的衣服黏住在溶解的松脂上，周圍盡是殷紅的血，許多可憐的死屍，橫七豎八地躺在各處，我厭惡這木屋子的心，差不多強烈得和恐怖的心一樣。

在我掃除木屋子和洗滌餐具的長時間中，這種厭惡和嫉妬的心情漸漸地強固了。

起來，後來恰巧我走近一隻食物袋，並且沒有人注意着我，我就作逃亡的準備，在兩邊的衣袋裏統統塞滿了餅乾。

你們要說我太愚笨，原也可以的，確，我是要去幹一樁愚笨的大膽的事情了；我已經下了決心去幹這件事，盡力作種種的戒備。如果碰到了什麼事，這些餅乾至少可以使我支持到明天，不至於饑餓。

此外，我又拿好了一對手槍，並且我身邊本來佩着一具火藥角和許多彈丸，所以我覺得我所帶的武器是非常完備了。

至於我心裏所定的計劃，牠的本身也並不算壞。我打算跑下那個突出在碇泊處東首分隔外洋的砂洲去，尋覓我上一晚所聽見的白巖，並且查察耿倍恩所藏的小舟是否確在那里；我至今還相信，這一件事是值得幹的。但是我深知他們決計不會允許我離開這木柵，所以我唯一的計劃便是不別而行，趁沒有人注意我的時候，私自溜出去。自然這是一個很不妥的辦法，因為這麼一來，就把這好計劃根本弄壞了。但是我只是一個年稚

無知的童子，所以就不管一切地決了心。

好，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得到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地主和葛萊正在忙着幫船長縛繃帶；沒有一個人注意我的行動；於是我就急速地溜出去跨過木柵，跑進樹叢中，等到同伴們發覺我不在時，我已到了聽不見他們的呼聲的地方了。

這是我第二次的愚蠢的冒險，我去時只剩下兩個健康的人看守屋子，所以這次的冒險，比之第一次更其來得不妥；但是這和第一次一樣，對於我們全體的生命的安全，倒有不少的幫助。

我決定跑到砂洲方面的海邊去，以避在碇泊處方面的人的注意，所以我一逕向島的東海岸前進。天氣雖還溫暖而有陽光，時候卻已近午後旁晚了。當我繼續穿過高大的森林時，我不但聽見在遙遠的前方，有不絕的轟然的濤聲；並且還聽見一種葉顫枝搖的聲息，使我知道海風已比尋常吹得更大了。不久，涼風開始向我吹來，更前行不多幾步路，我就到了樹林邊端的空地上，看見大海青碧地光耀地掩臥在地平線上，怒濤在沿海灘

一帶捲起白色的泡沫。

我從不曾看見過寶島周圍的海面有寧靜的時候。儘管是炎日當頭，微颺盡息，海面平滑如明鏡，一望皆碧，可是這種滾滾的怒濤，卻總還奔繞着在所有的靠外洋的海岸邊，轟轟然日夜不絕；我不相信在這島上會有一處不聽見濤聲的地方。

我很愉快地沿着激岸的怒濤走去，直至我想着已充分到了南方，纏藉了某種密茂的莽叢的掩護，小心地爬向砂洲的岬脊上去。

我的背後是外洋，我的前面是碇泊處。海風本來好像要趕緊吹盡似地吹得非常猛烈，現在早已到了完結的地步了；接着是從南方和東南方吹來的變易的微風，帶着大堆的濃霧；在骸骨島蔭蔽下的碇泊處，和我們最初入港的時候一樣，還是呈暗灰色靜靜地橫在那里。在那光滑如鏡的海面的希斯潘紐拉號，桅檣上懸着海盜的黑旗，自檣頂以至喫水線都分明如繪地浮在水面。

船側橫着一隻小艇，雪爾福坐在艇尾的座位裏——這個人我總能夠認識他——



同時又有兩個人正憑倚在帆船尾部的舷壁上，其中的一個戴着紅色的睡帽——就是幾小時前我所看見的那個在跨過木柵來的惡漢。顯然，他們正在高聲地談笑，只是兩邊離了好多的路——一哩以上——所以他們談話的內容，我當然是一個字也聽不出來的。突然，從那里傳來了一種最恐怖的，非人世所有的叫聲，起初我異常喫驚，但不久我就記起了甫林德船長的聲音，竟自忖想，我能夠由她光澤的羽毛，而辨認出這棲息在她主人的腕上的鳥兒。

不久後，這小艇離開帆船，划向岸邊，於是戴紅色睡帽的那個人和他的同伴，就從艙房升降口走到下邊去了。

正當這個時候，太陽已落在望遠鏡山的背後了，又因濃霧驟集，天色逐漸在暗下去。我知道如果我要在這一晚找到小舟，就當從速進行。

白巖分明地高聳在矮樹上面，從砂洲下去，還有約八分之一哩的路程，我從莽叢中潛行過去，有時竟是匍匐在地上爬行的，所以得到那里，需要不少的時候。等到我手觸粗

糙的巖石的表面時，差不多已近黑夜了。正當巖石的下邊，是一處生着青苔的極小的窪地，隱蔽在隄岸和密茂地生在那里的膝般高的矮樹叢中間；在窪地的中央，確有一頂用山羊皮來做成的帳幕，那東西正和英國的吉卜西人所帶的帳幕一樣。

我跳下窪地去，揭起帳幕的一邊，果然發見了耿倍恩的小舟——完全出自手製：一具用堅韌的木頭來做的粗陋不平的木架子，上面釘着一張毛向裏邊的山羊皮。船身極小，就是給我坐也嫌小了一點，我真不能夠想像牠能夠載得起一個大人。艇中有一條座板，安置得極低；一個當爲足架用的東西，在船首的中央；此外還有兩支作推進用的槳。

我一向沒有看見過古代不列顛人所作的革艇，直至這時候我纔初次見到；說耿倍恩的小舟像人類所造最初的最簡陋的革艇，便是我所能告訴讀者的對於這小舟的最好的形容了。但是革艇的優點，這小舟當然保持着，因爲牠是非常輕便的。

我尋到了小舟，諸位總以爲我現在儘可以回去了；但就在這時候，我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念頭，非常高興，我雖然深知這事爲司莫萊脫船長所反對，但是我卻一定要實行牠。

這個計劃是：在夜色的掩護之下，蕩舟出去割斷希斯潘紐拉號的錨索，讓牠任意漂流到岸邊去。我決然地斷定，叛徒們在早晨的失敗之後，除了起錨出海之外，已經沒有另外的野心了；對於這一件事，我想最好是去加以阻止；現在我見到留在船中防守的人，連一隻小艇都不會預備，我就想，這計劃實行起來總不會有多大的危險。

我坐下來靜待天暗，拿出餅乾，喫了一個飽。這是一個適於我的計劃的千載難逢的黑夜。濃霧已把天空統統遮住了。當最後的陽光次第滅褪消失時，絕對的黑暗就向寶島上籠罩了下來。最後，我就肩了革艇，從我就食的窪地中一跌一跛地摸索出來，那時候在碇泊處一帶可以看得見的地方，只有兩處了。

一處是岸上的野燎，近旁有敗退的海盜們在沼地中張宴暢飲。另一處，只是在黑暗中的一點微光，指示出碇泊着的帆船的位置。船身已被退潮水所沖轉——現在船首正朝着我的方向——船上的唯一的燈光是在房艙中；我所看見的，只是從船尾的窗口流出來的強烈的光線，被濃霧所反射來的罷了。

退潮已經發動了好久，要跑到落潮水所及的地方去，須穿過一條很長的潮溼的沙灘，一路上我幾次齊踝地陷了下去，既到那里，又涉水數步，然後纔機巧地使勁把革艇朝天放在水面上。

## 第二十三章 退潮

這革艇——在未經實際試用之前，我就有很多的理由來證明牠——對於像我這樣的的身材和體重的人，是一隻極安全的小舟，又輕巧，又靈便，喫得住大風浪；不過駕駛起來，牠卻是最倔強最偏重的船。你無論怎樣留心，牠總容易向下風處飄，而且打旋旋兒是牠的拿手戲。就是耿倍恩自己也曾承認牠是「很難服侍的，除非知道了牠的脾氣。」

當然，我不知道牠的脾氣。牠望每一個方向亂轉，只是不循着我所要去的方向；我們大部份的時間是斜駛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沒有潮水，我將永不會達到帆船邊的。幸虧，我划不划不成問題，那潮水還是在把我沖過去；而且希斯潘紐拉號恰巧橫在通路的前面，所以我過去決不會落空。

起初，牠朦朧地出現在我的面前，像是比夜色還黑的一個污點，然後，牠的桅檣和船

身的輪廓漸漸分明起來，似乎隔不多久（因為我越向前去，退潮的水流就越急），我就來到了牠的錨索旁，並且已經握住這東西了。

這錨索緊張得和弓弦一樣——很堅牢地拉住了牠的錨。在黑暗中的船身的四周，漣漪的流水泛着泡沫，激起來的微聲，像山頭的泉水一樣。只要拿我航行用的刀子來一割，就可以使希斯潘紐拉號颼颼地乘潮水飄了開去。

那樣本來是很好的略；但是接着我忽而想到，一根緊張的錨索若被突然割斷，就會危險得像是一隻被踢的馬。如果我鹵莽地割去了希斯潘紐拉的錨，那末我和我的革艇就什九會被打到半空中去。

這樣一轉念，使我完全停止了動作，要是這時候意外的幸運不特別垂青於我，我早就打消我的計劃了。但是本來從東南方和南方吹來的微風，入夜後已漸次轉為西南風。正當我在仔細考慮的時候，忽有一陣風兜住了希斯潘紐拉號，迫牠逆流而上；我非常快活，覺到我掌握中的錨索已經鬆弛了，而我握這錨索的手便暫時浸在水裏。

因此我決了心，拿出我的航行用的刀子來，用牙齒折開了，把描索一股股地割斷，直至這帆船只維繫着兩股的錨索。然後我悄悄地躺下，靜待吹一陣風來再把錨索的張力鬆弛一些時，就去割其餘的兩股。

在這些時候，我始終聽見從房艙裏傳出來的高響的語聲；但實際我的心完全專注在別的念頭上，所以我不分留去竊聽。然而現在，我已沒有什麼事做了，我就對於這聲音加了一番注意。

我辨認出一個聲音是以前做過甫林德的駁手的舵手伊斯累爾所發。另一個當然是戴紅色睡帽的那個朋友的聲音。這兩個人顯然都喝醉了，並且他們還在繼續地喝着，因為就在我聽的時候，其中的一人還忽然醉沈沈地喊了一聲，打開船尾的窗子，擲出一樣東西來；這東西我猜測是一個空瓶子。但是他們不僅帶着醉意；他們顯然都在狂暴地發怒。污言辱詈，像冰雹似地亂迸，時時傳來了使我想到要起來扭打的非常憤怒的聲音。然而這種爭論每次都靜止了下去，語聲也暫時減低，等到下一次的叫罵又開始，然後再

照樣無結果地靜止了下去

我向海岸邊的森林中望去，看見岸上營幕邊的野燎，正在和暖地燃燒着。有人在唱一首單調的慘悽的老海歌，在每節的終了，帶着一種強烈的和顫震的聲音，要不是唱者喘不轉氣，這聲音似乎將繼續着永不停息。我在航行中，已有好幾次聽見這首歌，所以還記得起這幾旬句子——

「入海船友七十五，

能得生還只一人。」

我想，這一首歌曲對於曾經在早上遭逢到這樣慘酷的失敗的一羣人，未免太悲痛了。不過從我所看見的情形說來，則這些海盜的確都心冷無情，和他們在那上面航行的海洋一樣。

最後，微風來了；帆船在黑暗中漸漸橫近來；我覺得這錨索又鬆弛了，於是使盡了力氣，把最後的兩股也完全割斷。



微風對革艇的影響雖小，我卻幾乎不立刻被希斯潘紐拉號的船首所撞倒。同時，這帆船就乘着潮流，徐徐地迴轉着打旋旋兒。我拚命地掙扎着，時時刻刻恐怕小舟的顛覆；因為我發現我不能夠直接把革艇划開去，我索性一逕划向船尾方面去。漸漸地，我脫出了危險的帆船的通路；正當我在作最後的奮力時，我的兩手忽然觸着了從船尾的舷壁挂下來的一根極輕的繩子。立刻，我把牠捏住在手裏。

我爲什麼要捏住這繩子，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在起初，這純然是本能的；但是這繩子一捏到我的手裏，我便把牠緊緊地握住了，我漸漸被好奇心所驅使，決定要從房艙的窗洞口去探望一下。

我兩手交互地攀繩直上，冒着萬險，升到了約及半身的高處——我自度已經達到相當的地方了——因此得望見房艙的室頂，和艙內的一部。

在這時候，帆船和牠的小伴船正在水面上很快地飄開去；我們實在已經和營幕那邊的燎火相平行了。那帆船踐踏着無數的小波，不絕地發出水花飛濺的聲音，這正如水

手的說法，在高聲絮語。當我沒有從窗檻上望向室內以前，我總不能理會得爲什麼防守的人一點也沒有警覺；然而一瞥之後，我就完全明白了；雖則我在那隻不安穩的小舟中只能一瞥，我看見漢茲和他的同伴各自扼住了對方的咽喉，拼命地互扭着打成一團。

正當我幾乎要翻身落水的時候，恰巧不先不後又落在小舟中的座板上。我暫時什麼都不能夠看見，只在眼前現出兩張怒容的紅紅的面孔，在騰着煤烟的油燈下搖曳着；於是我閉了眼睛，使眼睛再和黑暗相習熟。

繼續不絕的長歌，終於完結，圍在營幕邊燎火四周的滅殺了勢力的全體海盜們，已經突然在合唱我屢屢聽到的老海歌了——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嗜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其餘的人都被酒與惡魔送了命——

嗜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我正忖想着這時希斯潘紐拉號的房艙裏正有酒與惡魔在那里作祟，不意那革艇突然一側，使我喫驚不小。同時，這小舟很快地亂駛，像在改變方向的樣子。那時候航行的速度已異常地加增了。

我立刻張開了眼睛。在我的四周盡是些微小的波浪，飛濺着發出尖銳的陰森的聲音，和閃出微弱的燐光。我的小舟還搖曳在離希斯潘紐拉號的船跡約幾碼遠的地方，希斯潘紐拉號自身似乎在他的航路中徘徊着，我看見牠的桅檣在黑暗的夜色中微微地搖蕩；然而，當我望得長久了一點，我就斷定牠也是在飄向南方去。

我從肩頭回顧，嚇得我心裏直跳。營幕邊的燎火的光亮，恰恰就在我的背後。潮流已扶着帆船和顛蕩的小舟，轉對直角的方向，從狹隘的港口急向大洋流去，一路上水流越快，泡沫飛濺得越高，波音也越響了。

突然，我面前的帆船，猛烈地逸出了航路，約掉轉了二十度的角度；差不多同時，船上發出了一陣連續的叫聲；我聽見艙房升降口的梯子上有騰騰的足音；於是我猜想那兩

賣  
個醉鬼最後已停止爭執，覺察到他們的危險了。

我直挺挺地躺在這不幸的小舟裏，虔誠地把我的靈魂託付給造物。到了海峽的出口處，我斷定我們一定要撞入連綿的巨浪的障壁中，到那時我一切的煩愁，都會很快地消失哩；然而我縱然不怕死，卻總忍不住坐視我的惡運的到來。

因此我只好躺了幾小時，在這幾小時中，我接續被波濤所翻弄，時時爲浪花所濺潑，而不住地擔心着給次回的怒濤所淹死。我漸漸地感到疲乏了；我雖是在恐怖之中，心頭卻籠罩着一種麻木的感覺，一種間歇的昏迷；最後，睡眠踵至，我就躺在這顛簸的革艇中，夢着我的故鄉和老「彭保大將」旅館中的事情。

## 第二十四章 革艇的飄流

我醒來時已是大天亮了，發見我正飄流在寶島的西南角上。太陽已經升起，不過隱在高大的望遠鏡山的背後，所以望過去不能夠看見。在望遠鏡山的這一邊，斷崖絕巖，差不多一直伸展到海中。

賀波林岬和後檣山就在我的近旁；山形屹屹，望去很是陰暗，岬內有四五十呎高的絕壁，四周圍着許多崩落的巖石。我這時出海還不到四分之一哩，心裏浮起來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要划到那里去上陸。

然而，那個念頭我立刻就打消了。在崩落的巖石間，波濤洶湧着，怒號着，高響的回聲和淒然飛濺的水花，不息地交互相繼；我自度，若是我冒險行近去，就會被撞死在崎嶇的海岸上，即使不然，也不過徒然攀緣着突出的巖巖，浪費許多筋力而已。

不僅如此；我還看見有許多龐大的，泥滑滑的怪獸——好像是些巨大無比的柔滑的蝸牛——有的羣集在平坦的巖石上，有的跳到海裏去，發出高響的水聲。這種怪獸一共有五六十匹，他們的狂叫在巖石上傳出反響。

我從這次以後，纔知道牠們叫做海獅，是完全不加害於人的。然而我一看見牠們，更其覺得這海岸的險惡和怒濤的湍急，這樣，我當然要厭惡這處上陸地了。我寧願餓死在海面上，不願冒這樣的危險。

就在這個時候，我想我前面已有了一個較好的機會。在賀波林岬北方的陸地，長長地蜿蜒着，於退潮時顯現出一條狹長的黃色的砂洲。在這個的北方，又有一個海岬——即海圖上所標出的森林岬——岬上茂生着高大翠綠的松樹，一直伸展到海灘邊。

我記起了雪爾福所說，沿寶島的整個西海岸向北流去的潮流的話；從我那時的地點看去，我已受到了潮流的影響，我寧可飄過賀波林岬，留一點氣力來設法跑上那看去比較和藹的森林岬去。

海面上有一流緩逝的巨浪。海風從南方不變地輕軟地吹來，並不與潮流相逆，波濤起伏，滔滔不絕。

要不是那樣，我一定早就罹禍了；可是實際上，很奇怪，我的輕巧的小舟倒能非常容易地安全地順流而下。我那時還是靜靜地躺在船底，只時時用一眼從船舷上望出去，看見巨大的青碧的浪峯，很近地聳立在我的面前；然而這小舟像裝着彈簧般地輕輕一跳，就矯捷得像小鳥似地沈入對邊的浪窪裏去了。

不久，我漸漸鼓起了勇氣，坐起來想試試我的打漿的技術。但是重量的配置只稍稍變更，就會使革艇的行動發生重大的變化。我的身體剛只一動，這小舟就立刻發生輕微的跳躍，一逕淌下那峻峭得使我暈眩的浪坡，而把船尖深深地突入其後的浪壁中，濺起許多的浪花。

我被渾身打溼，心裏異常害怕，我立刻歸還老位，於是這革艇似乎又恢復了平衡，和以前一樣輕快地載着我在大波濤中進行了。

事情很明白，這小舟是不受控制的，照那種狀況下去，我既然沒有法子來駕御牠，那末我還有什麼希望來上陸呢？

我漸漸着急起來了，但是我心裏雖急，卻力事鎮定。第一，我小心地拿起我的水手帽子來，揷出革艇中的海水；然後再從船舷上望出去，考究這小舟怎麼會在這大波浪中靜靜地飄流着。

我覺得各個波浪，縱使不像從海岸上或甲板上所望見的巨大光滑的山嶺，但至總像是陸地上的富於峯谷和平地的連綿的丘陵。革艇無駕御地左右迴轉着，避去了波浪的峻峻的斜坡與傾頽的峯頂，而像穿梭似地向低窪處突進。

「哦，」我私下裏想，「這是很明白的事，我須躺在原地方，不得攪亂小舟的平衡；但這也是很明白的事，我可以把槳兒放在舷側，逢着水面平滑的地方，就時常向岸邊打上一兩槳。」想後我立即實行。我用兩肘支住身體，擺成了一個最喫力的姿勢，然後時時輕輕地打上一兩槳，把船首側向岸邊去。



這是很疲勞的緩慢的工作，然而我卻有了很顯著的成績；當我行近森林岬時，我也曾向東航行了約有幾百碼光景的路——雖然我想我斷不能恰好達到那個海岬。不過實際上，我很逼近岸旁了，我能夠望見陰涼的翠綠的樹頂，在微風中搖曳，我斷定我可以達到其次的海岬，不致失敗。

這是一個萬分緊急的時候，因為這時我漸漸苦於乾渴。火一般的太陽從上方照下；幾千倍的反射光線從波浪上送來；濺在我身上被曬乾了的海水，在我的脣上凝着一層鹽屑。這三種東西併在一起，使我咽喉間發燒，腦袋裏覺痛。就在近旁的樹木的景色，使我異常難堪地戀念着；但是潮流不久，就把我飄過這個海岬；當其次的新的眼界展開時，我看見了一種使我改變思想的景色。

當前不上半哩路的地方，我看見了張帆直駛的希斯潘紐拉號。當然，我判定我將要被海盜們所捉住；但是我苦於缺乏淡水，所以對於這個想頭的是喜是悲，倒也不十分判得定；在我未曾得到結論之前，驚愕占據住了我整個的心，我唯有茫然凝視而已。

希斯潘紐拉號揚着大橋帆和船首的兩個三角帆前進白色的美麗帆布照着太陽光，閃出雪白的銀樣的光亮。當我起初看見牠的時候，所有的帆都孕着風；牠正在向西方進行；因此我猜想船上的人要兜過海島回碇泊處去。但是不久後牠忽地漸漸偏向西方，因此我就想到他們已經望見了我，現在正改變了方向，在追趕過來。然而最後，牠恰好兜在風向的正面，帆檣向後猛壓，帆布搖震，有好一時，孤另另地靜止在那里。

「笨蟲，」我說；「他們一定還醉得還和貓頭鷹一樣哩。」於是我想起了司莫萊脫船長如何罵走他們的事。

當其時，帆船漸漸轉向下風，帆又掉餞孕得飽飽地對着另一方向，這樣，很快地約行了一二分鐘光景，又再度停住在風向的正面了。這樣的反復，接連着有好幾次。希斯潘紐拉號前後左右東西南北地亂衝亂撞，在每次反復的終了，帆布翻飛，和開頭時一樣。這對於我，變得非常明白了：船中沒有人在那里駕駛。那末，船上的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或則他們泥醉未醒，或則他們已經逃走了，我想，如果我能夠上船去，我也許可以奪回這艘船。

來交還給船長吧。

潮流正以等速率載着革艇和帆船飄向南方。至於帆船的進行，是非常不規則的，並且旋行旋輟，往往長時間地停着木然不動，因此，牠即使不至於後退，但前進也是斷然沒有的事。所以我只要敢坐起來盪槳，我確信我一定能夠追上牠。這個計劃有一種冒險的氣分鼓勵着我，而且想到了前甲板艙房升降口旁的小水桶，更倍增了我滋生着的勇氣。

我突然坐起，差不多立刻就有一股浪花潑了進來。然而這次我抱定了決心；當下我就用了渾身的氣力，小心地向着無駕御的希斯潘紐拉號划去。有一次，舟中打進了許多的浪花來，我的心像小鳥般地翻翻着，不得不停下來把海水搯去；但是我漸漸地熟悉駕御的方法，導着我的革艇向波浪中前進，只時時在艇首打着一些浪花，和在臉上濺着一點水沫罷了。

我這時正在很快地划近帆船；我能夠看見舵柄搖蕩，上邊的黃銅閃閃發光；不過甲板上依然杳無人影。我只好想像牠是被人捨棄了。否則，船員定在下邊房艙裏醉臥，要真

是那樣的，我也許可以把他們釘在下邊（按海船遇暴風雨時，即以油布覆艙房升降口，而以狹木條釘住在油布的邊緣——譯者），而隨意處置這帆船了。

有好些時，帆船有極不利於我的行動——即靜止不動。牠雖然左右亂駛，船首卻差不多向着正南方面。牠屢次掉過舵來半迎着風，但片時後，又剛好碰在上風了。我已經說過，這是極不利於我的行動；因為，牠的形勢看去雖很尷尬，帆布像礮聲樣地發響，滑車在甲板上軋軋地亂轉，可是牠卻依舊在繼續離我遠去，這不但因了潮流的速率，還由於船身全部所受的風壓——那力量當然是極大的。

終於我的機會到了。在幾秒鐘間海風很弱，潮流漸漸推動帆船，於是希斯潘紐拉號徐徐以中心迴轉，最後把牠的船尾正對着我的方向。房艙的窗子依舊大開，桌上的油燈依舊在白晝中燃點着。大檣帆下垂，像旗幟一般。要沒有那潮流，牠幾乎完全停駛了。

在最近過去的片刻間，我已經離帆船很遠；但此刻我倍增了我的努力，又從新追上牠了。

當我距帆船不到一百碼時，突然風勢又盛；帆船掉了左轂，船身像燕子般地掠過水面，又向前駛去了。

我最初的感覺是失望的感覺，但隨後卻變成喜悅的了。牠打着旋兒盪過來漸漸地把船身橫向着我——牠還是在打旋兒，漸漸地隔在我們中間的距離，只有一半了，只有三分之一了，只有四分之一了。我能夠看見在船首的龍骨部下邊，波浪噴濺着白沫。從我革艇中的低下的位置望去，這帆船的外形，似乎異常高大。

這時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差不多沒有時間來考慮——差不多沒有時間來作自救的整備。正值我的小船盪在一個大波的峯頂時，帆船乘着其次的大波猝然下壓。船首的突梁恰巧橫在我的頭頂。我跳起來兩足一蹤，把革艇踏沈在水下。我一手握住了船首的第二斜桅，同時我的脚伸在支索與帆桁索之間；當我還攀懸着在那里喘息時，一種沈重的撞擊聲告訴我這帆船已經向小船突擊，並且我已經沒有退步地被棄遺在希斯潘紐拉號上了。

## 第二十五章 卸下海盜旗

我剛只在船首的第二斜桅上安身好，那第一三角帆忽然像大礮似地砰然一響，掉轉舵來兜着了風。帆船受逆戢的影響，船身自龍骨部起都搖震不已；只是在片刻後，其餘的船帆還是照老樣地滿張着，同時三角帆又翻飛了回來，懶懶地垂下了。

這樣的變動，險些兒將我拋入海中；現在我趕緊沿突梁縮退爬回去，顛倒地翻落在甲板上。

我是在前甲板的當風處，那個飽張着的中檣帆，把後甲板的某種部分遮在我不能望見的地方。人影兒一個都沒有。甲板自謀叛以來，從未掃除過，所以上面印着許多的足跡；破了頸的空瓶子像活東西似地在排水孔裏往來滾動。

希斯潘紐拉號突然遇到了逆風。我背後的三角帆慄慄地高聲發響；舵板砰然猛撞；

全船身發出一種不愉快的顛簸與搖盪，而同時，中樑桁向船內轉動，帆索在滑車中伊哩地呻吟着，使我得看見了當風的後甲板。

的確，那裏有兩個防守的人；那個戴紅色睡帽的，好似木梃子般僵硬地仰臥在地上，他的兩臂向外伸出，像是「耶穌受難圖」上的那些人，他的牙齒，露出在他張開的嘴唇中；漢茲伊斯累爾背着舷壁，而頰垂至胸際，兩手展開着平放在他面前的甲板上，他的臉日光曬黃了的面色慘白得和牛脂蠟燭一樣。

暫時，這帆船繼續像一匹劣馬似地亂跳着，船帆孕着風，時而左戩，時而右戩，帆桁往來搖盪，直至那緊張着的桅檣發出高響的聲音。那里也時常有打在舷壁上的成團的飛沫，和船首碰着大浪所激起的一種猛烈的衝突；所以這艘臙裝華麗的大船，比之如今沈入水底的我這艘杜造的重量不勻的革艇，倒來得多受風浪呢。

在帆船每次動搖時，那個戴紅色睡帽的人，就往來滾轉；但是——這景象看去多麼恐怖啊——他的神氣和他的露齒的鬼臉，毫不爲這種猛烈的震撼所改變。在帆船每次

動搖時，漢茲也似乎更其在踉倒甲板上去，他的脚不絕溜向前方，他的全身傾向船尾，因此，他的面孔漸漸遮在我看不見的地方；終於除了他的耳朵和一縷擦亂了的捲鬚之外，我一些都不能看見了。

同時，我看見在這兩個傢伙四周的甲板上，有着暗紅的血點，於是我就判定，在他們泥醉後的盛怒時，已經互相殘殺過了。

當我正這樣靜靜地眺望和疑慮時，帆船安穩不動，漢茲伊斯爾身體略微轉側，發出一聲低弱的呻吟，回復了我最初所看見他時的姿勢。這種表示苦痛與危篤的呻吟和牙顎怒張的樣子，直嵌進我的心坎。但是我一記起了我在蘋果桶中所竊聽到的他的談話，我所有的哀憐心就完全消失了。

我向船尾走去，一直跑到了中橋邊。

「上船來了，漢茲先生。」我帶着譏諷的口氣說。

他愁苦地轉動着他的眼睛；但是他疲乏得沒有氣力來表示出驚奇的神氣。他只能



吐出一聲「白蘭地。」

這個機會，在我是一刻都不能放過的；那時船帆的下桁又側向甲板，於是我就躲在  
下桁後，急急溜向船尾，走下艙房升降口的梯子，跑進房艙裏去。

房艙中零亂之狀，是你萬難想像得出的。所有緊緊鎖上的地方，都為搜尋海圖而毀壞了。地板上黏着厚厚的爛泥，因為當叛徒們涉了營幕四周的沼澤回來時，就坐在這里喝酒和商量事情的。全體刷白邊緣塗金的艙壁，污着一個齷齪的手印。好幾打的空瓶子，跟着帆船的動盪，在壁角裏叮叮零零地響着。醫生的醫書中的一冊展開在桌子上，其中有一半的書頁已被撕去，照我想來，大約是拿來作燃點烟斗中的烟草用的。在這一切的紛亂中，油燈依舊騰着煤烟，投射出幽暗的焦茶色的光亮。

我跑進食料室；所有的酒樽都不見了，至於酒瓶，有好許多被喝空了拋棄在那里。顯然，自從謀叛發生以來，他們中就沒有一個人肯節制酒量了。

我向各處搜尋，替漢茲找到了一個剩着少許白蘭地的瓶子；我又替自己尋出一些

餅乾，一些漬果，一大堆葡萄乾，和一塊乾酪。我拿了這些跑到甲板上，把我自己的一分放在舵頭背後舵手看不見的地方，又走到水桶邊暢快地喝了些水，然後，一直到這個時候，纔拿白蘭地去給漢茲。

他足足喝了一季爾（Gill）的酒，纔把瓶子離開他的嘴吧。

「哦，」他說，「好極了，我正缺這東西來喝呢！」

我這時早已坐在自己的地方從事大嚼。

「傷得很厲害吧？」我問他。

他憤憤地說了，或則我無寧說是他狂吠了。

「要是醫生在船上，」他說，「我立刻就可以痊愈了；但是我運氣不好，你看，所以會弄到這個樣子。至於那個壞東西，他完全死了，」他指着那個戴紅色睡帽的人，又加添說。

「無論如何，他沒有海員氣概。啊，你是從哪里來的？」

「哦，」我說，「我是爲占據這帆船而來的，漢茲先生；現在就請你把我當船長看罷，

以後如何，且待以後再說。」

他很愁苦地望着我，卻不說什麼話。他的面頰上已回復了幾分血色，雖然他看去依舊很帶病容，並且依舊隨帆船的搖盪而不絕東倒東歪。

「還有，」我接着說，「我不要懸掛這種旗幟，漢茲先生；得到你的許可，我要把牠卸下來。掛這種旗還是不掛的好。」

於是我又躲在下桁後，奔到升旗的繩子邊，把他們可咀咒的黑旗卸下，投在海裏。

「願英王萬歲！」我揚着帽子說，「雪爾福船長免職了！」

這時候，他的面頰始終側在胸前，兩眼卻光光地狡猾地望着我。

「我想，」他最後說——「我想，霍金斯船長，你現在有幾分像要登岸的樣子。我們且來談談罷。」

「哦，正是呢，」我說，「我極願意登岸，漢茲先生。你有話就說罷。」說着，我又鑿鑿地跑回去喫東西。

「這個傢伙」他對着那死屍無力地點頭說——「他的名字叫做奧勃林——是一個下流的愛爾蘭人——這個傢伙和我想把帆船開回去，所以在船上張了帆。現在，他死了，他死得毫無生氣了；我看誰也不會去駕駛這艘船哩。據我想來，除非我教你一個關鍵，你決不是一個會做這種事情的人。現在，你聽我說，你給我些酒食，再拿一條舊領帶或手帕來把我的傷口紮好；我就把駕船的法子告訴你；這個辦法從種種方面看來，不失為公允的事，我想。」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說，「我不要開回季特船長的碇泊處去。我想到北海港，把牠靜靜地泊在那里。」

「那當然咯，」他大聲地說，「哦，我到底不是一個冥玩不靈的笨蟲。我能夠明白這原由，是不是？我本來想碰碰運氣，但是此刻我失敗了，而你占了我的上風。是北海港吧？哦，在我全是一樣的，我無權干涉！我願意幫你開到正法海盜的刑場邊。哼，我真願意這樣呢！」

這些話，在我看來，似乎很有一些意思。我們當即把條件說妥了。三分鐘後，我已經很

容易地駕着希斯潘紐拉號乘風沿寶島的海岸行去，滿希望在午前就開抵北方的海岬邊，並且趁上潮前再抗着逆風直駛北海港，當上潮時，我們可以把帆船安全地停泊好，然後等退潮時登岸。

於是我繫住了舵柄，跑到下邊，在我自己的衣箱裏找到我母親給我的一條柔軟的手帕。用了這一條手帕，並且藉了我的幫助，漢茲纔把他股上流血的大創痕縛好，等到他喫了一點東西，和喝了一兩口白蘭地之後，他的元氣又漸漸振作起來，坐得比以前更端正挺直，說得比以前更高響清晰，從各方面看來，完全是另一個人了。

海風吹得非常適當。我們乘着這風，像小鳥一般地進行，島上的海岸很快地閃過，眼前的景色每分鐘不同。我們忽而經過高原，沿着稀疏地點綴着一些矮松樹的低砂地邊滾過，忽而又駛過了這些，已轉向島的北端巖嶽的山嶺的轉角處了。

我爲了我這新賦的指揮權，很是得意，更加這晴明的天氣，和變幻的海岸的景色，使我覺得異常的愉快。我現在有很多的淡水來喝，很多的食物來喫，而我逃出柵來的良心

的苛責，已給我所手造的大勝利減薄下去了。當我在甲板上往來忙碌時，那舵手的眼睛嘲笑地望着我，並且在他的臉上不絕地浮起一種古怪的笑容。我想，除了這一點外，便沒有不愜意的事了。在舵手的笑容裏，兼含着苦痛與疲乏的感情——一個憔悴的老人的微笑；不過此外，當他狡黠地望着，望着，望着我工作的時候，還含有一種侮弄，一種欺詐的意味。

## 第二十六章 漢茲伊斯累爾

這時候，海風天從人願地轉而吹向西方去了。我們得更容易地從島的東北角駛向北海港的入口。只是，我們沒有氣力來投錨，並且非待潮水飽漲，不敢去碇泊在砂灘上，因此我們很感覺得無聊。這舵手告訴我停船的方法；經了好幾次的試驗，我總算成功了，於是我們都默默地坐着，再行進膳。

「船長，」他最後帶着那同樣的不安的笑容說，「我這老船友與勃林的屍體還橫在這里；最好你去把他拋在海裏罷。我原不是一個拘忌的人，我把他殺死，並沒有責任的感想；不過我覺得把他放在這里，很不雅觀，你說是不是？」

「我沒有這樣氣力，並且我不喜歡幹這種事；我看還是讓他去躺在那里罷，」我說。「這是一隻倒運的船——這希斯流紐拉號，傑姆，」他又眯着眼睛說。「有好許多

的人都被殺死在這希斯潘紐拉號上——自從你我從布立斯托開船以來，有好許多可憐的海員都死了，完結了。我從不曾見過這樣倒運的事，我真不曾見過。現在奧勃林倒在這里——他不是死了嗎？哦，我是個目不識丁的粗人，你卻是個會讀書會計算的童子；直捷地說，你以為一個死人是永遠死滅了，還是再會復活的？」

「你可以殺死人的肉體，漢茲先生，卻不能殺死人的靈魂；這個，想你總是早就知道了的，」我答道。「奧勃林住到另一世界去了，他也許還在偵視我們呢。」

「噢！」他說。「那真是不幸——這樣說來，殺人的人似乎是徒勞無益的。然而據我的經驗看來，所謂靈魂並沒有多大的意思。我情願和靈魂相搏戰，傑姆。好，你已經盡情地吐說了，謝你，請你到下邊房艙裏去給我拿一瓶葡萄酒來，傑姆，這種白蘭地對於我的頭腦是太強烈了。」

舵手的囁嚅似乎是很不自然的；至於他的不要喝白蘭地而寧可喝葡萄酒的意念，



我全然不信。他要我離開甲板——是非常明白的事；不過那是爲了何種目的，我卻無從想像出來了。他的眼光總不碰着我；牠們不絕地在上下左右轉動，時而望了望天，時而瞟了瞟奧勃林的屍體。他始終露着乾笑，神氣極沮喪地咋着舌子，看了他這種情形，一個小孩子也懂得他是在熟思着某種奸計。然而我卻敏快地回答了他，因爲我明白這是有利於我的；對於這樣愚鈍的一個傢伙，是極容易至終瞞過我對他的疑慮的。

「要點葡萄酒嗎？」我說。「很好。你要白葡萄酒，還是紅葡萄酒？」

「哦，我想隨便什麼酒都好，船友。」他答道；「只要濃一點，多一點，白的紅的有什麼分別？」

「對啦，」我答道。「我去替你拿一點紅葡萄酒來罷，漢茲先生。只是我還得去尋找一下哩。」

說了，我就大聲地奔下艙房升降口，然後脫了皮鞋，偷偷地穿過裝桅檣的過道，跑上前甲板的梯子，探頭在前部艙房升降口的上面。我知道他是不會想到我在那里的；但是

我依舊竭力小心地提防着。果然，我的猜測竟完全無誤。

他已經從原來的位置伸手舒膝地站了起來。不過當他移動脚步時，他的腿顯然痛得十分厲害，——因為我能夠聽見他發出一種呻吟的聲音——然而他穿過甲板，卻走得非常快速。在半分鐘之內，他已跑到了左舷的排水口邊，從一罔繩束裏，拾起一把長刀（或則毋寧說是一把短劍）來，刀上的血污一直染至刀柄。他突着下顎，對牠略略一看，就在手掌裏試驗刀鋒的利鈍，然後急忙把牠藏在短衣裏，又跑回舷牆邊的老地方去了。

這些都是我所急於知道的東西。伊斯累爾能夠行動；他現在帶着兇器；從他方纔苦心地調我離開他的一點看來，他顯然是要殺死我。至於他殺死了我便怎樣呢——他要試從北海港一直爬行全島，到沼地中的營幕邊去嗎，或者他要發射大砲，相信他自己的同伴會先來援救他嗎，關於這些，我當然是無從知道了。

然而我斷定，在某一點上我可以信託他，因為對於那一點我們的利害是一致的，那就是處理帆船的事情。我們倆都願意牠安安穩穩地碇泊在一處妥當的地方，使牠在必

要的時候，可以用最少的勞力和危險，再開船出去；我想，等到這事了結以後，我的性命就一定要被害了。

當我心裏正在這樣地一一盤算時，我的身體並沒有停止動作。我已經潛歸房艙，再穿上皮鞋，順手拿了一瓶葡萄酒，然後以這酒爲辯解，又跑到甲板上去了。

漢茲坐在那里，和我離開他的時候一樣，身體縮做一團，眼皮微闔，好像他疲乏得受不起光亮的樣子。然而當我跑近去時，他擡頭一望，像極有經驗者的樣子，把瓶口敲去，嘴裏唸着他最常說的乾杯詞「敬祝幸運！」拿起來痛喝了一口。然後他暫時靜了一會，不久就抽出一條咀嚼用的烟草，求我切下一片來給他。

「替我切下一片來，」他說，「因爲我沒有小刀，並且即使有，我也沒有這樣的氣力。啊，傑姆，傑姆，我想，我是挽回不來了！切一片烟塊給我，這大概是我所咀嚼的最後一片哩；因爲我無疑地要到墳墓裏去了。」

「哦，」我說，「我可以替你切下一些烟草來；不過我若是做了你，自己覺得有什麼

不好，我就要去做禱告，像一個文明的人哩。」

「爲什麼？」他說，「你且說說理由看。」

「爲什麼？」我大聲說，「你方纔還在問我關於死人的事情啊。你失卻信用；你生活在罪惡，說謊，和血泊之中；你所殺死的人此刻還躺在你的腳邊；而你卻還問我爲什麼！對不起，漢茲先生，那就是你所說的爲什麼。」

我說時很帶着一點激昂的情緒，因爲我想到他衣袋裏所藏的血染的短劍，和他要用這短劍來結果我性命的毒心。至於他這一方面，則狂飲着葡萄酒，說話時露出最嚴肅的神氣。

「我在海上三十年，」他說，「舉凡人事的好歹善惡，天氣的晴朗晦冥，以及絕糧和殘殺等事，什麼都親眼看見過。然而，我告訴你，我卻至今不曾見過善有善報。我覺得一切事都以先落手爲強；死人不再噬人；這是我的見解——阿們，就是這個樣子。現在，你聽我講，」他突然轉變了調子說，「我們這種笨話，已經講得夠了。現在潮水已漲得很高。你只

要聽了我的話，霍金斯船長，我們就可以立即入港，而把碇泊的事情完全弄好。」

我們要行駛的路，雖則一共算起來也不足兩哩；然而航行起來卻並不容易，這北方的碇泊處的入口，非但是狹窄和低淺，並且還是東曲西灣的，所以要把這帆船駛進港口去，須要加以很熟練的駕駛。我想，我是一個敏捷的得力的助手，並且我深信漢茲也是一個老練的領港人；因為在當時，我們彎彎曲曲地行駛，迴避着障礙物，掠過海岸，其駕駛手段之準確和巧妙，看起來真是一大快事。

我們剛剛過了岬口，四周就環抱着陸地。北海港的沿岸和南方的碇泊處一樣，也密生着蒼鬱的樹木；不過牠的面積比較來得狹長，實際上稱之為海港，還不如稱之為河口來得適當。正當我們的前面，我們看見在南首有一艘敗壞不堪的沈船。這是一艘三檣的大帆船，但是已久經風雨的侵蝕，滴着水點的海草像蛛網般縱橫地掛在四周，海岸上的植物在甲板上生了根，此時正盛開着鮮花。這景色看去很悲慘，但是我們可以從此知道：這碇泊處是很安靜的。

「噲，」漢茲說，「你看；那是一處很可愛的泊船的地方。平坦的砂地，毫沒有風，四周圍着森林，並且在那艘破船上，鮮花盛開，看去和庭園一樣。」

「一經泊好了之後，」我問，「將來再怎樣離岸呢？」

「那只要這樣，」他答道：「等退潮時，你拿一根繩子到對岸去；把繩子的一端盤在一株大松樹上；然後拿回來把另一端盤在絞盤機上，靜待潮來。當潮滿時大家緊拉繩子，這船身就會自然而地離岸遠去。現在，傑姆，你預備起來罷。我們現在已經行近那地方，這帆船前進的勢頭是太大了。偏右舷些（指轉舵——譯者）——對了——把穩——右舷——偏左舷些——把穩——把穩！」

他這樣地發着命令，我就氣也不喘地照着他的話做；末來，他突然叫道，「噲，好傢伙，掉餓！」於是我把舵柄用力拉向上風，希斯潘紐拉號就很快地迴轉，船首突向密生着樹木的岸灘上去了。

由於這些時候駕船的興奮，我本來對於舵手的謹嚴的監視，就不免略有懈怠。即在

此刻，我還感覺得非常的興趣，靜待帆船的攏岸；我完全忘記了自身當頭襲來的危險，卻伸起了頭頸，靠在右舷的舷壁上注視那在船首前擴大着的波紋。要不是我突然覺到了一種不安，使我掉轉頭去，我大概已無抵抗地被他殺死了。也許我曾經聽見一種輾軋的聲音，或從我的眼角邊看見了他移動的影子；也許這是像貓也似的一種本能；總之，當我回頭望過去時，果然看見漢茲右手握了短劍，早已向我走近了一半的距離了。

當我們眼對眼互相望見時，我們大家都只好高聲地叫了起來；不過我的是駭極的驚叫，而他的是像一隻被襲的公牛似的怒吼。同時，他衝上前來，而我卻斜向船首方面急躍了開去。當我急躍時，我把舵柄一鬆，牠就急向下風那邊攙了過去；我想這舵柄倒救了我的性命，因為牠攙過去打中漢茲的胸部，把他倒在甲板上，暫時不能動彈。

他未及立起身來，我已逃出了他追迫我的角隅，從容地在甲板上奔跑閃避。我立定在正常中橋的前面，從衣袋中拔出了手槍。這時候漢茲早已掉轉身體，又在向我緊緊地追趕過來。我就小心地描準，把槍機一扳。槍機中的擊鐵是打落了，但是接着並沒有火光。

也沒有聲響；那門藥已浸着海水而無用了。我恨我自己的粗心。我爲什麼不早早把我的唯一的武器換過了門藥，重裝了子彈呢？要是這樣，我現在就不致於像一隻迴避在老屠夫前的小綿羊了。

真奇怪，他腿上雖受重傷，走起路來卻異常神速，他的斑白的頭髮飄了滿面，他的臉上露出焦急和忿怒的神氣，紅得和商船上的紅旗一樣。我來不及試用我另一支手槍，實際上我也不想試用，因爲我判定牠是無用的。有一件事，我很明白：我不應該單單迴避他，因爲否則他就立刻會把我圍困在船首方面，正和方纔他幾乎把我圍困在船尾一樣。一經給他圍住，那末這九、十來吋長的染着血污的短劍，就將是我這在人世間的最後的經驗了。我把手掌撒在非常巨大的桅檣上，全神經緊張地等待着。

他見我要設法逃避，自己也立定了；在他的一方面，屢屢假作要衝過來的樣子，而我這一方面就跟着作相當的行動。當我在故鄉時，我在黑山港的山巖附近所常玩的，就是這樣的遊戲；不過，讀者總能想見，我當時的心裏，從不曾像現在這樣地猛烈地悸動。不過



據我看來，這總只是一種兒戲罷了。我自信對付一個傷了股的老水夫，決不致於失敗。實在，我的勇氣已漸漸煥發，我考慮着關於這事件的結果的幾個突起的念頭；我斷定我可以和他長久地支持下去，但同時，我又覺得結果總無逃避的希望。

一切都保持着原來的狀態，突然，希斯潘紐拉號暫時擱淺在沙灘上，全船震動，然後快得像突擊似地船身傾向左舷，甲板側成四十五度的角度，並且，從排水孔裏潑進了約有一大桶的海水，在甲板與舷牆間匯成了一個大水潭。

我們大家立刻跌倒，我們差不多一同滾進了排水孔；戴紅色睡帽的屍體，依舊伸着兩臂，也僵硬地滾在我們的後邊。我們相距極近，我的頭撞在舵手的腳上，直把我的牙齒震得發響。我的頭上雖然被撞，卻首先站了起來；因為漢茲給屍體纏住了。這帆船的突然的傾側，使甲板上已無奔跑的餘地；所以我只好另外想逃遁的方法，而且這方法又須立刻想好，因為我的敵人差不多已在抓住我了。像閃電一般地我跳上了後檣的護索，連氣都不喘一口地手接手揉升上去，直至我安坐在桅架上。

因了我動作的敏捷，總算脫出了這個危難；當我驟升的時候，他的短劍已經刺在離我的脚下不到半呎的地方；漢茲伊斯累爾張大了嘴，站在那里，他的面孔仰朝着我，完全露出一副驚訝和失望的神氣。

現在我已有活動的餘裕了，我趕緊換了我手槍上的門藥，有了一支本來已可應用，但是爲了使加倍地可靠起見，我又把另一支槍的彈藥取出，從新再完全裝過。

我重裝彈藥這件事情，使漢茲喫驚不小；他漸漸覺到他形勢的不利了；經了一次顯然的躊躇後，他就把短劍啣在嘴裏，也沈重地攀住了護索，緩緩地忍痛地驟升上來。他費去了許多的時間，並且痛叫着引上他受傷的腿；當他還升不到三分之一的高處時，我已悄悄地完畢了我的準備。於是我兩手各執手槍，對他講話。

「若再上一步來，漢茲先生，」我說，「我就打出你的腦漿！死人不再噓人，你是知道的，」我又大笑地添說。

他立刻停止了。從他面孔的表情看來，我能夠知道他是在仔細盤算，他的工作是非

常緩慢和喫力的，我自幸處在這新發現的安全的地方，就不禁高聲大笑起來。最後，他嘔了一兩口唾沫，纔開口說話，他的臉上依舊露着同樣的極尷尬的表情。爲了要說話起見，他只好把短劍從口中拿下，然而其餘的一切卻始終不稍變動。

「傑姆，」他說，「我想你和我大家都誤會了，我們只好來講和罷。要不是那帆船的突然的傾側，我早已捉住你了；可是我沒有運氣，我的運氣真不好；我想，我只好投降你，一個商船船長投降於一個年青得像你這樣的船友，真是不大逢到的事呢，傑姆。」

我欣然聽着他的話，面上浮起了微笑，得意得像一隻驕傲的雄雞。在這時候，他突然把右手縮回到肩頭去。有什麼東西像箭一般地在空中響着；我覺得受到了一擊，然後是一陣尖利的痛楚，我的肩胛就被釘住在桅橋上了。在這劇痛和驚奇的一剎那中——我不能夠說這是出於我自己的意志，並且我斷定這事並沒有自覺的目的——我的兩支手槍一同開了出來，並且一同離了我的掌握。然而落下的不單是兩支手槍；舵手像塞住了喉頭樣地發出一聲叫喊，放鬆了他那緊握着護索的手，一個筋斗翻落水中去了。

## 第二十七章 西班牙銀幣

由於船身的傾側，桅檣都突出在水上，從我在桅架上的棲息處望下去，只見全是水面。漢茲因為爬得並不十分高，所以離船較近，跌落在我與舷壁間的水中。他曾一度混雜在水泡與血沫中浮上水面，等到再沈下去以後，就從此不浮上來了。海水平靜，我能夠看見他縮成一團，躺在船側陰影中明潔的砂底上。一兩條魚在他的身體旁穿過。有時候，水波蕩漾，他似乎略略飄動，像在設法浮起來的樣子。然而他同時受到了槍擊與淹溺，實際上確是死了，就在他要謀殺我的地方，自己做了魚類的食餌。

我一經確定了他的死亡，就立刻襲來了厭惡、疲乏與恐怖的感覺。熱血正流滿我的胸背。把我的肩胛釘在桅檣上的短劍，似乎發燒得像熱鐵一樣；然而使我狼狽的，倒不是這種實受的苦痛，因為這種苦痛，在我看來，還可以默然忍受；最難堪的卻是我心頭的

驚怖，猶恐從桅架上掉下去，落在舵手屍體旁的平靜的碧水中。

我兩手緊捏，直至指甲發痛，我似乎要把危險蒙住似地闔上了眼睛。漸漸地，我的心回復了原狀，我的悸動減少到更尋常的次數，我又恢復常態了。

我一開頭就想拔出那把短劍；但是或者因為這劍刺得太牢，或者因為我沒有拔劍的勇氣；我的身體猛然震顫，我的手也跟着放鬆了。說也奇怪，這震顫倒替我達到了這個目的。實在，這短劍差一些兒就完全不能命中；牠只釘住了我些微的皮膚，而這些微的皮膚就給震顫撕下了。血的確比以前湧出得更快；但是我又恢復了我的自由之身，只有我的上衣和襯衫，還釘住在桅檣上。

這上衣和襯衫，我一掙就掙脫了，然後我攀着右舷護索，再降到甲板上。因了我神經的昏亂，我再也不敢從方纜掉下伊斯累爾去的那突出着的左舷護索上降下去了。

我跑到下邊房艙裏，竭力地看顧着我的傷處；那地方使我感得非常的苦痛，並且還不住地流着血；幸虧這創口既不深重，又不危險，而且當我舉動臂腕的時候，也不覺得多

大的擦痛。然後，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在這個時候，這帆船差不多可以說是我自己的所有物了，我就想到要除去這帆船上的最後的乘客——那個死了的奧勃林。

和我說過的那樣，他靠舷壁棲息在那里，躺着像一種可怕的粗醜的木偶；他的形狀和生人一樣，但是從他的顏色和柔美看來，和生人是多麼相異啊！照那樣的位置，我可以隨我的意思來處置他；爲了悲慘的冒險的習慣已把我對於死屍的恐怖消磨殆盡，我把他當作一袋麩皮似地抱住了腰部，然後用力一舉，就把他拋到水裏去了。他掉下去發出撲通的一聲響；紅色睡帽脫落了飄浮在水面上；當飛沫平靜時，我能夠看見他和伊斯累爾並排地橫在那里，都跟着水流的震動而在左右地蕩漾。奧勃林雖然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頭頂卻很禿。他的光禿的頭橫在曾經殺死他的那個人的膝上，活潑的魚羣在這兩個屍體上面往來地游動。

現在，只剩我一個人，在船上了；潮水剛在漲起來。太陽快要西沉，西海岸上的松樹的影子漸漸伸長到碇泊處，在甲板上印出種種的花樣。晚風已經吹出，雖然被東首有雙峯

約小山恰恰攔住，卻依舊使繩索開始發出微鳴，下垂的帆布拍拍地左右翻飛。

我漸漸覺到這帆船有一種危險。我急把三角帆取下來，拋在甲板上；只是要取下那中樑帆卻是一樁比較困難的工作。當然，在帆船傾側時，下桁曾經盪出在舷外，而下桁的頂端和一兩呎的帆布則竟都浸在水裏。我想，這種東西對於帆船更屬危險；只是那帆布張力很大，我差不多不敢動手。最後，我拿出我的小刀來，把揚索（使帆、帆桁及旗幟等上下之索——譯者）割斷。於是縱帆的後上角驟然降落，放鬆了的帆布的巨大的腹部，都廣佈在水面上；然而我雖則用力拉曳，那落帆索卻依舊一動都不動，就我力量之所及，只有如此而已。至於其他，這希斯潘紐拉號只能像我自己這樣地任諸運命了。

在這時候，整個的碇泊處都落在日影裏——我還記得：落日的最後的光線從森林的間隙處射出，映在蓋住破船面的鮮花上，閃耀得同寶石一樣。天氣漸漸冷了；潮水急速地向海的方面退去，帆船漸漸傾側，幾乎使船體垂直。

我爬到船首去俯視下方。海水似乎是很淺的，但是爲萬一的安全計，我雙手握住那

割斷了的錨索，然後輕輕地墜了下去。水的深度還不及我的腰際；底下砂土堅固，上面罩着許多波浪的痕跡。於是我離開了那中檣帆廣佈在港面的傾側的希斯潘紐拉號，很得意地涉水登陸。同時，太陽已完全沈下了，晚風在搖曳的松林中發出低微的風聲。

總之，我終於離開了海面，而且並不從那里兩手空空地回來。這帆船終於脫離了海盜的掌握，橫在那里靜待我們自己這方面的人，乘了再行出發。我一心一意地想回到木寨裏去誇示我的成就。也許我爲了曠職而受到多少的叱責，但是希斯潘紐拉號的奪回，卻是一個無可反對的辯解，我希望連司莫萊脫船長都要是認我沒有浪費我的時間哩。

這樣想着，我就打起了精神，開始向木屋子和我的同伴方面回來。我記得注入季特船長碇泊處的極東的一條河流，是發源於高聳在我左手的有雙峯的小山的；我想趁川幅尚狹，渡過這川，所以就向這個方向進行。這森林是很開闊的，沿着較低的支脈進展，我立刻兜過了山角，不久就涉水僅及半脛地渡過了那河道。

過了河，我已走近以前碰見流氓耿倍恩的地方；我走得更小心，眼睛環顧着四周。天



色差不多已完全黑暗了，當我跑出雙峯間的凹地時，我警覺到暗空中有一種搖曳的火光，據我的猜測，大概是那島上的人正在燎火前料理他的晚餐。然而我心裏很詫異，覺得他怎麼會這樣粗心的人地顯露他自己。因為我既然能夠看見這個火光，難道牠不會映入駐紮在海岸邊沼地中的雪爾福的眼睛裏嗎？

天色越發黑暗了；我只能胡亂照着我預定的方向前進；我背後的有雙峯的小山和我右首的望遠鏡，漸漸地模糊起來，星影稀疏，星光慘澹；我時常被脚下的低地上的榛莽所絆，躓足在砂穴之中。

突然，有一種光亮照在我的四周。我仰起頭來一望，只見一流灰白色的月光已爬上了望遠鏡的山頂，不久我看見一樣闊大的銀色的東西在樹木背後低低地移動，於是我知道月亮已經升起了。

藉了月光的幫助，我很快地趕着餘下的路程；有時候緩步，有時候急跑，很焦急地行近木寨的方面去。然而，當我走進木寨前的森林時，我倒不敢疎忽，反而弛緩了步調，並且

略加戒備。因為我自己方面的人，若是出於誤會而把我擊死，那末我這冒險的結果，就未免太可憐了。

月亮越爬越高了：牠的光亮從樹林中比較開曠的地方射出來，灑遍了各處；正當我的前面的樹林中，顯現出一流顏色變幻的紅熱的火光，有時略覺微暗——正像是一種冒着烟的大祝燎的餘燼。

確確實實，我想不出這會是什麼東西。

終於我來到了曠地的邊境。靠西的一邊早已浴在月光裏；其餘的地方和木屋子的本身，還包蔽在一重黑影裏，只混雜着一條條長長的銀色光線，在各處交錯地織成許多方格。在屋子的另一邊，一堆巨大的燎火已燒成灰燼，從其中瀉出的一流穩定的紅色的反光，剛好和醉人的青白色的月光，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人影靜悄，除了風聲以外，其他都完全沒有聲息。

我停了步，心裏很是奇怪，也許還含有一點恐怖の意味。焚大燎火，並不是我們向來

所取的辦法，實際上我們受了船長的吩咐，用起木柴來都不免有幾分吝嗇；因此我就放心：當我不在的時候，已經出了什麼亂子哩。

我掩護在黑影裏，悄悄地從東邊兜轉去，在一處最陰暗的適當的場所，跨過了木柵。爲了加倍的安全起見，我四肢匍匐在地上，毫無聲息地爬向屋角方面去。當我爬得比較近了一點的時候，我的心突然寬釋了。鼾聲本身原是一種難聽的噪音，在別的場所，我往往要討厭牠；可是在這個時候，聽見我友人在睡夢中一同高聲地舒適地鼾鳴着，真同聽見了音樂一樣。這聲音比之船上守夜者所發的那種碗轉的「平靜無事」的喊聲，聽了更其來得安心。

當時，有一件事是可以確信無疑的；他們的防衛太疏忽了。假使現在爬進他們這地方來的是雪爾福和他的部下，到明天將會被殺得一個人都不剩呢。我想，那都是由於船長受傷了的緣故；於是我又深責我自己不該擅自出走，使他們陷入沒有幾個人上班守夜的危險。

在這時候，我已經走到門邊站立了起來；屋子裏全是黑暗的，因此我一點東西都不能夠辨認出來。至於聽到的祇有酣睡者的正常的鼾聲，和一種偶然的小噪音——是撲翅聲或剝啄聲，那我卻無從知道了。

我伸手摸索着悄悄地走進裏邊去。我要躺在我自己的鋪位裏（我想起這件事，心裏暗自好笑），以便等他們早上看見我時，觀賞他們的驚詫的面容。

我的腳絆着了一些柔軟的東西——這是一個睡着的人的腿；那人側轉身來，啞了一回，但是沒有覺醒。

然後，忽地從黑暗中發出了一個尖銳的叫聲：

「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這樣地接續着，既不停息，又不改變，像是一座小水車的伊牙的聲音。

雪爾福的綠色的鸚鵡，甫林德船長我方纔聽見在剝啄樹皮的，便是她；守望得比人類更周到，見了我的襲來而疲乏地反覆高呼的，也是她。

我已來不及考慮脫臉的方法。睡着的人聽見鸚鵡的尖銳的調子，都驚醒了跳起來；是雪爾福的口音，厲聲罵了一句，然後叫道——

「誰在那里？」

我轉身想走，卻猛然撞在一個人的身上，待縮回去，又湊巧碰在另一個人的懷裏，於是他緊緊地把我抱住了。

「拿一個火把來，迪克，」當我完全被捉住時，雪爾福說。

於是就有了一個人跑出木屋子去，當即帶了一個點着了了的松支火把回來。

第六部 雪爾福船長

## 第二十八章 在敵營中

那火把的紅光照亮了木屋子的內部，把我心中最耽心的事情明明白白地證實了，海盜們已經佔領了這屋子和食糧；那里有白蘭地的桶，那里有豬肉和麵包，和以前一樣；然而那里全無俘虜的蹤跡，這卻使我增加了十倍的恐懼。我只能夠猜測他們都被殺死了，我的心裏很酸楚，只怪我沒有跟他們一同被殺。

那里的海盜一共只有六個，此外一個都不剩了，其中的五個已經站了起來，因為都是從酒後最初的酣睡中突然起身的，所以臉上還浮着一層紅腫。第六個剛只支着肘坐起來；他的面色慘白得和死人一樣，從縛在他頭上的血污的繃帶看來，可以知道他最近曾受過傷，至於包紮傷口，尤其是最新近的事實。我還記得在大襲擊時那個被擊中了逃回森林裏去的人，顯然這個人就是他。

那鸚鵡啄着毛羽，坐在隆約翰的肩頭。至於他自己的神色，我看似乎比平常要來得慘白些，嚴肅些。他依舊穿着在履行媾和談判時所穿的大呢衣服，只是已穿得很舊，被泥土染了污跡，被森林中尖銳的荆棘撕了裂縫。

「喔，」他說，「該死！原來是霍金斯傑姆闖了進來嗎？也罷，呃，好，我歡迎你。」說着，他就坐在白蘭地桶上，裝起一斗烟來。

「把火把給我點一點，迪克，」他說，當他充分點着了時，又續說道，「好了，孩子；你把這火把拿去插在柴堆上。至於眼前的各位都請坐下來罷——你們不用陪着霍金斯先生站起來；你們放心，他會原諒你們的啊，傑姆——說到這裏，他停抽了烟——「你到這裏來，真使我老約翰喫驚不小呢。我當初看見你就知道你是很玲瓏的；只是你爲什麼到這裏來，我卻完全不能懂得，我真完全不懂呢。」

對於這一種談話，諸位不難想像，我當然無從回答。他們是使我背壁而立的；我就站在那裏，外表上雖然希望裝出大膽的樣子，望着雪爾福的面孔，心裏卻完全感得絕望。



雪爾福悠然地噴了一兩口烟，然後又續說道：

「噲，傑姆，你既然來到這里，」他說，「我有一點心腹的話，和你談談。我以前總很喜歡你，你是一個勇敢的童子，你是我年輕漂亮時我自己的肖像。我常常想叫你加入進來分享你應得的財物，而從此作冒險君子終生，現在，我的勇敢的人，你是只得加入了。司莫萊脫是個好海員，這話我永遠承認，只是執法太嚴厲了一點。『公事公辦』他老是說，果然他照了這話行事。你不要去親近這船長了。醫生已對你抱非常的反感——他說你是『不知恩的東西』；總而言之，是這樣：你不能回到你自己的一派人中去，因為他們已不要你了；若是你一個人另立一派，那就未免太覺寂寞，否則你只好加入雪爾福船長的部下。」

這樣說來，倒不打什麼緊。從此可以知道我的友人都還活着，我雖然對於雪爾福的話——即房艙派的人，因了我的潛行而恨我——很有幾分相信，可是我聽見了倒並不覺得煩惱，反覺得寬慰了不少。

「雖然事實上你已入了我們的掌握，」雪爾福繼續說，「但是我並不以這事爲要挾，你相信我罷。我是講道理的；我覺得強迫完全無濟於事。要是你願意幹，你就加入了；要是你不願意，傑姆，那末你不妨回答不幹——一切都歡迎，都隨你的便，船友；要是世間的海員肯說出比這更公平的話，我是忘八蛋！」

「那末，定要我回答嗎？」我帶着極震抖的聲音說。聽了這全部的揶揄的話，使我很感覺到那脅迫着我的死亡的威嚇，我的面頰發燒，我的心在胸中極苦悶地搏動。

「孩子，」雪爾福說，「沒有人來強迫你。你仔細考慮罷。我們中誰也不來催促你，小友；大家都安閒愉快地和你在一起，你看。」

「好，」我說，漸漸有了一點勇氣，「如其要我自擇，我以爲我先得知道這事的原委，你們爲什麼在這裡，和我的友人到哪裡去了。」

「原委嗎？」一個海盜怒聲地複述說，「嚇，誰知道了原委到好哩！」

「人家不問你，你還是住口的好，朋友，」雪爾福聲勢汹汹地對這個說話的人喊道。

然後他又用了開頭的和婉的口調回答我：「昨天下午，（原文作早晨，係作者筆誤——譯者）霍金斯先生，」他說，「在上短班（按船上防守，每班交替時間普通爲四小時，自午後四時至八時的一班，改爲自四時至六時和自六時至八時兩班的，稱爲短班——譯者）的時候，忽然李佛西醫生持了休戰旗起來。他說，『雪爾福船長，你被賣了。那帆船已不知去向哩。』好，不用說，那是爲了我們正喝着酒並且還在唱歌傳盞的緣故。總之，當時我們中沒有一個人留心着。等到我們留心時，哼！那艘老帆船已經不見了。我從不曾看見過一羣更憂鬱的呆子；我告訴你，我是其中最憂鬱的一個，你相信罷。『好』醫生說，『我們和解罷。』於是他和我就和解了，結果便是這個樣子：這食糧，白蘭地，木屋子，和你們小心地採來的柴薪，差不多可以說，這屋子下至地基上至屋頂，統統屬於我們。至於他們，他們已經踱了開去；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在哪里。」

說罷，他又靜靜地抽着烟。

「你該把這一點記在頭腦裏，」他又續說道，「恐怕你是包括在這條約中的，當時

最後的談話是這樣：『你們還剩多少人？』我問。『四個』他說。『四個，其中的一個已受了傷。至於那個童子，不知道他到哪裡去了，該死的東西。』他說。『我也隨他到哪裡去。我們都痛惡他。』他是這樣說。

「此外沒有了嗎？」我說。

「哦，你統統聽見過了，我的孩子。」雪爾福答道。

「現在要我定奪了吧？」

「現在你得定奪了，你相信我罷。」雪爾福說。

「好。」我說。「我不是傻子，我很明白我早就料想得到的事。即使弄得無法可想，我也毫不在意，自從我和你相見以來，已經看見不少的人死了。不過我也有一些事情不能不告訴你。」我說，這時候我已非常興奮了。「第一件事：此刻你們是處在一個極壞的境地裏：帆船失蹤，藏金難獲，同伴慘死；你們整個的事業都遭慘敗；你們如果要知道這是誰作的梗，——那就是我！當我們望見陸地的那夜，我是在蘋果桶裏，我聽見你，約翰，你，瓊生

迪克和現在已溺死在水底的漢茲三個人的談話，在不到一小時之內，我便把你們所說的話一字不漏地講出來了。至於那帆船，是我割斷了牠的錨索，是我殺死你叫他們守在船上的人，是我把牠帶到了你或你們中任何人所永不會再看到的地方。勝算是操在我的手裏；關於這事我自始就占着上風；我怕你們，不過像怕一個蒼蠅。殺我，釋我，都隨你們喜歡。只是我還要說一句話；如果你們釋放了我，那末已往不咎，當你們受盜劫的審判時，我願意竭力援救你們。這是要你們決擇的。殺死了別人，於你們沒有好處，釋放了我，倒可保持一個救你們出絞首臺的證人。」

我的話停住了，因為老實說我已說得喘不過氣來，很奇怪，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動一動身體，卻大家都坐着瞪視我，像是同樣數目的綿羊。當他們還在這樣地瞪視着我時，我又續說道——

「哦，雪爾福先生，」我說，「我相信你是這里最好的人。要是萬一遭到不幸，我很感激地請你讓醫生知道如何就死的情形。」

「我當把牠牢記在心裏，」雪爾福說，其音調之奇怪，使我真不能判定他是在嘲笑我的請求，或是好意地被我的勇氣所感動了。

「我要附加一句話，」那個顏色黧黑的老水手——名字叫做莫根的——叫道，當我在布立斯托的埠頭上時，曾經在隆約翰的食宿店中看見過這個人，「是他，知道黑狗的事情。」

「哦，聽我講，」廚夫說，「我再要加一句話，嚇也就是這個孩子，從蓬斯畢爾身邊攞去了那張海圖。自始至終，我們都為霍金斯傑姆一人所礙！」

「那末我就動手了！」莫根毒罵了一聲說。

然後他跳起來拔出刀子，壯健得像是二十來歲的人。

「且慢！」雪爾福叫道。「湯姆，你是什麼人？你大約以為你是這裏的船長吧。我的天，我要叫你知道誰是這裏的主人！你觸惱了我，你將與前後三十年中死在你先的許多人遭到同一運命——有的被縊死在帆桁上，該死！有的被拋在海裏，都葬身魚腹。有敢反對

我的人，從來不會有好結果，莫根湯姆，你相信我罷。」

莫根靜默了；但是從其他的海盜中又發出一種魯鹵的怨聲。

「湯姆的話並沒有錯，」一個說。

「我已受夠了人家的欺弄，」另一個說。「要是我被你欺弄，我情願就縊，雪爾福約翰。」

「諸位中有要和我爭個究竟嗎？」雪爾福厲聲道，說時，他從酒桶上的坐位裏屈身向前，執在右手的烟斗，依舊在燃燒着。「你們要什麼，你們說；你們不是啞子，我想。誰要什麼，我可以使他滿意。我已活了這許多的年紀，難道當這垂暮之年，一個飯桶的水手還要當面藐視我嗎？你們懂道理；你們都自稱是冒險君子，好，我已預備了。誰有這膽量，就請拿了短刀過來，我雖跛足，然而不等這烟斗燃盡，我定將看見他臟腑的顏色。」

沒有一個人動一動身體；也沒有一個人回答。

「你們正是那樣的人，是不是？」他繼續說，把烟斗啣在嘴裏。「嚇，無論如何，你們只

有一副看相。打起來，你們都毫不中用。大概你們都懂得英國的語言吧。我是被選舉爲這裏的船長的。我在這裏做船長，就因爲我是遠勝衆人的最能幹的人。你們沒有冒險君子所應具的戰鬥精神；所以，哼，你們就得服從，你們相信罷！我喜歡這個童子；我從不曾看見過比這個更好的童子。在這個屋子裏，像你們那樣的鼠子，用二個來比一個都比不上他，我的意見是這樣：看誰敢觸動他一下——那就是我的意見，你們相信罷。」

此後隔了好一時的靜默。那時候我直挺挺地背牆而立，心依舊像大鐵錐般地上下跳動，只是現在有一流希望之光正照射在我的胸中。雪爾福把身體仰回去靠着牆壁，交錯了兩臂，把烟斗啣在嘴角，他的態度鎮靜得如同在教堂裏一樣；然而他的眼睛不住偷儉地旋轉，把眼梢瞟着他的強悍的部下。至於他的部下，則漸漸集合在木屋子的另一端，他們的竊竊私語，不絕傳入我的耳朵，像流水聲一樣。他們老是一個個相互地擡起頭來，火把的紅光往往剎那間照在他們的興奮的臉上；但是他們的眼睛並不望着我，他們望着的乃是雪爾福。



「你們似乎有着許多的話要說，」雪爾福說着望空遠遠地唾了一口痰。「說響來，讓我聽得見，否則你們大可以不說。」

「請你原諒，先生，」其中的一個答道；「你對於某種規則太漠視了；你可否看看其餘的規則看。這裡的船友都很感覺到不平；這裡的船友並不以你的恫嚇爲意；我敢大膽地這樣說，這裡的船友，有和其他船友同樣的權利；從你自己所作的規則看來，我想，我們是可以聚談的。我請你原諒，先生，我承認你現在是我們的船長，但是我堅持着我的權利，我要到外邊去商議一下。」

說了，這個長身材，橫面孔，黃眼睛，約有三五六歲年紀的漢子，就規規矩矩地行了。一個水手的敬禮，然後冷冷地踱到門邊，走出屋子去了。其餘的也一個個照着他的樣；各自在經過雪爾福時，行了一個敬禮；各自說了一句辯解的話。「我們依規則做，」一個說。「普通水手會議，」莫根說。這樣地說了一兩句話，大家都走了出去，只剩下雪爾福和我在火把的旁邊。

廚夫立刻放下了他的烟斗。

「哦，你聽我說，霍金斯，」他從容地說，其語聲之輕微，只僅僅能聽見而已，「你是九死一生了，更不幸恐怕還要受到酷刑。他們是要想驅逐我。可是，你記好，我縱令赴湯蹈火，也要救護你。實在，我本來倒並沒有這個意思；一直等到聽見了你方纔的話，我纔蓄意救你。我對於這一大筆藏金的獲得，差不多已絕望了，說不定反會被人絞殺。不過我看你倒是一個很可靠的人。我這樣地暗自忖想：你是要靠霍金斯的幫忙的，約翰；而霍金斯卻要靠你的幫忙。你是他的最後的救星，而他，哼，他是你的最後的救星！我們是相依爲命的，我說，你救了你的證人，而他，救了你的性命。」

我漸漸約略地懂得了他的意思。

「你以爲一切都失敗了嗎？」我問。

「唉，天啊，我確是這樣想！」他答道。「帆船失守，頭頸難保——那就是失敗的程度，我曾經向港裏望過，霍金斯，已望不見了那帆船——唉，我是生性很倔強的，但是現在我

已弄到了勢窮力竭的地步。至於在那里商議着的那些東西，你聽着，他們完全是些蠢漢懦夫。我當竭力從他們的手中，救出你的性命。只是，你得知道，傑姆——投桃報李——你也該援救隆約翰，使他不受絞刑。」

我是完全慌亂了；他所請求的事情似乎是極無把握的——他，十十足足是一個老海盜，一個逆謀的首領。

「我當竭我的力量來救你，」我說。

「那是很公平的！」隆約翰說。「你的話說得很有勇氣，哼，我已有一線的希望了。」他跳到插在柴堆上的火把旁，在他的烟斗上點了一個新鮮的火。

「理解我罷，傑姆，」他說着又跳了回來。「我的頭裏還有一點腦筋，真的。我現在已站在地主的方面了。我知道你把那艘帆船安全地泊在什麼地方。你怎樣把牠弄開去，我果然無從知道，但是我知道牠一定還完好如故。我猜漢茲和奧勃林已經化爲泥土了。這兩個傢伙，我是從來不大信託他們的。現在你聽我說。我不喜歡多問人家，也不讓人家多

問我。我知道這計劃已歸失敗，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可靠的童子。啊，你是一個年輕有作為的人——你我倆可以戮力同心做一樁有用的事業！」

他從酒桶裏拿出一些白蘭地來注在一隻錫杯裏。

「你要嘗一點嗎，小友？」他問。當我推卻了他時：「好，我就自己來喝吧，傑姆，」他說。「我極需要喝一點酒，因為不久就要有亂子了。喔，說起了亂子，使我想起一件事，啊，爲什麼那個醫生把海圖給了我呢，傑姆？」

我的臉上很懇切地露出一種詫異的表情，他不需我再問，早已懂得我的意思了。

「啊，是的，你不明白，然而他真的把海圖給了我，」他說。「那是有原因的——那是當然有原因的咯，傑姆——至於這原因是好是壞，我卻不得而知了。」

說後，他又嚥了一口白蘭地，搖着他黃髮的大頭顱，像是一個豫料着有禍事到來的人。

##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的黑牒

海盜們商議了好一時之後，就有一个人回進屋子來，照以前一樣地行了禮——在我的眼光裏看來，其中很帶着一種譏諷的態度——請求暫時要一要那火把。雪爾福一口答應；於是這個專差又跑了出去，把我們留在黑暗中。

「要鬧出亂子來了，傑姆，」雪爾福說，他這時已完全用一種友誼的和親切的調子。我轉身走到最近的槍孔旁，向外窺視。大燎火的餘燼已經快熄滅了，此時火光很微弱，很暗澹，我這纔懂得這些叛徒之所以要火把之故。他們羣集在自斜坡至木柵邊的半途；一個人執着火把；另一個人跪在他們的中央，我看見他手中的出鞘的刀葉，在月光和火光裏耀成種種的色彩。其餘的人似乎都屈着身體，好像在注視那跪着的人的動作。我隱約看見這人的手裏除了刀子外，還有一冊書；當我還正在詫異他們爲什麼要去幹

這種極不相稱的事情時，那個跪着的人又站起了身，接着全部人員都一同移步向木屋子走來了。

「喲，他們來了，」我說；於是我回到了我原來的位置，因為要是他們發見我在窺視他們，就似乎有礙我的威嚴。

「好，讓他們來罷，孩子——讓他們來罷，」雪爾福欣然地說，「我還有對付的辦法哩。」

門開了，五個人一同擠在入口處，敦促其中的一人走向前來。那個人一步一躊躇，只是把他捏緊的右手舉在胸前，要是在他種場所，他的這種緩慢的行進，看起來倒是很可發笑的。

「跑過來，孩子，」雪爾福叫道。「我不會把你喫下去的。把那東西給我，飯桶。我很知道規矩；我是決不會傷害代表的。」

那海盜被這樣一鼓勵，就向前跑得快了些，當他手傳手遞了一些東西給雪爾福之

後，就更敏捷地跑回到他的同伴方面來。

廚夫望着他們所給他的東西。

「黑牒！我早已料到了，」他說。「噲，你們的紙是從那里來的？啊，啊，這是不行的，你們慙極了，你們從聖經上裁下這紙來。從聖經上裁紙，是哪一個笨蟲做的事啊！」

「啊，你看！莫根說——我沒有說過嗎？那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好，你們已經商量好了，」雪爾福繼續說。「我想，你們都要被絞首了吧？有聖經的是哪一個呆蟲？」

「是迪克，」一個說。

「迪克，是嗎？那末迪克可以祈禱起來了，」雪爾福說道。「真的，迪克已經完了。你們相信我的話罷。」

說到這里，那個黃眼睛的長人插進了話來。

「慢說那種話，雪爾福約翰，」他說。「我們都依了規則，由全體的商議，纔把黑牒送

達給，你你且依規則把那張紙翻轉來，看一看上面所寫的字句。然後你纔可以再說話。」

「謝你，喬治，」廚夫答道。「你幹起事來總很敏捷，規則又背得極熟，喬治，我很喜歡碰見像你這樣的人。哦，那上面寫些什麼呢？啊！『免職』——原來如此！寫得真好；我敢說像是印刷的一樣。是出於你的大筆嗎，喬治？你在這一羣船友中倒變成一個領袖的人物了。我斷定你將要做繼任的船長。好不好把那個火把借一借給我嗎？我的烟斗着不起來了。」

「嚇，」喬治說，「你不要再欺負船友了。你自以為是一個很會說笑的人；但是你已經過時了，你還是離開這酒桶，走過來幫同選舉罷。」

「我想你曾經說是知道規則的，」雪爾福輕蔑地答道。「萬一你不知道，我卻是知道的；我在這里靜待——記好，我現在還是你們的船長——等你們說出不平的原因來，讓我回答。在未答以前，你們的黑牒是一個小錢也不值的。待回答了以後，我們且再作道理。」



「喔，」喬治回答道，「你不用焦急；我們都是正直的人。第一，你把這次的航行弄得完全失敗了——你否認這句話，我纔相信你是個勇敢的人。第二，你無緣無故地把我們的敵人放出這個陷阱。他們爲什麼要出去，我果然不知道，但出去總顯然是他們自己的要求。第三，你不讓我們襲擊他們於出去時候。喔，我們把你看穿了，雪爾福約翰；你要做內訌，這就是你的罪狀。至於第四，那就是關於這童子的事。」

「還有嗎？」雪爾福從容地問。

「已經夠了，」喬治答道。「我們因了你的糊塗，都要被捉去受絞刑和遭暴屍之慘哩。」

「噢，你聽着罷，我要來回答你這四條罪狀；讓我來逐條答覆。我把這次航行弄得完全失敗了，是嗎？嚇，你們都知道我的意思；並且你們都知道，要是當時照了我的意思行事，我們今晚當依舊在希斯潘紐拉號上，性命不傷，諸事稱心，廚中滿是葡萄糕，船中載着金寶，哼！試問，是誰阻礙了我？是誰老早就勉強我做合法的船長？當我們上陸的那一天，是誰

遞黑牒給我，而開始這蠻跳亂舞？啊，那真是一種有趣的跳舞——對於這一點，我同意你們——極像是倫敦城外的刑場上套着繩子的跳舞，真像極了。實際上，這些是誰的不是呢？是安德生，還有漢茲，還有你，梅雷喬治，你是這幾個好事船友中的最後的殘存者；你竟傲氣逼人地拿出船長的身分來對待我——你，已夠使我們倒霉了。我的天！像這樣的事件，就是用最荒唐的海上奇聞來和這事相比，也還不及萬一哩。」

雪爾福止住了話，我從喬治和他的同伴的臉色看來，可知這些話並沒有空廢。

「那是關於第一條的話，」這個被非難的人拭着額上的汗叫道，因為他方纔的話，說得激昂興奮，連屋子都震動。「老實說，我真不願意和你們多嘮囉。你們既沒有見識，又沒有記性，我真想不出你們的老娘爲什麼讓你們出來操航海生涯。航海生涯！冒險君子們！我看你們是只配做裁縫的。」

「說下去，約翰，」莫根說，「再回答其餘的幾條。」

「啊，其餘的幾條！」約翰回答說。「好極了！你們說這次的航行是弄糟了。啊妙極，你

們既然能夠明白這次航行是弄糟了，你們就該知道糟到怎樣的程度！我們差不多弄到要被絞殺的樣子了哩，想起了這事，真使我頸硬發顫。你們也許看見過上了鎖練被絞殺了的四周羣集着小鳥的屍骸吧，海員們乘潮水出航時，總是指點着他們。『那是誰？』一個說。『那個啊，那是雪爾福約翰。我很知道他。』另一個說。並且當你們向前去達到其他的浮標時，你們還能夠聽到那鎖練的叮噠的聲響。哦，這就是我們的結局，我們中無論哪一個都應該感謝喬治和漢茲和安德生，和你們中其他的債事的笨蟲。你們如果要知道第四條，關於這個童子，嚇，該死！他不是一個人質嗎？難道我們打算毀滅一個人質嗎？那是決然不行的；我想他可以作我們最後的救星。殺死這童子嗎？我是不主張的，朋友！第三條嗎？對於第三條，可說的話真多着哩。你們大概不在乎每天有一個專門學校出身的醫生來看你們吧？——你，約翰，你的頭被打開了——或是你，梅雷喬治，不上六小時前，你的瘡疾發作了，就是現在，你的眼睛還帶着檸檬皮的顏色哩。也許你們還不知道快有一艘伴船開來吧？真的，有伴船開來呢；時間是不會太遠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可以看誰樂於

有一個人質。至於第二條，嚇，那是訂有條約的——你們膝行過來叫我訂這條約——你們膝行過來，你們當時是非常的氣餒——並且要不是我的力量，你們早已餓死了——但是這些還不關重要！你們且看這裏——就爲了這個東西！」

說着他擲下一張紙在地板上，那紙我立刻就認識了——那不外是我在船長的衣箱底下的油布包裹所尋出的，描在黃色紙上的有三個紅十字的海圖罷了。爲什麼醫生把這東西給了他，是我所想不到來的。

這海圖的出現，既然連我都不能解釋，在這殘存的叛徒們當然是更難相信了。他們像貓捕鼠似地直撲到海圖邊。這海圖被你搶我奪地從一個人的手中傳到另一個人的手中；他們一面檢視，一面發出感嘆聲，狂叫聲，和稚氣的歡笑聲，你真要忖想，他們不但手觸着那筆金寶，並且已經裝載在船裏，平安無事地航行回去了。

「是的，」一個說，「那的確是甫林德甫（F. D. P.）字下邊再加一條有繩結圈那樣的東西的線；他是老是這樣寫的。」

「好極了，喬治說。『只是我們沒有船，我們怎樣把金寶載開去呢？』

雪爾福突然跳起來，一手支着牆壁：「現在我警告你，喬治，」他叫道。「你再說一句無禮的話，我就叫你出來和我決鬪。我們怎樣把金寶載開去嚇，我怎麼知道呢？倒是你和其他的幾個傢伙應該告訴我啊——因了你的梗阻，而把我的帆船失去，可惡東西！然而你不能夠告訴我，你連一隻螳螂的智慧都沒有。但是你說起話來可以，而且應該有一點禮貌，梅雷喬治，你相信我罷。」

「那是極公平的話，」年老的莫根說。

「公平！我想是公平的，」廚夫說。「你們失去帆船，我卻把藏金找到。這樣說來，誰是最有功的人？現在我辭職了，哼！你們歡喜誰，就舉誰做船長；這和我已沒有關係了。」

「雪爾福」他們叫道。「油抹布萬歲！願油抹布做船長！」

「原來你們的態度是這樣的嗎？」廚夫說。「那天喬治，我看你要做船長，只好再等機會了，朋友；還算你僥倖，我不是一個好報復的人。我決不幹那樣的事。現在，船友們，這黑

牒呢？現在這東西沒有什麼用處了吧？總而言之，倒霉的是迪克，他把他的聖經弄壞了。」

「我依舊可以在這書上接吻，是不是？（按：在法庭等地方宣誓禮時，習慣與聖經接吻，以表示誠懇——譯者）」迪克大聲地說，他顯然因了自身所招來的苦惱而很感不安。

「一本撕殘了的聖經，有什麼用處！」雪爾福嘲笑地回答道。「毫無用處。這東西連小調書以上的效力都沒有了。」

「真是這樣的嗎？」迪克帶着歡快的調子叫道。「哦，我想那總還是值得有的吧。」

「噲，傑姆——把一樣妙東西給你看看罷。」雪爾福說着，就把那張紙片擲給我。那是一片像克龍幣（CROWN）大小的圓紙。一面是空白的，因為那是聖經的最後一頁，另一面有一二句啓示錄中的文字——其中這兩句文字更特別重重地打在我的心坎上：「城外有那些犬類，殺人的。」這印刷的一面，曾被用木柴灰來塗黑，但是已經漸漸脫落，玷污了我的手指；在空白的一面，用同樣的東西來寫着兩個字，「免職。」這個妙東西我至今

還保存在我的身邊；但是現在文字的形跡是消滅了，只留着像用拇指的指甲所劃出來的一種爪痕而已。

那是這一晚上的事情的終止。隨後我們喝了一巡酒，就都躺下來睡覺。雪爾福的報復的極度是指派梅雷喬治做哨兵，並且恐嚇他說，若是發現他不忠實的時候，就把他置諸死地。

我久久不能闔眼，我實在有很多的東西來胡思亂想，關於我上午殺死的那個人，關於我自己的危險的處境，尤其是關於我目睹雪爾福先刻所從事的奇異的把戲——在用了各種可能的與不可能的手段之後，一方面把那些謀叛者團結了弄來，一方面又同他們和解，以拯救他自己的悲慘的生命。雪爾福自己安然酣睡，發出高響的鼾聲；他雖則作惡多端，然而我很替他着急，想起他所處的危險的境地，和那等待着他的可差的絞首臺。

### 第三十章 宣誓釋放

從森林那方傳來一個清晰的懇切的招呼我們的聲音，我被驚醒——實在我們大家都被驚醒了，因為我看見就是那個頹然靠着門柱的哨兵，也振作了精神。

「噲，木屋子中的人，」這聲音叫道。「醫生來了。」

果然，那是醫生。我雖然樂於聽見這聲音，可是我的快樂中總不免有一點參雜着的東西。我不安地回想起我的違命的和隱祕的行爲；當我想到了因這種行爲而釀成的結果——身處在怎樣的同伴中，環伺着怎樣的危險——時，我覺得羞於直視他的面孔。

他大約是在黑暗中起身的，因為那時候天色還沒有亮足哩；當我跑到一個槍孔邊去向外張望時，我看見他齊膝地站在飄浮着的白霧中，像從前的雪爾福一樣。

「喔，醫生！祝你早上好！」雪爾福叫道，他眼睛睜大了，暫時在臉上流射着很善良的



表情。「真早啊：正如俗語所謂早鳥覓得日糧。喬治打起點精神，去攙醫生跨過柵欄來。先生，你的病人結果都很好呢——全都健康快樂。」

雪爾福一方的肘下支着拐杖，一手支着木屋子的牆壁，站在小丘的頂上，嘮叨地絮說——在語調上，態度上，表情上，完全是向來的約翰。

「我們今天真要使你大大地喫驚哩，先生。」他繼續地說，「我們這里有一位小客人——嘻嘻，一位新來的客人，他的體態很良好；他像船上的押貨員一樣地睡在約翰的身旁——我們終夜都是並枕而睡的。」

李佛西醫生這時候已跨過木柵，跑近廚夫了；我能夠聽見他說話時語調的異樣。

「不是傑姆嗎？」

「正是向來的傑姆，」雪爾福說。

醫生隨即停了步，卻並沒有說話，他似乎先徘徊了幾分鐘，然後纔再漫步向前。

「噢，好，」最後他說，「正如你自己所說，先公務後私樂，雪爾福。讓我來看看貴處的

這幾個病人看。」

不久後他已跑進木屋子來了，向我惡狠狠地點了點頭，就去着手診察病人。他總該知道他的生命處在這些奸詐的惡魔中，簡直危險得好像是千鈞一髮，但是他卻毫無畏懼的樣子；他和他的病人絮絮地談着話，好像他到英國的上等家庭裏去診察病人一樣。我看他的大方的態度，使海盜們受了他的感化；因為他們對於醫生，好像不會發生過什麼亂子一樣——好像他依舊是船醫，他們依舊是忠心的下級水手。

「你是在好起來了，朋友，」他對那頭上縛着綳帶的人說，「人家所謂九死一生，正合着你的情形；你的頭一定是硬得和鋼鐵一樣的。哦，喬治，怎麼了？你的面色很難看呢；啊，朋友，你的肝臟失了常。你喫過那種藥嗎？啊，諸位，他喫過那種藥嗎？」

「啊，是的，他的確喫過，」莫根回答道。

「因為，你們想，我既是謀叛人的醫生，或則我毋寧說是監獄中的醫生，」李佛西醫生帶着快活的調子說，「爲了喬治陛下（願陛下萬歲）和校首臺的緣故，我決不把這

事視同等閒，令枉死了一個人。」

叛徒們你望我，我望你，默然隱忍着他的嘲諷。

「迪克覺得有些不舒服呢，先生，」一個說。

「是他嗎？」醫生回答道。「好，迪克，跑過來，讓我看看你的舌苔看。喲，這樣當然要不舒服了！這傢伙的舌苔，足以令硬心腸的法蘭西人喪膽呢。又是熱病吧。」

「啊，莫根說，「那是由於毀損了聖經的緣故。」

「那是由於——正如你們所謂的——太牛笨的緣故，」醫生辯答說，「一點都不知道好空氣與毒氣和乾燥的土地與容易傳染疾病的不潔的泥沼的分別。我想——雖則，這當然祇是我的一種見解——在你們身體中的瘴氣被除盡以前，將都要受很大的苦難哩。你們駐紮在一處沼地上，是不是？雪爾福，我很詫異你的爲人。從種種方面看來，你比許多人聰明；但是我看你的對於衛生上的規則，卻連初步的知識都沒有。」

「好了，」他又說，這時他已一一配好了藥。海盜們也都喫過了他所配的藥液，他們

的低首下心的神氣，簡直可發一笑，與其說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叛徒盜黨，毋寧說他們像是貧民學校裏的學生——「好了，今天的事情是完結了。現在，對不起，我想同這個童子說幾句話。」

說着，他懶懶地望着我的方向點了點頭。

梅雷喬治守在門口，因為方纔喫了些苦味的藥，正在咕呱地亂吐涎沫；但是他聽見醫生的要求的第一字說出以後，就脹紅了面孔轉身來大叫道「不能！」並且又宣着誓。  
雪爾福用張開的手來拍着酒桶。

「不要吵！」他咆哮道，像獅子般獨斷地望着四周。「醫生，」他用尋常的調子續說，「我早就想到這件事，知道你是極喜歡這童子的。我們都很恭敬地感謝你的親切，你看，我們都信託你，把藥水像酒一般地喝了下去。我相信，我想到了——一個滿足於我們兩方面的要求的辦法。霍金斯，你可肯正直地給我發一個誓——因為你雖然出身貧苦，為人卻很正直——發一個誓，擔保不私自逃走嗎？」

我立即說了他所要求的誓言。

「既然這樣，醫生，」雪爾福說，「你且跑到木寨的外邊去，你到了那里，我就帶這個童子走下來站在木寨內，我想你們可以隔着柵欄談話。祝你好，先生，並且代我們大家向地主和司莫萊脫船長致意。」

只始終被雪爾福的厲色所抑止着的大衆的憤怒，當醫生一離開屋子，就立即爆發了出來。他們露骨地非難着雪爾福的言行相反——試圖自己的舒服——捨棄了他的友伴同時又是犧牲者的利益；總而言之，就是這時他正在從事着的那樁事情。照這樣的情形，在我看來那是非常明白的，我真想像不出他怎樣去平息他們的怒氣。但是他的智慧遠勝於衆人；並且他上晚的勝利已使他覺得有威攝他們的能力。他甚至於稱他們爲笨蟲呆鳥，說他必需和醫生談話，把海圖擲在他們的臉上，問他們能不能在恰恰要去發掘寶物的一天，貿然破壞那種條約。

「哼，不能！」他大聲道，「要是時候到了，我們自然一定要去破壞那條約；但是現在，

我要欺蒙那個醫生，即使要我拿白蘭地去奉承他，也沒有什麼。」

然後他吩咐他們把燄火燃點起來，同時，一手支着我的肩膊，撐了拐杖，跑出屋子去了，任憑他們在背後嘖咕着，因為他們的不平只是被他的雄辯所壓倒，而不是被他的理論所說服的。

「走慢些，小友，走慢些，」他說。「如果他們看見我們走得要緊，他們就會立刻來圍攻我們呢。」

因此，我們極緩慢地穿過砂地，向外面有醫生等待着我們的木柵邊前進，當我們來到了容易講話的地方，雪爾福就立即停住了。

「你對於這特殊的事件，得十二分地注意，醫生，」他說，「這童子將要告訴我；我如何救了他的性命和因此而被免職的事，你相信我罷。醫生，一個人像我這樣地冒着極大的危險——幾乎把最後的一息生機，視同兒戲——大約你總不嫌煩瑣地要給他一個忠告吧？請你記住，現在不只是我的生命的問題——同時還是這童子的生命的問題；請

你親切地告訴我，醫生，給我一點向前去的勇氣吧，唉！」

雪爾福一跑出門，背向着他的友人和木屋，他就變了另一個人了；他的面頰似乎滅了色；他的聲音有些發抖；像這樣誠懇的人，真是從沒有見過。

「怎麼，約翰，你是不怕什麼的喲？」李佛西醫生問。

「醫生，我不是懦怯的人；我不怕——我一些都不怕！」說着他彈了彈手指。「要是我膽小，我就不會說那種事了。但是我老實自認，我想起了那絞首臺，使我全身戰慄。你是一個和善人，也是一個信實人；我從沒有見過更好的人！我知道你不會忘記我所做的好事，正和你不會忘記我所做的惡事一樣。我且暫避一旁——喏，這樣子——讓你和傑姆好講一些話。同時，你們得替我把這事記在心裏，因為那確是一樁非常重大的事件啊！」

說着，他退後了幾步，一直走到聽不見他們說話的地方，然後坐在那里的一個樹樁上，開始吹嘯；他時時在坐位裏團團旋轉着左顧右盼，時而望着我和醫生，時而望着他的粗暴的惡徒，看他們在燎火——他們正在忙碌地把牠從新點燃起來——和屋子——

他們從其中拿出豬肉和麵包來做早膳——中間的砂地上跑來跑去。

「啊，傑姆，」醫生不快地說，「你竟弄到這個地步。是你釀的禍，就得你去喝（意謂自作自受——譯者）。我的孩子。天知道，我心裏不能夠找到一點責罰你的意思；但是無論這是好意或惡意，我總得這樣說：若是司莫萊脫船長健着，你決不敢私自出外；只因他害了病，無能為力，所以你就逃了出來，啊，這完全是卑怯的行爲！」

老實說，我這時竟哭起來了。「醫生，」我說，「請恕我。我已深深地自責，總之，我的生命已被剝奪了，要不是雪爾福袒護我，我現在早已死了；醫生，請你相信我，我不怕死——我敢說我是應當受死的處分——我所怕的，只是受酷刑。要是他們用酷刑加我——」

「傑姆，」醫生插口道，他的調子已完全異樣了，「傑姆，我決不讓你受酷刑。跳出來，我們逃罷。」

「醫生，」我說，「我已宣了誓。」

「我知道，我知道，」他叫道。「然而現在我們無法可想，傑姆。一切非難，一切羞辱，完全



由我來擔當罷，我的孩子；我不能讓你留在此地，跳啊！只一跳你就可以跳出來了，我們將要像羚羊一般地逃走。」

「不能，」我答道，「你很明白，你自己決不肯做出這樣的事來；非但是你，就是地主或船長，也不肯做這樣的事；至於我也同樣不願意做。雪爾福信託我；我已宣了誓，我得回去。不過，醫生你還不會任我送命哩。要是他們用酷刑加我，我可以吐露出一些關於帆船的所在的話；實在，半由僥倖，半由冒險，我已得到了這帆船。現在這帆船橫在北海港口南首的海灘上，正當高潮線之下。待半潮時，牠就一定可以高高地出水了。」

「帆船！」醫生驚叫道。

我急速把冒險的始末對他述出，他默默地聽我說完這一番話。

「這次的事也不無有一點僥倖，」他待我說完後說道。「每遇一個難關，都是你救了我們的生命；你竟想，我們肯讓你喪失你的生命嗎？那未免是太忘恩了，我的孩子。你發見了那奸謀；你找到了耿倍恩——你即使活到九十歲，這還是你所做的或將做的最好

的事。喲，我們說起了耿倍恩，哦，他真是惡魔的化身。雪爾福！他叫道，「雪爾福——我要給你一個忠告，」當廚夫行近時，他繼續說：「你不要急急地去找尋那寶藏呢。」

「哦，先生，我自當竭力稽延，只怕那是不可能的事，」雪福爾說。「請你原諒，我只能去找尋那寶藏，纔可以救得我自己和這童子的生命；請你相信我罷。」

「好，雪福爾，」醫生答道，「要真是這樣，那末我還須對你說一句話，當你找到了寶物時，你得小心警戒。」

「先生，」雪爾福說，「老實講，你的話是說得太多，而可解的地方是太少了。你們在計劃些什麼事，你們爲什麼離去這木屋子，你們爲什麼把這海圖給了我。關於這些，我至今都不知道啊！然而我盲目着遵從你的吩咐，卻不會聽見你說過一句幫助我脫離絞罪的話啊，那是太難堪了。要是你真不肯把你們的意思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你只要說，我就卸去了一切的責任。」

「並不是這樣，」醫生沉思地說，「我沒有說更明白的話的權力；這不是我的祕密，

你想，雪爾福，否則，我一定告訴你了。不過除了某一點外，我當把我敢說的話儘量告訴你。若再多說，我真要被船長叱責哩！現在，請你先放心罷；雪爾福，如果我們都能保全生命，逃出這個豺狼的陷阱，那末，只要不犯誣證的罪名，我將竭全力來援救你。」

雪爾福的臉上露着喜色。「我明白，你是不能說更顯露的話了。真的，先生，即使你是我的母親，也不能說哩，」他叫道。

「對了，那是我的第一讓步，」醫生又說。「我的第二讓步是一個忠告：叫這童子緊緊地跟在你的身邊，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就大聲叫喊起來，我當立即跑來幫助你。至於我的話是否胡說，自有事實會使你明白的。再會罷，傑姆。」

於是李佛西醫生和我從柵欄的隙縫中握了握手，向雪爾福點了點頭，就急速地放開步子，跑向森林中去了。

## 第三十一章 探寶——甫林德的指針

「傑姆」在只剩我們兩個人的時候，雪爾福說，「我救了你的性命；你救了我的性命；我總不會忘記這件事。我看見——我從我的眼角處實際看見醫生招呼你同逃；我看見你訴說不能逃走的样子，清楚得和聽見的一樣。傑姆，那是多虧了你。自從大襲擊失敗以來，這是我所有的第一次的希望的光，我應該向你道謝。現在，傑姆，我們也得用封緘命令去試探那個寶藏哩，我真討厭這件事；你我必須固守在一起，互相策應，我們將不顧利害，保全我們的性命。」

正當這時候，有人從燎火邊招呼我們，說早餐已經預備好了，於是我們立刻在砂地的四周坐下來，喫着乾麵包和燻醃肉，他們所舉的燎火足以烤一隻全牛；這時火候漸漸灼熱，使他們只能向火勢的上風處，走近去甚至在那裏也得留一點心。他們用着同樣的

浪費的氣魄，我看，足足燒了我們所能喫的三倍的食品；其中有一個，帶着乾笑，把喫剩下來牛肉擲在火中，於是在這異常的燃料上的火勢就更其熾烈起來，發出畢卜畢卜的聲音。我生平從不曾看見過這樣毫無打算的人；手裏做來嘴裏光，是描寫他們的生活方法的唯一恰當的話；半由於食物的浪費和哨兵的好睡，他們雖然勇敢得足以支持一次小戰，而立刻分出勝負，可是逢着了一種長期的戰爭，我卻看得出他們是完全無用的。

就是那肩上棲着甫林德船長的雪爾福，也只是喫着早餐，對於他們的鹵莽行爲不會說一句責備的話。這一層更其使我驚異，我想，他已從此不像先前那樣地顯出狡猾的態度來了。

「啊，諸位，」他說，「你們幸虧有油抹布用他的頭腦來替你們想法子。我得到我所要得的東西了。的確，他們據有了那艘帆船。他們把這艘帆船泊在那里，我現在固然無從知道；但是我們一發現了那宗寶物，我們就得立刻去把牠尋回來。這樣一來，諸位，我們有了帆船，我想，就可以占着優勢了。」

他的嘴裏塞滿了熟牛肉，像這樣地滔滔地說着。因此他恢復了他們的希望和自信，並且出於我的意外，又同時回復了他自己的希望和自信。

「至於那人質，」他繼續說，「我想，這一次是他和他所最親熱的人們的最後的談話了。我曾經從他的嘴裏得知了一些消息，對於這一層，我感謝他；但是我對他感謝，是止於此了。我們去發掘藏金時，我要把他緊緊地繫在身邊，因為當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你們記着，我們可以暫時把他當爲同量的金寶看待。等我們找到了帆船和藏金，快快活活地入海去時，嚇，我們就要把霍金斯先生勸過來，爲了他的好意，我們就要給他以應得的金寶。」

顯然，那些人現在都很高興了。然而在我的方面，卻是異常地掃興。要是他現在所設下的計劃果真可以實行的話，那末這已經反覆了兩次的叛徒雪爾福，就會毫不遲疑地去採用牠。他至今還是腳踏兩邊，當然他寧願和海盜們一齊獲得財寶和自由，而不願至多只能希望我們幫助他僅僅逃避了絞首臺。

喲，要是結果真是如此，而雪爾福自己即使不得不保持對李佛西醫生所說的約言，然而我們的前面還是橫着非常的危險！等到他的部下的懷疑被證實了時，那將要是怎樣的一種情境啊，他和我就不得不為性命而挺身作戰——他是一個跛子，我是一個幼童——對抗五個強壯的矯健的海員！

除了上述的二重心事之外，還有至今籠罩在我友人的行為上的許多秘密；譬如，他們的不說明的木寨的捨棄；他們的不可解的海圖的讓與；或者，更難明白的是，醫生給雪爾福的最後的警告，「當你找到了寶物時，你得小心警戒；」讀者很容易想見我覺得那早餐是多麼無味，並且當我跟在這些匪徒的後面，出發去探尋藏金時，我的心是多麼不安啊。

要是當時有什麼人在旁邊觀看，就可以看見我們作出了種種的怪狀；大家都穿着骯髒的水手服，除了我，大家都全身武裝。雪爾福佩帶着兩支小銃——一前一後——掛在腰間大短刀的旁邊，又在他方尾外套的每一隻衣袋裏，藏着一支手槍。甫林德船長息

在他的肩頭，亂嚼着一些零零碎碎的無意義的海語（即水手的習用語——譯者）；這情境更足以補充他的奇怪的外貌。我的腰間纏着一條繩子，很柔順地跟隨在廚夫的後面，廚夫執着繩子的一端，時而牽在空着的手裏，時而啣在他強有力的齒間。我完全全像是一隻跳舞的熊。

其餘的人都背着各式各樣東西；有的拿着鶴嘴和鐵鏟——那是他們從希斯潘紐拉號中帶上岸來的最必要的東西——還有的攜着作中飯用的豬肉、麵包、和白蘭地。所有的糧食，我看見都是從我們的積糧中取出的；因此我相信雪爾福前晚所說的話，確是實情。要不是他和醫生訂有條約，那末被帆船所拋棄的他和他的部下就得靠清水和獵獲物活命了。然而水，很難適合他們的口味；而一個水手又不常是一個善獵者；並且他們既然這樣地缺少食物，那末他們當然也不像會有極充足的火藥了。

我們這樣地整備了，大家就一同出發——連那必須保養在日蔭中的打破了頭顱的傢伙，也加入在內——一個個斷斷續續地跑到那停泊着那兩艘小艇的海灘邊去。海



盜們的酗酒，就是在這兩隻小艇中也留着痕跡，一艘中的座板已壞，兩者全都沾着泥污，並且艇中的海水也都沒有搽出。爲安全起見，那兩艘小艇一齊被帶了去；因此，我們分乘兩艇，從碇泊處的懷抱中開船前進。

當我們划向前去時，就海圖作種種的討論，當然，那紅十字畫得太大，不能作爲指南；而圖背所注明的文句，你將來就可聽見，其意義也不免有一點含糊。讀者當記得，那是這樣說的——

「望遠鏡山肩頭的高樹，其方位在北北東之北的一點。」

「骸骨島東南東微東。」

「十呎。」

因此，一株高樹做了那主要的目標。現在，正當我們的前面，碇泊處緊接着一個出海

達兩三百呎的高原，北連望遠鏡山的斜峭的南肩，南行復隆起而成所謂後橋山的突兀的高地。高原的頂上被繁茂地點綴着種種高低不齊的松樹。往往各處都有一株種類不同的樹，比牠鄰近的樹高出了四五十呎。究竟其中哪一株是甫林德船長所說的「高樹」，卻只能就地藉羅盤針的幫助來決定了。

實情雖如此，然而當我們還未行抵半途時，艇中的每一個人，都已選定了他自以為是的高樹，只有隆約翰聳着肩，吩咐他們等到了那里再講。

經了雪爾福的指點，我們容易地划向前去，不致於先疲憊了各人的氣力；行過了很長的一段路程後，就在第二河口——那河是從望遠鏡山的蒼鬱的小谷間流出來的——上了岸。然後我們靠左手，登上那朝着高原的斜坡。

在開頭時，泥濘的地面，和一片錯雜地滋生着的溼草，很礙我們的去路；但是，這小山漸漸地高峻起來，腳底下都是些亂石子，而樹木的種類也漸見不同，生得比以前更疏朗了。我們現在所走到的地方，的確是島中的一處最可喜的部分。一片發濃香的金雀花和

許多開花的灌木，差不多占據了野草的地位。綠色的豆蔻樹叢，和紅榦闊影的松樹，隨處繁生着；豆蔻的芬芳和松枝的香氣，混合在一起。此外，空氣新鮮和爽適，在無遮蔽的太陽光之下，這是對於我們的感覺的一種極有效力的滋養品。

全體人員散開來佈成扇子的形狀，往來地歡呼着，跳躍着。在行列的正中，後其餘的人好些路的地方，跟着雪爾福和我——我，被繩子所帶住，而雪爾福則在溜滑的小石子間走得長吁短嘆。實在，我只好時時去攙扶他，否則他定會失足翻落小山去呢。

我們這樣地前進了約有半哩路光景時，就行近了高原的頂端，那時走在最前方左首的一人忽然像喫驚似地高聲喊了起來。他接連地叫着，於是其他的人都向他的方面奔了過去。

「他不會發現那藏金的」老莫根要緊緊地從右首奔過我們的身旁，說道，「那是在山頂頭啊。」

果然，當我們也趕到了那場所時，看見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在一株大松樹腳邊的

地上，橫着一副人類的骸骨，和一些衣服的碎片，這骸骨被纏繞在一棵綠色的蔓草中，有些小骨，竟被掀起了斜出在上邊。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暫時覺得心膽俱寒。

「他是一個海員呢，」梅雷喬治說，他比較大膽地跑近骸骨邊，正在檢驗那衣服的碎片。「無論如何，這是很好的水手服。」

「是的，」雪爾福說，「對極了；我想，你不能夠在這裡找到一個主教的吧。但是這骸骨的陳列的樣子，是怎麼着的啊？那不是原來的樣子。」

的確，仔細看時，那些骸骨似乎絕對不是照原來的樣子排列的。但是那人除了不多幾根骸骨不合秩序以外（多分是啄食屍體的鳥類或是卷纏遺骸的徐徐生長着的蔓草的工作），完全是挺直地橫陳着的——他的兩足指着同一方面，他的雙手像潛水者的樣子。高舉頭頂，正指着反對的方向。

「我的蠢頭腦裏倒想起了一個意思了，」雪爾福說。「這里有羅盤針；那邊是骸骨島的像牙齒般突出着的頂端。你且沿這一串骸骨測測方位看。」

方位測過了。那骸骨正對着鳥的方向，羅盤針的所指，剛好是東南東微東。

「我想得到是這樣的，」廚夫叫道；「這骸骨是一種指針。正對北極星的方向，便是我們可愛的金寶的埋藏處。但是，啊！想起了甫林德的事，真使我寒心。這是他的一個小玩意兒，一定的。他同六個部下到了這里來；他把他們統統殺死了：這個傢伙被他拖來放在這里，並且用羅盤針對準了方向，該死的東西！這骸骨是長的，這頭髮是黃的。啊，那一定是阿拉提司。你記得阿拉提司嗎，湯姆？」

「是的，是的，」莫根答道，「我記得他；他欠我錢，並且把我的刀帶上了岸去。」

「說起了刀，」另一人說，「爲什麼我不見近旁有他的刀呢？甫林德不是挖水手的腰包的人！我猜想，這大概是給鳥類弄走了的。」

「我的天！那是的確的！」雪爾福大聲道。

「這里一件東西都不剩了，」梅雷說，他依舊在骸骨四周東觸西摸着，「沒有銅元，也沒有烟盒。我看那骸骨的排列是很不自然的。」

「是的，的確是不自然的，」雪爾福贊同道：「非但不自然，而且看了有些不快。啊！諸位，如果甫林德還活着，這將是我的一處危險的地方呢。被甫林德殺死的是六個人，我們也是六個人；然而他們，現在都變成枯骨了。」

「我親眼看見他死的，」莫根說。「畢爾同了我進去。我看見他躺在那裡，眼睛上蓋着銅元。（英國習俗，人死不瞑目，即以銅元蓋在他的眼皮上，使之瞑目——譯者。）」

「死了——是的，他確是死了，」縛縳帶的那個人說：「可是，世界上如其真有鬼出現，那一定是甫林德的鬼。可憐啊，他不是好死的！」

「一點不錯，」另一個說：「他時而暴怒，時而叫噪着要喝酒，時而唱着歌。『十五人』是他唯一的調子，老實說，我從此後就不喜歡聽這首歌了。他死時天氣很熱，窗子大開，我清清楚楚地聽見從外邊傳來了那首老海歌的聲音——然而，當時他早經被死之網張住了。」

「來，來」雪爾福說，「不要再說這種話罷。他是死了，他不會出現，那是我深信的；至

少他不會在日中出現，你們相信我罷。過分的憂慮，是要傷害身體的。去去探尋寶藏罷。」

於是我們就向前進行；然而雖在光天白日之下，那些海盜卻不敢再分散着跑，也不敢再在樹林中鼓噪了，他們只敢並肩地走，和用着極輕微的聲音說話。那個死海盜的恐怖，已經把他們的勇氣挫折了。

### 第三十一章 探寶——樹木間的聲音

半由於這次的驚恐挫了銳氣，半由於使雪爾福和病人們略事休息，所以他們一跑到高原的頂上，大家就都坐了下來。

這高原有幾分斜向西方，從我們停息的地方望開去，可以在兩側見到很開闊的景色。在前邊，可以從樹頂處望見波濤洶湧的森林岬；在後邊，不但可以俯視碇泊處和骸骨島，而且可以——向砂洲和東首的低地那邊望過去——見到在東側的一片茫茫的大海。望遠鏡山高聳在我們的前面，有些地方孤立着一株松樹，有些地方黑黝黝地攢聚着許多絕壁。鄰近不聞聲息，只有四方傳來的遠遠的波音和叢林中的無數的蟲聲。四處沒有人跡，海上也沒有帆影：這廣大的視域，更增加了一層寂寞之感。

雪爾福坐下時，拿出他的羅盤來測了測方位。「有三株『高樹』」他說，「在正對骸



骨島的一直線上。『望遠鏡山肩頭』的意思，我相信就是指那邊的低地。現在要找寶物是很容易了。啊，我頗想先來喫一點東西呢。」

「我不覺得餓，」莫根大聲說。「我想，那是由於我想起了甫林德的緣故。」

「啊，夥計，你該深自慶幸，他已經死了，」雪爾福說。

他是個可怕的鬼，」另外一個海盜發抖地說；「並且臉色發青！」

「那是受了酗酒的影響啊，」梅雷接着說。「發青是的，他的臉色委實發青。那是的確的。」

自從他們發現了那堆骸骨，和想起了與此關連的事情以後，他們漸漸地說得輕微起來了。這時候差不多變成了咕囁的私語，因此他們的語聲毫沒有妨礙這森林中的沈寂。突然，從前邊的森林中傳來了一個尖銳的，高響的，震顫的聲音，奏着那熟悉的調子與文句：

「十五人在死人箱上得慶更生，——」

「嗜呵呵，再有甜酒一瓶！」

我從沒有見過比這些海盜們喫驚更甚的人。他們的六張臉孔，都像有妖術似地失了血色；有的跳了起來，有的抓住了別人，莫根則竟嚇倒在地上。

「這是甫林德，啊——」梅雷叫道。

歌聲和開頭時一樣地突然停止——你可以說，好像有人揪住了歌者的嘴吧似地在中途突然停止了。這聲音遠遠地從葱翠的樹頂頭穿過了澄清的，和煦的空氣傳來，使我覺得很暢快很悅耳；然而這對於我同伴的效應，卻適得其反。

「來吧，」雪爾福勉強從他的灰色的嘴唇中掙扎出這句話，「這樣是不對的。我們好預備來走了。這事情很奇怪，我聽不出這是誰的聲音；不過我總覺得那是有人在惡作劇——那是正常的人類，你們相信我的話罷。」

他說時，漸漸恢復了勇氣，同時臉上現出了些血色。等到其餘的人都已經在傾聽他的鼓勵的話，而略略有一點精神的時候，同樣的聲音又破空而出——這時候不是歌聲，

卻是一種遙遠的微弱的呼喊，這聲音從望遠鏡山的巖谷間反響過來，變得更其微弱了。

「麥格勞達培，（甫林德的部下的名字——譯者）」那聲音悲呼道——悲呼兩字，實是這聲音的最好的形容——「麥格勞達培，麥格勞達培！」這樣再三地呼着；此後這聲音又提得高了一點，並且還插入一句爲我所不願直書的毒罵，「到船尾去拿些酒來，達培！」

海盜們睜大了眼睛，兩腳木然地釘在地上。在聲音消滅了許久以後，還是在戰戰兢兢地呆望着前面出神。

「那是的的確確的，」一個屏息地說。「我們回去罷。」

「這是他最後的話，」莫根呻吟道，「是他在人世的最後的話。」

迪克已拿出了他的聖經，正在喋喋地祈禱。在未經入海交着壞朋友之前，他原曾受好教養過來的。

然而雪爾福依舊不爲這聲音所動。我雖則聽見他牙齒發抖，可是他卻並沒有降服。

「在這島上的人，除了我們這裏的幾個以外，」他囁囁地說，「誰都不曾聽見過培這名字。」然後勉力振作了一點精神，「船友們，」他叫道，「我是到這裏來發掘寶物的，我顧不到人，也顧不到鬼。我從不曾怕過活的甫林德，死了的甫林德，更有什麼可怕。離此不到四分之一哩處，有七十萬鎊的金洋。做冒險君子的難道肯爲了一個蒼顏醉態的老海員——又是死了的——而捨棄這麼多的一筆大洋錢嗎？」

可是他的部下，絕不見有恢復勇氣的樣子；聽了他的侮慢的話，倒反而加增了恐怖。「不要說了，約翰！」梅雷道。「你不要觸犯了鬼呢。」

其餘的人都嚇得不敢回答。他們要是有膽量，倒寧願各自逃散的，但是恐怖使他們集在一起，使他們挨近約翰的身旁，好像他的勇氣可以袒護他們似地。至於他，卻已竭力把他的懦怯的心情壓服下去了。

「鬼嗎？也許是鬼，」他說。「不過有一件事我弄不清楚。方纔有回聲。我們從不曾見過一個有影子的鬼；那末我倒要問，他爲什麼有回聲呢？那總是不合情理的吧？」

這種辯論，在我看來似乎是理由極薄弱的。但是那些迷信的人聽了，卻大受感動，出於我的不意，梅雷喬治竟被說得非常振作了。

「哦，那是不錯的，」他說。「你的見解的確很高超，約翰。我們去罷，諸位。我想，我們都弄錯了。我和你們同意，這像是甫林德的聲音，然而仔細想來，卻究竟不是完全像的。這更像是什麼人的聲音——這更像是——」。

「哼，像是耿倍恩！」雪爾福大聲說。

「啊，對了，對了，」莫根跳起來叫道。「確是耿倍恩！」

「這個有什麼分別啊？」迪克問。「耿倍恩也不在世間，和甫林德一樣咯。」

但是年紀較大的水手卻奚落他這句話。

「嚇，誰也不去耽心耿倍恩，」梅雷大聲道，「管他是生是死，誰也不去耽心他的。」他們的精神回復了，他們臉上的自然色彩再現了，這真是出人意料的事。他們立刻聚集在一處，嘮叨地談話着，並時時側耳傾聽着；此後不久，他們已不再聽見什麼聲音，就

又荷着工具出發了，梅雷走在前面，拿了雪爾福的羅盤，領導他們沿骸骨島一直線進行。他所說的話果然不錯；管他是生是死，誰也不去耽心耿倍恩的。

迪克依舊獨自執着聖經，一面走，一面驚恐地望着四周；但是他得不到同情的人，雪爾福甚至對於他的戒備，還加以取笑呢。

「我告訴你，」他說——「我告訴你，你已弄壞了你的聖經。這東西連宣誓都不能用，你想對於鬼靈會有什麼意思？真是一點價值都沒有！」於是他彈了彈他的大指（表示輕蔑之意——譯者），靠着他的拐杖，略略停了一回。

但是迪克用不到什麼安慰；實際上，我立刻就明白，那童子的身體正有些不爽；李佛西醫生所斷定的熱病，被酷暑，疲乏，和這次驚恐的昂奮所促進，顯然是在很快地加劇了。在這高原的頂上，可以通行無礙；我曾經說過，這高原是斜向西方的，所以我們的路途，略向下傾。大大小小的松樹，生得相距很闊；就是在荳蔻和躑躅的叢林間，也有廣大的空地被灼在酷熱的太陽光裏。其時，實際上我們已橫過本島，行近了西北方。一方面，我們

漸近望遠鏡山的肩頭，另一方面，我們的眼界愈益開展，可以望見西側的海港——就是那我曾在革艇裏被顛盪過的地方。

到了第一株高樹旁，由方向證明牠的不是。第二株依舊不是。第三株高聳在一叢矮樹之上約摸有二百呎；那是一株像巨人樣的植物，有着屋舍大小的紅色軀幹，和周圍極廣闊的樹蔭，在這個樹蔭下，足以操練一中隊的步兵。從東西兩邊的遙遠的海上都能望得見這株樹，可以記入地圖，作為航海的目標。

但是，這時我的同伴所動心的，卻並不是這株樹的形狀，而是知道有七十萬鎊金洋，埋藏在這廣大的樹蔭下的某處地方。他們漸漸跑近，想着了金錢的事，就把先刻的驚恐都消滅了。他們的眼睛裏射着慾望的光輝；他們的脚步走得更快；他們整個的心，完全給正在等着他們的那幸運——終生的揮霍和放佚——所迷蒙了。

雪爾福支着拐杖，挨聲嘆氣地跳走；他的鼻孔突出了噲張着；蒼蠅息到他熱熱的，亮的臉上，他就像狂人似地亂罵；他猛拉那縛着我的繩，時時失神地瞟轉眼光來向我睨

視。他顯然不耐煩隱藏自己的本心；而我當然也洞見他的心，明白得像讀印刷物一樣。等到他們走近了藏金的地方，關於金子以外的事，便全然忘記了；他的約言和醫生的警告，都是過去了的事；我確信他希望攫取寶藏，乘夜去尋得希斯潘紐拉號來乘入，殺死島上每個正派的人，然後飽憤夙願載了罪惡與財富，揚帆他去。

我因為受了這種的驚恐，心頭煩亂，所以不能夠趕及那些探寶者的急速的步調。我經常顛躓：在那種時候，雪爾福就粗暴地拉着繩子，惡狠狠地睨着我。本來落在我們後邊，此刻已跟了上來的迪克，因為熱度的不住地上升，正在一個人喃喃地祈禱，同時又喃喃地咒罵。這個同樣也增加了我的苦痛，更甚的是，我想起了曾經在這高原上演過的那幕慘劇，在當時，那個罪惡滔天的青色臉孔的海盜——唱着歌，高聲喚酒，死在薩汶那的那個人——曾經在這里，親手殺死他的六個部下。我想，如今很安靜的這個小樹林，當時必會騰沸着叫聲！這雖然只是想像，我卻覺得至今還在耳朵邊鳴響着呢。

現在，我們已走到了叢林的邊境了。



「啊，諸位，大家集攏來！」梅雷叫道；於是在前邊的人，就都跑快了起來。

突然，我們看見他們都停止在不到十碼遠的地方。一陣低微的喊聲起來了。雪爾福像着魔者的樣子，用拐杖的一端拄着地面，二步併作一步地趕向前去！不久之後，他和我也就停止了下來。

在我們的前面，是一個極大的坑穴，那坑並不是新近開墾起來的，因為坑的兩側已經崩落，並且底下已長了青草。在這坑裏，有一條折為兩半的鶴嘴的柄，和某種包裝貨物的箱板，都散置在各處。在其中的一塊木板上，我看見用熱鐵來烙着瓦勒斯——甫林德的帆船的名字。

一切都顯得非常明白。這個隱祕的地方已經被發現和搜覓過，所以那七十萬鎊的財寶，已經不知去向了。

### 第三十三章 首魁的死

世界上從沒有像這樣的一次突變。六人中的每一人都像曾經受了狙擊的樣子。但在雪爾福這一擊差不多立刻就過去了。他曾經像競馬者的樣子，傾全心力於那筆金錢；這時他卻忽然完全停止了這念頭，他鎖定了他的心情，抑制了他的氣性，趁別人還不及實感到這失望時，就變更了他的計劃。

「傑姆，」他輕聲地說，「拿好，當心激變。」

說着，他遞給了我一支雙發的手槍。

同時，他靜靜地向北方移進，不多幾步後，就把這深坑隔在我們兩人和其他五人的中間了。然後他望着我點了點頭，好像是說，「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境界呢，」實際上我想他確是這樣說的。現在他的神氣是非常親切了；我對於他的這種反復，很覺得厭惡；我不

禁低聲地說，「啊，那末你又倒了戈了。」

他無暇來回答我。海盜們都叫罵着一個個跳下土坑，用手指來東挖西掘，同時把木板拋在一旁。莫根找到了一個金幣。他接連地怒罵着把那東西高高地揚了起來。那是一個雙幾尼金幣，大家接來互相傳觀，約有一刻鐘之久。

「兩幾尼！」梅雷怒聲地把牠揚給雪爾福看。「那就是你的七十萬鎊嗎？你是個慣會佔便宜的人，是不是？你是永不受愚的啊，你這木頭人！」

「大家繼續掘下去，」雪爾福帶着極冷酷的傲慢的調子說；「你們一定會發掘出些花生來的。」

「花生！」梅雷驚叫地複述說。「諸位，你們聽見嗎？現在我告訴你們，那傢伙是早就知道這事的，你們看他的面孔，像寫着在上面的一樣。」

「啊，梅雷，」雪爾福說，「你又要自薦爲船長了吧？你是一個很有精神的孩子，的確。」但是這一次，大家都完全偏向了梅雷的方面。他們都怒目後望，開始爬出這個空坑。

來。我覺到有一點是於我們很有利的：他們都從雪爾福的對方爬出來。

我們就是這樣地站着，兩個人在這一邊，五個人在另一邊，中間隔着土坑，遙相對立，只是沒有人敢動手開始攻擊。雪爾福始終泰然不動；他監視着他們，直挺挺地倚杖獨立，他的神色依舊和我以前看見過的一樣地冷靜。他委實是勇敢啊。

最後，梅雷似乎想出了一句很有效力的話。

「諸位，」他說，「他們兩個都在那邊。一個是帶我們到這里來，把我們顛敗到這個樣子的老跛子；一個是我欲取他的心肝的小畜生。現在，諸位——」

他正在那里舉臂高呼，顯然要領導着開始襲擊了。但正當這時候——**拍拍！**——**拍拍！**——**拍拍！**三響槍聲從叢林中發出。梅雷翻倒在空坑中；那個纏着綑帶的人像陀螺般地旋轉着，然後四肢直挺挺地側仆在地上，斷了氣，但是還在不住地扭動；至於其餘的三人卻都轉身拚命地逃走了。

剎那間，隆約翰已對準掙扎着的梅雷連發了兩槍；當那個傢伙在臨死的苦痛中睜

眼望他的時候，「喬治」他說，「我想我到底把你送終了。」

同時，醫生、葛萊和耿倍恩拿了還冒着烟的手銃，從豆蔻樹叢中跑出來和我們會合在一起。

「向前去！」醫生叫道，「加快步子。我們必須遮斷他們往小舟的去路。」

於是我們很快地開步向前，有時候甚至沒入高及胸際的樹叢中。

實在，雪爾福很焦急地要跟我們走在一起。他撐着拐杖，一跳一跳地跑得胸前的筋肉，差不多要爆裂的樣子。他所做的這勾當，簡直沒有一個完好的人所能做得出來；醫生的感想也是如此。實際上，他已經走在我們後面三十碼的地方了，我們跑到山坡的頂上，正是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

「醫生，」他呼喊道，「你看！不用這樣地着急啊！」

果然，那是不用這樣地着急的。我們看見那三個殘餘的叛徒，在高原的更空曠的地方，仍然望他們出發時的方向，一逕望後橋山方面奔去。我們已經跑到他們和小舟的中

問了；因此我們四人就都坐下來休息，同時隆約翰拭着額上的汗，慢慢地追上了我們。

「謝謝你，醫生。」他說，「你恰好來救了我，和霍金斯。啊，原來是你，耿倍恩！」他又說。「哦，你真是個有趣的人。」

「我正是耿倍恩。」那流氓在窘迫中像鰻一般地蠕着身體回答道。「那末，」他歇了好一會纔接續說，「近來怎樣，雪爾福先生？我想總是很好的吧！」

「倍恩，倍恩。」雪爾福快快地說，「你且想想你對我所搗的鬼啊！」

醫生差葛萊回去拿一把叛徒們逃走時所棄下的鶴嘴來；然後我們安閒地走下山坡，到停着小舟的地方去，一路上聽醫生簡單地說述這事的經過。這故事使雪爾福深深地感到興趣；那個半痴半呆的流氓耿倍恩，倒始終是這故事中的主人翁呢。

當倍恩永常地在這島上孤寂地彷徨着的時候，曾經發現了這骸骨——奪取骸骨旁的東西的就是他；他曾經發現了那寶藏；他曾經把寶物掘了起來（在空坑中的那鶴嘴的壞柄，就是他的東西）；他曾經經了好幾次的喫力的步行，負了寶物，把牠從一株高

大的松樹腳邊，帶到他在島的東北角的有雙峯的小山上的一個洞裏；因此在希斯潘紐拉號到達該島的兩月以前，這些寶物就都安全地貯在那里了。

在大襲擊那天的下午，醫生就從他漸漸地探出了這一個祕密，第二天，他看見碇泊處已沒有帆船的蹤跡，就去訪會雪爾福，把那沒有用處的海圖給了他——把食糧給了他，因為耿倍恩的洞裏貯着很多的自醃的山羊肉——把所有的一切全給了他，以便安全地離去木寨，而搬到那有雙峯的小山上去。在那里，一來可以不必耽心瘧疾，二來更可以守衛那筆金錢。

「至於你，傑姆，」他說，「我很不贊同你的行事，我對於那些安心盡職的人都竭力照顧；你不像他們那樣地忠於職守，那末還怨着誰呢？」

在那天早上，醫生覺着他所預計給叛徒們的極度的失望，要牽累到我，所以他一逕跑回山洞，留着地主保護船長，當即同了葛萊和流犯，沿着對角線橫過全島，奔向松林的近旁來。然而不久他看見，我們的隊伍已搶了他的先；於是他急派善跑的耿倍恩先獨自

上前來力圖對付。那時耿倍恩就想起了那利用他以前的船友的迷信的念頭；他的計劃是非常有效，因此葛萊和醫生在探寶者未到時，已經趕上來先期埋伏好了。

「啊，」雪爾福說，「幸虧我同着霍金斯。要不然，你定會毫不在意地讓老約翰被斬成肉醬哩，醫生。」

「當然咯，」李佛西醫生欣然地答道。

在這時候，我們已經行近那小艇了。醫生用鶴嘴來打毀了一隻小舟，然後我們大家乘上了另一小舟，出發繞海到北海港去了。

這行程約有八九哩路。雪爾福雖然已經疲勞得半死，卻也和其餘的人一樣地把着槳，因此，我們立刻就在光滑的海面上很迅速地前進了。不久，我們穿出了海峽，環繞着島的東南角；那就是我們在四天前曳着希斯潘紐拉號環行過的地方。

我們行過了有雙峯的小山，就能夠看見耿倍恩的洞窟的黑暗的入口，入口前站着一個憑槍站立的人。這就是地主；我們揚着手帕，對他歡呼三次，那時候雪爾福的聲音，像



無論什麼人一樣懇切地參雜在這種歡呼的音聲中。

更前行三哩，恰當北海港的入口，我們所碰見的不是獨自飄蕩着的希斯潘紐拉號是什麼呢？最近的滿潮已經把船身浮上！要是曾經有過大風或強潮流，像在南首的碇泊處一樣，那末我們就永不會再尋到牠了，即使尋得，也必擱淺在海灘上，無法把牠牽下海去哩。可是像現在，除了中樑帆確已破損，此外卻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損害，一個新的鐵錨已經被預備了，擲在半尋深的水中。自此，我們又一同繞海岸划到甜酒港口，離耿倍恩的藏金處最近的地方，然後葛萊一個人乘小舟划回到希斯潘紐拉號去，在那里守夜。

一個平坦的斜坡，從海灘邊一直上升到洞窟的入口處。地主在坡頂碰見了我們。他對我很懇切，很和氣，關於我的潛逃的事，一字不提，無論是叱責或讚賞。他對於雪爾福的懇切的敬禮，竟差不多有一些羞慚的樣子。

「雪爾福約翰，」他說，「你是一個可驚的惡徒和騙子——一個千奇百怪的騙子。人家叫我不責罰你，所以我不來責罰你了。只是死人拴在你的頸項上像大磨石一

樣呢。(按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六句「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此處即引用其意——譯者。)

「謝謝你先生隆約翰又行着敬禮回答道。

「我不要你道謝！」地主大聲道。「我不罰你是我重大的瀆職。快給我走開吧。」

於是我們大家都跑進了洞窟。這是一處廣大的通風的地方，其中有一流小泉水和一個澄清的池子，洞的上方，倒懸着許多羊齒類的植物。地下全是些砂礫。司莫萊脫船長偃臥在一堆大燎火的前面；在一個遠方的只受着朦朧的火光的角隅，我看見有好幾堆高積的貨幣，和疊成四方形的金條。那就是我們遠遠出來找尋的，並且因此而犧牲了希斯潘紐拉號上的十七個水手的生命的甫林德的藏金。爲了積聚這筆金寶，曾經有過多少的犧牲，流了怎樣的血，嘗味了怎樣的悲哀，沈沒了怎樣的大船，溺死了怎樣的障着眼睛走逃板（海盜對俘虜所用的刑罰——譯者）的勇士，放射了怎樣的礮彈，施行了怎樣的恥辱和虛偽和殘忍，恐怕沒有一個在世的人所能說得出來。然而對於這種罪惡曾經

有過分兒而報酬派不到手的，在這島上倒還有三個人，那就是雪爾福，老莫根和耿倍恩。  
「進來罷，傑姆。」船長說。「你是個很學好的孩子，傑姆；但是我想，我已不會再和你一同出來航海了。你是天生地爲我所合意的人。哦，是你嗎？雪爾福？你怎麼到這兒來？」

「是回來供職的，先生，」雪爾福答道。

「噢！」船長只僅僅地應了這一聲。

在那夜，所有的同伴都圍聚着在我的四周，這晚餐是喫得多麼有興啊。食品中有耿倍恩的醃山羊肉和從希斯潘紐拉號上拿來的一些佳餚和一瓶經年的葡萄酒，這滋味又是何等地適口啊。我確信，沒有人會比我們更歡欣更快樂了。雪爾福差不多坐在火光所照不到的後方，但是在狼吞虎嚼地喫着晚餐，每逢有什麼需要的時候，他就敏捷地跳上前來，甚至於靜靜地也和着我們的歡笑的聲音——他還是和出航時同樣的溫和的，有禮的，忠順的海員。

### 第三十四章 大團圓

次朝我們很早就起來作工，因為要把這一大堆的金子搬運到海灘邊去，得走一哩的陸路，而自海灘邊到希斯潘紐拉號，還須划三哩的小舟，這在很少的幾個工人實是一樁不很輕易的工作。依舊留在島上的三個傢伙，並不怎樣地使我們擔心；在小山肩安置一個哨兵，已足以保險任何襲擊而有餘，並且我們想到，他們對於爭鬪已感得非常厭氣了。

因此這工作得很迅速地進行着。葛萊和耿倍恩划着小舟往來，而其餘的人趁他們不在時都把金寶拿來堆在海灘上。在繩子的一端懸着兩根金條，正合一個成人所能負的重量——負着這樣的重量的人是只能走慢步了。至於我，因為我不能夠擔任搬運的事情，所以終天在洞窟裏忙着，把鑄造過的貨幣裝載到麵包袋裏去。

這是一種珍奇的搜集，從貨幣種類的繁多這一點而論，極像是蓬斯畢爾的積蓄，不過數量比較遠來得大，而種類也比較遠來得多，我覺得從沒有比整理這一堆東西更其有趣了。英吉利，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貨幣，喬治（英幣——譯者），路易斯（法幣——譯者），陶勃龍（西班牙幣——譯者），雙幾尼（英幣——譯者），莫都爾（葡萄牙幣——譯者），塞貴恩（威尼斯幣——譯者），過去百年來歐洲所有國王的肖像，精鏤着像繩束或蛛網般的珍奇的東方貨幣，圓形的四方形的貨幣，像帶在頭頸裏的中央穿孔的貨幣——我想，差不多世界上各式各樣的金錢都搜集在這裏面；至於數量，真是秋天的樹葉，因此我的背脊變得有點兒酸，我的手指拾得有點兒痛。

這工作繼續了好幾天；每一個晚上，把一宗寶物裝上了船，然而還有另一宗寶物等待着明天再裝；在這幾天中，我們始終不聽見這三個殘存的謀叛者的消息。

後來——我記得是在第三夜——當醫生和我正漫步在遙臨島上低地的小山肩頭時，忽從下邊黑暗中，由微風帶來了一種又像驚叫又像歌唱的聲音。這聲音傳到我們

的耳際時，只剩了一些極輕微的餘響，隨後就又回復到原來樣子的沈寂。

「唉，可憐，」醫生說；「那是叛徒們喲！」

「都喝醉了哩，先生，」雪爾福的聲音從我們後面突然插了進來。

我可以說，雪爾福是得到完全自由的，雖然他每日受着斥責，卻似乎又自認爲一個極機密的親切的下屬了。這是很可注意的事：他對於這些輕蔑是非常地忍耐，他始終用着有禮貌的態度，試圖博得大眾人的歡心。然而，我想，大家都不過當他像一隻狗這樣子地看待；只有耿倍恩還依舊懼怕着他的老舵工，還有我自己，確有一點感激他的意思；而實際上，我想，我很有覺得他比任何人更可惡的理由，因爲我曾經看見他在高原上計劃着一個新的謀叛。因此，這時候醫生回答他的話，是非常粗厲的。

「不是喝醉了酒，便是發着狂，」他說。

「對啊，」雪爾福答道；「然而這對於你我是毫無關係了。」

「我看你真是一個無情的人，」醫生帶着譏諷的神氣回答道，「你知道了我的心

情，定會使你喫驚，雪爾福先生。要是我確定他們在發着狂——因為我深信他們至少有一個人在患着熱病——我就要離開這個營幕躬自冒着任何危險，去用我的醫術來幫助他們哩。」

「恕我頂撞，先生，那是不可以的，」雪爾福說。「你的性命一定保不住，你相信我罷。我現在是你這邊的人了，大家都非常契合；我不願意看見這團體的衰弱，更不要說是你，我心裏很明白你所待我的恩德。只是在那邊的人，他們不能夠守約——甚至於他們不願意守約；而且，他們也不相信你是能夠守約的。」

「是的，」醫生說。「你是個守約的人，我們都知道。」

那就是我們聽見這三個海盜的最後的消息了。只有一次，我們聽見在遠處有一個小銃的聲音，這大概是他們在打獵吧。我們開一個會議，議決只能把他們撇在島上——我得說明，這在耿倍恩是非常歡喜，而在葛萊也十分贊同。我們留下了好許多的彈藥，多量的薩山羊肉，幾樣的藥品，以及其他各種必要的物品如工具，衣服，餘下來的船帆，一二

尋的繩束等等，更由於醫生的盛意，還留下了一件優厚的禮物——烟草。

那是關於我們在島上的最後的事跡。在這以前我們已經把寶物裝載好並且還搬上了足夠的淡水和多餘的山羊肉，以備萬一的危難；最後，在一個晴明的早上，我們就起了錨，行出北海港去了，從前船長扔在木屋子上並且在這下面打過仗的同樣的旗幟，在臨風飄揚。

我們不久就證明了那三個傢伙確曾在異常嚴密地偵視我們。在我們通過海峽時，那船必須極靠近南側進行，我們就在那里看見他們三個人，都跪在沙灘上，舉起臂膀作乞求的樣子。我們把他們棄置在這種悲慘的境遇中，我看，大家都覺得難過；只是我們終不敢容留他們上船來，以防發生第二次叛變；而且把他們帶回去上絞首臺，使未免是一種太殘酷的親切了。醫生招呼他們，告訴他們我們所留給他們的各種物品，和到哪里去尋找。但是他們繼續地呼喚着我們的名字，苦求我們發些慈悲心，不要讓他們死在這樣的一處地方。



後來，其中的一人——我不知道是誰——看見帆船依舊在繼續進行，並且已很快地超出了呼聲所及的地方，他就跳着脚粗聲地大叫，高高地舉起手銃來放了一槍，子彈穿過中橋帆，望雪爾福的頭頂掠過。

此後，我們都躲避在舷壁的蔭處，當我再望出去時，他們的姿態已經從岬旁消失，而岬身的本也差不多在增大的距離中漸漸模糊起來。這事的終局就是這樣；在未抵正午前，寶島上的高巖，已經沈沒在青色的水平線下了，這真使我覺得無可言說的歡悅。

我們很缺少人手，所以船上的每一個人得幫一點忙——只有船長躺在船尾的臥榻上發着命令；因為他雖然已痊愈了許多，卻還需靜養。我們把帆船向着西班牙領阿美利加的最近的港口行駛，因為我們不能沒有新水手冒險航回去；而在實際上，半由於無定向的風勢，半由於兩次的狂飆，在我們到達前，大家都已筋疲力盡了。

正當太陽西下時，我們在一處風光極美並且有陸地環繞着的海灣裏拋了錨，當時就立刻有許多滿載着黑人，黑西哥印第安人和雜種人的小舟，圍攏來兜賣蔬果，並且陳

請玩潛水摸金的把戲。(黑人——大都係小孩子——每於客船入港時，划小舟來圍在客船的周圍，請求乘客把貨幣擲在水裏，讓他們潛下水底去撈摸，其摸得的貨幣，即作為報酬——譯者。)這許多有趣的面孔(特別是黑人的面孔)的景象，這熱帶地方的果子的滋味，尤其是剛在點起來的照耀在市鎮中的燈光，和在寶島上的暗澹血腥的居處，成了一個非常快心的對照；醫生和地主把我同在他们的身邊，上岸去消磨那個黃昏。他們在這裡碰見了英國軍艦的船長，和他談話了之後，便一同跑到他的艦上去，總而言之，大家都非常地快樂，我們回到希斯潘紐拉號上，天色已在發亮了。

耿倍恩一個人在甲板上，當我們一上了船，他就異常畏葸地對我們說出了一段供狀。雪爾福是去了。這流犯已經在幾小時前縱容他乘一隻小舟逃走，這時候他確說，他之所以讓他逃走，只是想保全我們的性命，要是「那個獨腳人住在船上」，那末我們的性命就一定難保。不過事實全然不是這樣。這廚夫並不是空手走的。他趁人不注意的時候，曾經割開艙壁，搬去了一袋子約值三四千個幾尼的錢，以供給他此後的漂浪生活哩。

我想，我們這樣便宜地把他趕走，倒大家都覺得是快慰的事。

簡單地說，我們的船上新添了幾個水手，就安然無事地航回故鄉，當希斯潘紐拉行抵布立斯托時，正值布蘭特萊先生想着準備伴船的時候。最初乘着帆船出航的海員中，回來只剩五人。「其餘的人都被酒與惡魔送了命。」這是一句極確切的話；然而我們的情形當然還不至於弄到像別的帆船那樣的壞，如他們所唱的：

「入海船友七十五，

能得生還只一人。」

我們大家都派着很大的一份寶物，照着各人的天性，有的善用牠，有的不善用牠。司莫萊脫船長如今終止了海上生活。葛萊非但把這筆金錢貯蓄了起來，並且還突然起了上進的念頭，孜孜地研究他的航海術；他現在已是一隻雄壯的三檣帆船上的大副和股分船主了；他還結過婚，有了子女。至於耿倍恩，他派着了一千鎊，在三禮拜之內他就把這筆錢浪費了或遺失了，或者說得準確一些，只是在十九天之內，因為在第二十天，他又

回復他的求乞生活了。後來，他去替人家管門，這恰好是他在島上所想到了的怕做的事情。他至今還活着，他是村童們的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雖然他們不無有一點當他爲玩物的樣子，在禮拜日和聖徒祭日，他又是教堂裏的一個有名的歌手。

關於雪爾福的事，我們就此不再聽到了。那個可怕的獨脚航海人終於完全逐出了我的生活；但是我深信他已經碰到了他的老黑婦，也許他至今還同着她和甫林德船長舒舒服服地活在世上哩。我想，他也很希望這樣，因爲在死後，他的舒服的機會是極少的。

就我所知，那些銀條和鐵器至今還在甫林德所埋藏的地方，這些定將永遠埋藏在那里，和我毫無關涉了。就是用牛來拉，用馬車來拖，也不能再強我回到那個可咀咒的島上去；我至今還在做着可怕的惡夢，就是關於聽見了波濤轟然激岸，或是聽見了依然在我耳邊鳴響着的甫林德船長的尖銳的聲音：「西班牙銀幣！西班牙銀幣！」而從牀上驚起時的事情。

